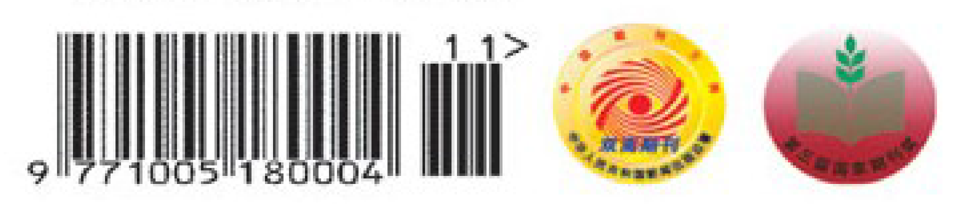




种树的男人　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　什么样的航班不安全

ISSN 1005-1805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68期　六月上



静　气

◉李丹崖

一朵花，开在深夜，幽长的一束光照见它，它视而不见，意韵幽幽地开着，这样的花朵有静气。

一个人，专心于一件事，别的事情都搅扰不了他，别的诱惑都迷乱不了他，他就那样心系一处，仿佛进入了禅定，这样的人也有静气。

人一闹腾，六神无主；人一静谧，风度自来。

月朦胧，鸟朦胧，实因心朦胧。飘忽不定，心猿意马，实因没有安全感，或是欲壑难填。

齐白石老先生成名后，有人问他，如何从一个木匠华丽转身为一位巨匠？他答道：作画是守静之道，涵养静气，事业可成。

齐白石的话让我想起另一则故事。

在雍正皇帝编撰的《悦心集》里，有一则名为《尧舜至今尚在》的短文，很有意思："昔有一名僧，被召见驾，叩首呼万岁。上曰：'人生百年且不可得，何云万岁？'僧曰：'尧舜至今尚在。'上大悦。一日同御便殿，复问曰：'京师有多少人？'僧云：'只有两个人。'上曰：'何谓？'僧曰：'一个为名，一个为利。'上点头称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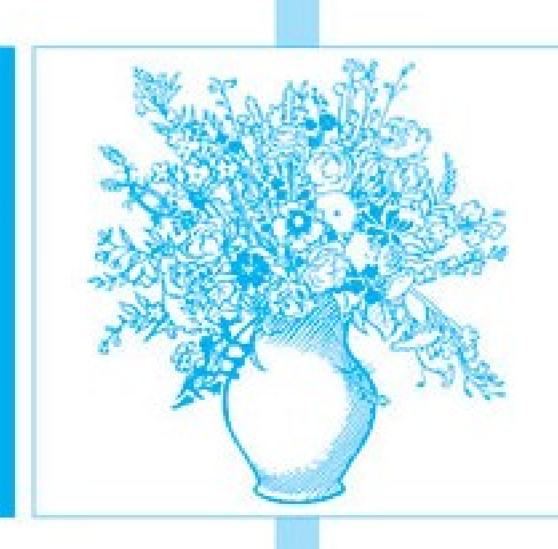
京畿之地，熙熙攘攘，名利纷扰，何来静气？静气在哪里？在山野清风徐来之处，明月皎皎之所。

难怪历代许多圣贤心向田园，天子呼来不上朝，一心只谋三分田，餐风饮露好风雅，被天席地度韶华。这就是静气，八风吹不动，任何搅扰在他们面前都只如"蚍蜉撼大树"，他们沉稳大气有贤德，在世事的飓风深处也能泰然自若。

翁同龢是清朝两代皇帝的老师，他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丰子恺也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多明亮的心态！

（**生如夏花**摘自《讲述》2014年第4期）

卷首语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编辑部
主 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辑 黎珈禾 李秀娟 蔡 喆 孙烈举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0931)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8773039 韩学斌 8773092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845947 颉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0931) 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新媒体部 (0931) 8773170
副总监 李 进
经 理 欧阳薇 蔡梦云 周 丹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 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2014年第11期(总第568期)

文 苑

【卷首语】 1 静气 李丹崖

【文 苑】 4 种树的男人 让·纪沃诺
9 闪小说三则 程思良
12 请用一枝玫瑰纪念我——马尔克斯经典语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
14 夜深花睡 三 毛
20 杏树下的狗 连 谏
37 闲书的味道 张佳玮
60 卖琴 费利克斯·勒克莱尔

人 物

【人 物】 10 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 谢 冕

【名人轶事】 42 朋友来了有好酒 二 毛

社 会

【杂谈随感】 8 锤下人生 和菜头
16 技艺的心 王迩淞
19 生存还是生活，你说了算 崔曼莉
26 别请我吃饭 冯小刚
33 生命的轻重 吴 优
36 城市是一个幻觉 李静睿
51 老张的哲学 马 德
53 坚强的与脆弱的 雍 和
58 朱仝的屈服 鲍鹏山

【话 题】 28 什么样的航班不安全 易 萱 肖隆平 周奕肖

【资讯看点】 62 大数据“谋杀”了惊喜 秦 筱

人 生

【人世间】 24 一个失独母亲的自我拯救 冯 翔
27 敖乃松的遗言 从维熙

【人生之旅】 22 老淑女 宋 涵
31 我从坠机一刻学到了什么 Ric Elias
50 倒挂的油画 金建云

【两代之间】 18 为富不“孝” 岑 嵘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目 录 六月上

人 生

【婚姻家庭】 7 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 阿 希
32 妈妈的宿命 无 为
46 亲戚们 荞 麦

【青年一代】 38 我比谁都相信努力奋斗的意义 伊 心

生 活

【心理人生】 52 沉默的坐车人 项丽敏
63 随便找个理由 罗尔夫·多贝里

【经营之道】 48 唐僧为什么可以领导孙悟空 雷 军

文 明

【在海外】 40 突然成为百万富翁 莉亚·格莱恩格尔
54 美国的神童学校

【知 识】 56 外国领导人的出访账单 柏开水

【史海拾贝】 49 阿斗刘禅 张 鸣

悦 读

【言 论】 15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4 漫画与幽默

【幽默小品】 13 雾霾天里的人民文学家 陈先生在1993 等
44 现代艺术展 维克多·科克留什金

点 滴

【意 林】 59 水君子油小人 孙香我
59 完美的女子 李 起
59 株连 杨 栋

【点 滴】 9 微书摘
11 政治与生活 押沙龙
17 知更鸟飞走了 高尔泰
23 上帝帮你倒空垃圾 俞敏洪
39 找人谈心 肯 迁
43 骆驼粪与战斗机 黄 鹤
43 雅贿 李小磊
45 你说你是个什么人 王国华

艺 术

【封 面】 钓（摄影作品） Caras Ionut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Win8版 微软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多看阅读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 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种树的男人

◉〔法〕让·纪沃诺
◎金恒镳 译

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不是品行出众，你得花数年的时间，还要有好的运气和机会去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他的行为没有私心，动机无比慷慨，心中没有存着求回报的念头，而且他还在大地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那么由此认定他是一个品行出众的人，基本错不了。

1913年的一天，我长途跋涉，来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高原，那是一个位于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附近被称为普罗旺斯的地方。当我走过这座毫无生机的高原的时候，看见的除了野薰衣草外，就是一片荒山与黄土了。

我当时正要穿越高原最宽广的地带，3天后，才发现那是一处荒芜的地域。我来到一个破落村庄的废墟附近，搭起帐篷过夜。我的水两天前就用完了，现在得补充一点。想必村落内会有一口水井，或是一道泉水。我真的找到一处泉水的遗迹，不过早已干涸了。

虽然是骄阳高照的6月，但是我站在这处没有绿荫的高地上，高空的风猛烈地吹下来，没有人能顶得住。风吹袭着这些破旧的房屋，仿佛狮子吃东西时受到干扰而发出的吼叫，我只好另寻他处。

我走了5个小时，还是找不到水源，看来是没有指望了。高地上到处都很干燥，还有很多杂草。我看到远处有一个耸立的黑色影子，像一株孤立的树干。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我走向那个黑影子，那是一个站立着的牧羊人。在被太阳烤干的地上，还躺着30只绵羊。那个牧羊人递给我一个水壶，我喝了一口。过了一会儿，他领我去山坳中他住的地方，然后从一个天然井中汲出水，水质清澈可口。在这个井口上方，他安装了一个简陋的辘轳。牧羊人话很少，这原是独居人都有的特点，但我感觉他是一个充满自信、意志果断的人。在这荒凉的高地，这还真是一番奇遇。这不是一间简陋的木屋，而是一间完全用石块砌成的房子，到处有他自建的痕迹，有他抵达这高原后修复废墟的血汗。屋顶很牢，而且中规中矩，风吹过屋顶的瓦片，发出仿佛海浪冲击岸边的声音。

屋内的东西摆得很整齐，碗盘洗得干干净净，地板擦得发亮，长枪上过油，火炉上的汤正在滚着。我这个时候才注意到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服的扣子很牢固，衣服也被他一针一线仔细缝过，看不出补缝来。他请我喝汤，过了一会儿，我递上烟草袋，他说他不抽烟。他的狗也很安静，友善却不谄媚。

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根本不需要跟他说我



得在此过夜。

牧羊人拿出一个小袋子，从中倒出一堆橡实，散在桌上。他开始一粒一粒地拣着，心无旁骛地把好果实挑出来。我吸着烟斗，有意帮他挑选，他说这是他的工作。事实上，看他专注地工作，我也无从插手，我们的谈话也到此为止。他挑出一大堆好的橡实后，便十粒十粒地数着，同时更仔细地淘汰小粒的与龟裂的。他一共精挑细选了100粒完好无缺的橡实，然后我们各自就寝。

跟这位牧羊人在一起真是平和极了。第二天，我请求在这里再住一夜，他表示同意。我感觉他像是对一切都泰然处之的人。再待一天并非必要，我只是受了好奇心的驱使，想要多了解他一点而已。他打开围栏，放羊吃草，并且把昨夜精挑细选的橡实连同袋子浸到一桶水中，然后才背着桶离开屋子。

我看到他带了一根铁棒，约拇指般粗，1.5米长。我安步当车地沿着一条与他平行的路径走着。牧羊的草地在一块河谷中，他让牧羊犬看着羊群，自己便朝我伫立的山坡走来。我心中怕他要来告诉我该离开了，以免我不识相地烦着他。事实上却不然，他邀我同行，可能怕我无事可干。我们爬了大约90米山路后抵达山脊。

然后，他用铁棒向下扎一个洞，放入一粒橡实，再覆上泥土。就这样，他种下一粒又一粒的橡实。我问他，这是你的地吗？他说不是。那么你知不知道是谁的地呢？他说也不知道。他猜是公有的，或者是被弃置不管的私有地，他也不想知道地主是谁。他小心翼翼地种着那100粒橡实。午饭后，他又继续播种。或许由于我不断地询问，他终于说出，他在荒山野地已播种了3年，撒下了10万粒种子。这10万粒橡实中，两万粒发了芽。这两万棵小苗，大概有一半会因为地鼠或普罗旺斯高地变幻难料的自然环境而无法存活，而剩下的一万棵终会在这光秃秃的高原上生长起来。

我这时想知道他的年纪：他看起来有50岁以上。他说他55岁了，他的名字叫艾尔则阿·布非耶。他以前在平原有一个农庄，也是在那里生活过的人；后来独生子及妻子相继过世，他便隐居到这块荒芜的高地，带着他的羊群与牧羊犬，自由自在地过着日子。他认为，这块高原因为缺树而正走向死亡。他又加上一句，因为没有事业的压力，他便可以担起拯救大地的任务。

那个时候的我，年纪虽然不大，却也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多少也懂得如何与一颗孤寂的心亲切地沟通。但因为年轻的缘故，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做些打算，去追寻起码的幸福。我告诉他，30年后，这一万棵橡树必能成为壮观的森林。他却简短地回答，如果上帝助他一臂之力，30年后，他种植的树的数量一定十分惊人，而这已植的一万棵树不过是沧海一粟。

除了橡树之外，他还在研究种植山毛榉的方法。在他房子附近的一个苗圃里，他用山毛榉的种子培育着小苗。这些树苗的四周有铁丝围篱保护着，不让羊群靠近，目前长势良好。他还打算在山谷种桦树，山谷地下有水，可以种桦树树苗。

第三天，我们道别。

这样过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我也被卷进去5年。一个陆军步兵怎么可能再记得种树的事情？说句实话，我早已淡忘了。

大战结束后，我领了一小笔退役金，渴望能过上一段呼吸新鲜空气的日子。1920年的一天，并没有特定的目的，我再度漫游到那条通往光秃秃的高原的路上。

乡景如昔。但是，在没有人烟的村庄远处，有一片灰蒙蒙的雾气，罩在不太远的山头，仿佛平铺了一层毛毡。在前一天，我记起了那位牧羊种树的男人。“一万棵橡树”，我的反应是：“也确确实实占有一个不小的空间呢！”在过去5年的日子里，我眼看许多人在战场上倒下，谁会认为艾尔则阿·布非耶还活着？想想看，在20岁年轻人的眼中，一个50多岁的老人，除了等死外，还能做什么事呢？但是，牧羊人还活着。事实上，他的身体更矫健了。他换了职业，只剩下4只羊，却多了100个蜂巢。他不再牧羊，只因为怕羊群会啃掉他种的树苗。他告诉我，战争根本没有影响到他，他一直在心无旁骛地种树。

1910年种的橡树已有10岁了，长得比我们都高，看起来非常壮观，我惊讶得实在说不出话来，而他也默然不语，我们两人竟用了一天的时间在他的森林中无言地走着。我们走过的3个地带，全长11公里，最宽的地方有3公里。请别忘记，这些森林是从这个男人的双手及心灵中创造出来的，没有任何技术支持。

他执行了他的计划，那些山毛榉已与我的肩齐高了。我望向双目所及的远处，他执行得真够彻



底。他带我去看4年前种的桦树丛，那时我正在参加凡尔登战役（1916年）。他把桦树苗全种在他认为地表湿润的山谷里，结果证实他的猜测是正确的。这些桦树已亭亭玉立，犹如少女，而且蔚然成林。

创造有如一种连锁效应。他心中没有任何负担，他以最单纯的想法，按部就班地执行计划；但是，在我们回头往村庄走的途中，却发现原本干涸的河床，现在居然水流淙淙了。这是连锁效应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风也会传播种子。当水重回大地，柳树、灯芯草；草原、菜圃、花园，种种生命的意志，均会一一复现。这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已变成常规的一部分，似乎再自然不过了。猎人又回到高地原野，开始猎野兔或野猪，他们虽然会看到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矮树丛，却把它们当作是大自然一时兴起之作。这便是没有人打搅布非耶种树的原因了。如果早就有人发现他在高原上，事情或许就不一样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在城镇或行政单位办公的人，谁能想到会有这么一个不顾自己的利益一心坚持的人？

1933年，一名森林巡逻员来到他的住所，递上一纸命令，不准他在户外生火，以免殃及这块“自然”的森林。那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么一句天真的话：“一片森林会自然生成！”那个时候，布非耶正在离家12公里的地方种植山毛榉。为了省掉往返的麻烦——他已是75岁的高龄了——便打算在那片土地旁砌一幢石屋。第二年，他完成了。

1935年，官方派一群人来巡察这片“天然林”，其中包括林务署的高级官员及许多技术员。但是他们废话连篇，讨论的结果是对这块“天然林”做一点必要的处置。幸好除了只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之外，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那便是把这片林地列管在省里的保护之下，一概不准有制炭业出现。

这些林业官员中有一位是我的朋友，我跟他谈起这件奇事。一星期后的某天，我们两人一起去探望布非耶——他正在距离官员巡察林地的10公里之外，努力地种着树。

这位林务官不因是我朋友的缘故才来，他是懂得自然的人，他知道不能张扬。我带了鸡蛋当礼物，三人在野地默默的沉思中共进午餐。

我们走过覆盖着树林的山坡，林木已有七八米高了。我还记得1913年这里的景象：弥漫着一片荒凉。这位心平气和、不辞辛劳的长者，住在有益健康的山风中，过着俭朴的生活，再加上与世无争的宁静心灵，老天赐给他令人敬畏的健壮体魄。

临走前，那位朋友留下几条种植的建议，但是也没有过分强调它们的重要性。他在回去的路上告诉我：“布非耶显然比我懂得多。”这样又走了一个小时，他若有所思地补上一句：“他比大家都更懂种树的道理，他已悟出幸福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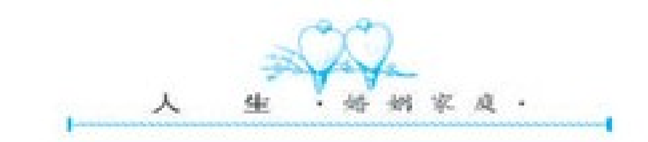
唯一曾可能威胁这些树木的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候，有些车的引擎是靠烧木柴发动的，然而木柴普遍缺货。1940年开始砍伐橡木林了，然而这个高地远离火车运行路线，木材商评估，在这里伐木不利，最后放弃了。这位牧羊人根本不在乎这件事。他已深入内陆30公里，心平气和地继续工作着，他根本不理会1939年的世界大战，跟不理会1914年的世界大战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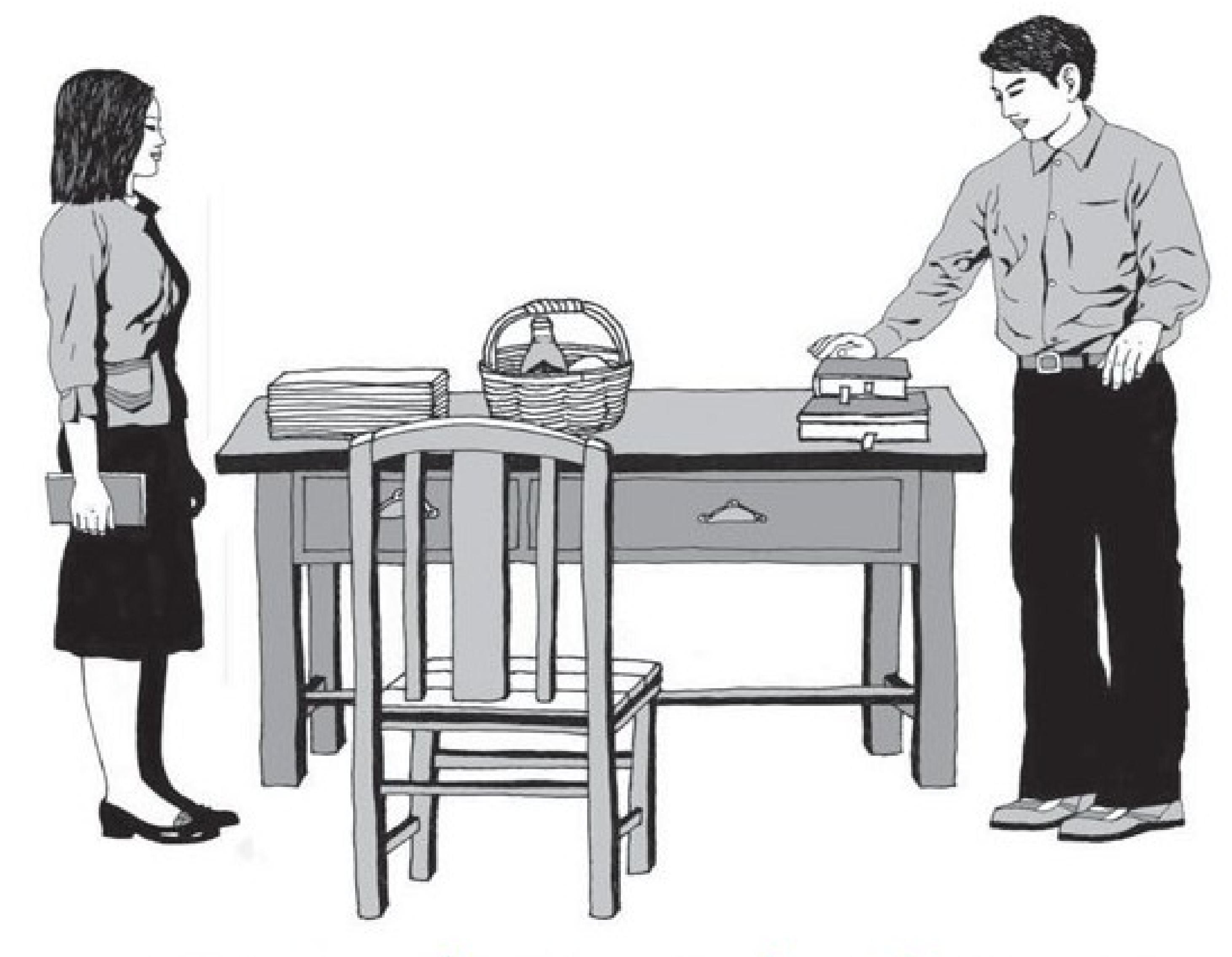
我最后一次看到艾尔则阿·布非耶是在1945年的6月，他当时已是87岁高龄。我以前要靠步行穿过那片荒凉的高地，如今，尽管战争在乡间留下满目疮痍，但在杜兰斯山谷与高地之间，已有公共汽车来往了。坐着快速的交通工具，我已不太认得昔日长途跋涉时看到的田野。出现在我眼中的，是一片崭新的大地。我只能从村庄的名字上确认这是以前的废墟与荒凉的故地。

整个乡间散发着健康与富腴的光芒。1913年还是一片废墟的高地，现在却是整齐的农庄、净洁的农舍，人们过着幸福与安适的生活。古老的溪流，被森林中的雨雪浇灌着，又有了流动的活力。溪流的水，用水渠引导着，流向每一个农庄、每一片枫林、每一片绿油油的薄荷田。原住在地价高涨的平原的居民，搬到这高地住下来，带来了朝气、干劲与冒险精神。沿途有友善的男男女女，小男孩与小女孩开心地笑着、闹着，人们终于又找回了野餐的乐趣。细数当年的人口，无法否认现在过着舒服日子的一万多人的幸福是来自艾尔则阿·布非耶的赐予。他只靠身体力行与蕴藏的品德，就能够将荒凉的土地变成到处都是奶与蜜的“迦南地”。万物之中，唯有仁爱是值得崇拜的。

1947年，艾尔则阿·布非耶安息于法国巴农的赡养院。

（李厝山摘自台湾时报出版社《种树的男人》一书，李晓林图）





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

◉阿　希

外婆20岁那年嫁给了外公。

那时外婆在乡里的初中教数学。乡里的办学条件比较简陋，语文组和数学组被安置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新学期开学的头一天，校长领着一位浓眉大眼的小伙进来，给众人引见："这位是新来的李老师，以后初中二班的语文课就由他来教。"布置妥当后，校长便把李老师交由外婆带着熟悉环境。这个李老师，就是我外公。

外婆领命，带着外公四处走走。外公身形颀长瘦削，比外婆高出一个头来，但是走在外婆身边他却有些神色慌张。外婆心想，他一个人，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便出言抚慰："李老师别慌张，我们乡里的人都是好相处的。"

外公突然抬起头来，双手交握，望着外婆说："肖老师，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

面对这个突然的求婚表白，外婆愣了，然后便大笑起来，求婚之事不了了之。

外公并不气馁，每天寻一些工作上的话题，拿去同外婆讨论；偶然还以挂念外婆家里那些藏书为名，登门拜访；时不时又以外地人身份自居，让外婆给他指点迷津。如此锲而不舍，外公终于抱得美人归。

自我记事以来，便觉得外公是个非常唠叨的人。大约是教语文的缘故，和小辈们说话他总喜欢引经据典，但是常常训话训到一半，外婆便将外公拉走，说："说这些大道理做什么，真烦人。"外公也不恼，任由外婆拉着走。素日里，外婆负责买菜，外公负责做菜，屡屡到了准备晚饭的时分，就会听到外公在厨房里唠叨："你说你，买的这菜心一点儿都不新鲜，一把年岁了还不懂怎样挑菜。"

这样唠叨的一个人，8年前被确诊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之后便愈发唠叨了。他常常拉着外婆说话，一说就是一整天，大家都晓得外公是担忧以后会把想说的话都忘了。外婆也担忧，却和外公一样，在对方面前装作无事。

家人带外公去看了医生，开了药，饶是这样，外公的病情仍是一天比一天严重，记性一天不如一天。

两年前我回家探望，外公望着我，眼里一片茫然。外婆安慰我："他往常连你妈都记不清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到了今年，外公连外婆都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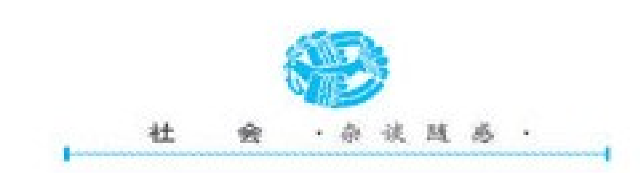
五一期间，我回了家。到家的那天，外婆病倒入院。病因是劳累过度，外婆照顾外公，凡事亲力亲为，没人拦得住。

3天后，外婆便出院了。外婆进屋时，父亲刚替外公擦拭完身子，推着轮椅准备带他出去晒太阳。外公见3个"生疏人"进来，先是一愣，然后定定地看着外婆。我晓得外公已经谁也不认得了，便怕他问外婆是谁，这样的局面，外婆经受不住。

我正要发话缓和局面，外公却启齿了："这位小姐，请原谅我的唐突，请问，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

母亲最先忍不住，哭出了声，我们也都红了眼圈，唯独外婆笑着。她缓缓走到外公身前，蹲下身子与他平视，欢欣又郑重，不停地点头。

（夏　花摘自《文苑》2014年第4期，杜凤宝图）





锤下人生

◉和菜头

王小波曾经在《黄金时代》中写下这样的句子："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最早接触王小波作品的那批人当时都在校园，"时代三部曲"刻录在盗版书的CD里，在宿舍之间传看。如今，包括我在内的这帮人都已经被生活锤过多年，我们又在哪里看云？

最早宣称自己是"王小波门下走狗"的人群散得最快，生活很快让他们知道王小波孤独的原因。长大之后，逐渐变成当年自己所厌弃的那种人是一种情非得已，不过看起来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当初爱得有多深，背弃的时候转身就有多快。王小波在尘世里偶然兴建的花园让人心旌摇动，靠近了却容易被其上摇曳的光影所灼伤。而对纯粹的精神生活，我们都是十足的业余爱好者。无论当年踮起脚尖偶然瞥见的那一眼何等惊艳，生存和按揭会指引我们前往另外一条道路。生活不曾真的锤过我们，它只是让人难以抗拒。有人说自己当年被王小波骗了，油光可鉴的脸上始终带着一种讪讪的表情，似乎为自己曾经如此文艺而深感抱歉。

这是我们的命数，我们的人生总是从文艺青年开始，然后才是政治中年、商务中年、学术中年、愤怒中年。所有人都早慧而多情，在课本的一角涂涂抹抹，让情绪缠绕蔓延。不去喜欢王小波很难，他站在文艺青年向往的彼岸。我们把他想象为游吟诗人，又或者是孤独骑士。他的小说有一种美，轻而易举地把你吸引，让你沉溺在他的那个精神家园里，浑然忘记自己的饭盒里只剩下一包方便面。文科生觉得似曾相识，只是自己远不能做得那么好。理科生觉得智性终被荣耀，从未见过它竟然可以如此性感。

然后我们要面对人生，在王小波精神家园之外的真实人生，开满牵牛花、落满蓝蜻蜓的小径之外的坚实人生。美在这个世上孤零零的，柔弱，无力，随便一场生活的小雨就能把它撕个粉碎，让它零落一地。我们得换一套装备，脱掉青衫换上甲胄，扔掉笔管提起长矛。文艺青年拥有所有的观赏性，但只有战士能存活于残酷的世间。十六年后再看王小波，无论你是否还记得，世界都正是按照他安排的次序，告别黄金时代，喘息着经过白银时代，我们正一点点深陷铅灰色天空下的黑铁时代。王小波曾经描述过柴油燃烧而成的棕黄色云团笼罩在城市上空，我想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它具体的模样。有些时候会惊叹于王小波的预言能力，仿佛他并非是在创作小说，而只是在记录他所看见的未来。

王小波死了，而我们活在他笔下的未来世界里。此时并非我一生中的黄金年代，流年似水，默默挨锤。可是，我还是会偶尔停下来，停下来去看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想爱，想吃，想那些注定无法完成的奢望。我承认我不可能如同十六年前一般无二地温柔和多情，那些情绪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不再拿出来展示，甚至不愿和别人交流。长大以后情怀会变成让人害羞的事，唯有沉默是得体而恰当的。可是总有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在那里，哪怕是不会随时翻检。因为每当生活

闪小说三则

◉程思良



省略

他终于找到了预言家兼魔法师空空上人。

“你的一生将十分坎坷，但最后会过上奢华的生活。”

“大师，我已经被痛苦折磨得活不下去了，求您帮帮我，将我送到苦尽甘来的未来。”

大师沉吟许久，缓缓地说：“你不后悔？”

“绝不后悔！”

睁开眼，他发现自己躺在红木床上，室内摆满奇珍异宝。他感到口渴，想喊仆人，却声若游丝；他想坐起来，却浑身无力。他意识到自己快油尽灯枯了，不由万分恐惧——我不要省略的人生！

他惊醒了。窗外月色美好。他长吁一口气。

放下

画家的一幅画获得大奖，他兴冲冲地拿着获奖之作去拜望一位擅画的高僧。高僧看了一眼画后，淡淡地说：“施主，请放下。”画家心喜，因为能入高僧青眼，这是比获奖更荣耀的。画家欣然将画放在禅房的书案上。

一年后，画家又去参加大赛，却空手而归。他非常不服气，因为他感觉这幅画比上次获大奖的画在艺术造诣上更炉火纯青。于是，他又带着参赛之画去拜访高僧，想听听高僧的评价。在高僧禅房的书案上，画家看见了一年前留下的那幅画，画上已厚积尘灰，他心头不由一紧。稍稍踌躇，他还是拿出了带来的画。高僧扫了一眼画后，淡淡地说：“施主，请放下。”

画家将画铺在书案上那张获奖之作旁边，小心翼翼地问道：“师傅，您觉得这两幅画哪幅更佳？”高僧依旧淡淡地说：“施主，请放下。”高僧的回答显然是文不对题啊！画家怔住了。许久，画家突然卷起两幅画，默默地走了。望着画家远去的背影，高僧颔首而笑。

画家在画坛乍然消失。

三十五年后，画家悄然去世，人们在他的画室里发现了十幅遗作，每幅都别开生面，均为不世出之作。

善

一日，弟子问禅师：“何为善？”

禅师将弟子带到寺中的放生池边，指着放生的善男信女，问道：“这些放生者，善否？”

弟子双手合十：“善哉！”

禅师摇摇头：“非也！”

弟子疑惑地望着禅师。

“放生，伪善耳；不取亦不放，方为真善矣！”

（天　问摘自《东风文艺》2014年第2期，丰子恺图）

的重锤落下，有它们在，我总觉得自己可以再多坚持一下。能多坚持那么一下，也许会有所不同。

我不知道最终我会被锤击成什么样子，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一个缓慢挨锤的过程，他又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被摧残的。我知道这一切并不能减轻我一丝一毫的痛苦，但能让我感觉心安。重锤一下一下砸下来，我真的看见篱笆上牵牛花正开，每个花蕊上都停着一只蓝到透明的蓝蜻蜓。

（小　鹿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沈　璐图）

微书摘

我对失败者的特征描述就是，失败者往往在犯错后不内省、不探究，觉得难堪，听不得批评，试图解释自己的错误而不是用新的信息丰富自己，并开始新的历程。这些人往往视自己为“受害者”，受制于某个大阴谋、糟糕的老板或恶劣的天气。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反脆弱》

如果你要驯服一个人，就要冒着掉眼泪的危险。

——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刘文文、章道银等摘）



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

◉谢 冕

好久没来这湖边了。我拣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来这里跑步，为的是重温往日的记忆。清晨，严寒，有点风，还有点雾——可能是轻霾，这座城市为雾霾困扰已久，我们也习以为常了。这湖是我的最爱，我生命的大部分已弥散于此。常居昌平之后，我总找机会回来，回来一定找机会到湖滨跑步，这已是我数十年的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记忆，也都会说话。我脚步轻轻，怕惊动那些沉睡湖畔的精灵。严冬，湖面已结上薄冰，工人正在整治今年的冰场。再过几天，冰场就会启用。

我有自己的跑步路线。从住处畅春园出发，进西校门，过鸣鹤园小荷花池，绕池一周。经民主楼、后湖，入朗润园。紧挨着路边，出现一座小院，正房住着温德先生，东厢房住着他的中国佣人。温先生终身未娶，中国是他永久的家。他九十岁时还能骑自行车上街，还能仰泳，他为美丽的燕园增添了精彩的一笔。温德的小院种满花草，其中不乏他喜爱的富有营养的野蔬。他不仅精通汉学，还是营养学家。温德先生是闻一多先生的朋友，当年闻先生“引进人才”，一引就是终身。中国成了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选择。

我跑着，想着。眼前就是十三公寓——季羡林先生的家到了。先生住在东边单元二层，那边窗户里深夜的一盏灯，是朗润园的一道风景。那灯光我是熟悉的，因为我和季先生曾是邻居，我住过十二公寓。记得那一年，火焚一般的夏天过去了，好像是秋风萧瑟时节，已是落叶满阶。那日在朗润湖边遇见先生。久别重逢，他关切地问：“还写文章吗？”我答：“还写，但不能发表。”先生意态从容，沉吟片刻，说：“那就藏诸名山吧！”我们相对无语，淡淡的，在我，却是如沐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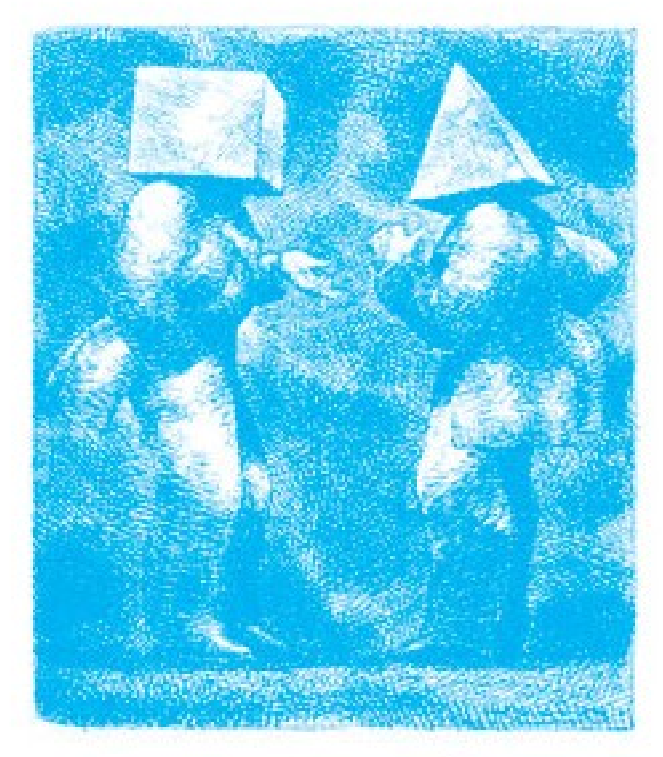
由此向东，是十二公寓了。情景如昨，也是冬天，湖水凝冰。透过湖面薄雾，依稀是儿子正在滑动他的冰车。迷蒙中我欲唤他，却是伤痛攻心，遂止。想起那厢住着吴组缃先生，他是直接教我的，我要向他执弟子礼。吴先生当年从镜春园搬过来，也是住二楼。他搬来时我已搬走。那次拜望是为北京作协的朋友引路，记得有林斤澜、张洁、郑万隆、李青，可能还有严家炎。那年我们为吴先生庆八十大寿，吴先生说自己是“歪墙不倒”。陈贻焮先生住在吴先生的楼下，他也是从镜春园搬来的，不仅搬来了他的书房，也搬来了那边的竹林。先生有名士风，爱竹。先生一如既往地欢迎我，一如既往地款我以香茗，与我谈诗论文，也一如既往地展示他湘人的傲骨、湘人的才情。



朗润园四围环水，有石桥通往内园。岛内崖畔，镌有季羡林先生手书“朗润园”三字。整座园子清朗温润，宛若一块浮于水中的美玉。此刻冬寒，花事式微，已是满眼枯瘦，只能于记忆中寻找旧时芳华。此刻这一带枯水寒山，一路唤起我的记忆，有欢愉，也有无尽的怀想。金克木先生的家我是去过的，也是那年夏季过后，风雨萧疏中大家都很寂寞，我在北大想约请学界纯正人士，谈些那时已被冷落的学术。约请金先生出席，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爽朗而诙谐：“不行啰，我现在除了嘴在动，其他的都不能动了。我已是半个八宝山中人了！哈哈……”北大人都是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里讲过一个故事：1968年，苏联人的坦克开进了捷克，母亲还在担心果园里的梨子没人管，儿子批评她，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梨？

时隔多年后儿子发现，曾经的政治争斗消逝了，母亲的梨子却长存于大地。“实际上妈妈是对的：坦克是易朽的，梨子是永恒的。”无论斗争如何激烈，我们都不应该忘记生活这个“梨子”。



政治与生活

◉押沙龙

政治观点完全不同的人，可以谈谈某部电影拍得是好还是烂；电影谈不来的人，可以谈谈名人离婚该怪男方还是女方；离婚谈不来的人，可以谈谈豆腐脑是该放盐还是该放糖，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人与人交往的纽带。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生活。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把生活脱水成政治本身，把人群按政治态度划分成几个阵营。阵营之间就像老子所描述的小国寡民，只能听到对方那里传来让人厌恶的鸡鸣狗吠，却老死不相往来。

（牧　歌摘自《南方都市报》2013年10月24日，〔美〕布拉德·荷兰图）

这样，他们会把沉重化解为谐趣！

从朗润、镜春两园逶迤向西，林间山崖，婉转隐约，顷刻间未名湖展开了它冰封的湖面。湖滨柳岸萧瑟，叶已落尽，空有枝条在寒风中摇曳。沿湖小道两旁，昔日葳蕤的花草也已枯黄。这边是斯诺墓，这位充满爱心与正义的美国人，选择这里的一角长眠。墓地面对着花神庙。花神庙那边有一片略为开阔的地面，稀疏地立着供人们休憩的几张靠椅。那年也是在清晨，也是在这里，晨曦中但见朱光潜先生在练拳。趋前请安，先生告诉我，这套拳法是他自编的。80年代，先生还未退休，身材精干，脸色红润，双目炯然。那时他正在紧张地翻译维柯的《新科学》。他是康健的，记得当年英国一剧团来华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朱先生挤公共汽车去展览馆看戏，一时引发舆论热议。在北大，年长资深的教授挤公共汽车是常事，不稀奇的。

临湖轩优美地隐藏在竹林中。竹子呈青绿色，有点暗，带着与霜冻抗争的痕迹。这里曾是司徒雷登校长的住所。司徒校长当年主事燕京大学，这里是燕大师生感到亲切并且向往的地方。据说冰心先生的婚礼是在临湖轩举行的，司徒雷登校长主持了她的婚礼。此刻竹影婆娑，似乎参加婚礼的人们还沉浸在昨夜美丽的满是香槟和鲜花的回忆中。对于司徒雷登而言，这里当然也是他最不忍离开的地方。燕大的校友们、北大的师生们对他的思念是永远的。我选择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清晨，向至今还活泼泼地生存在这里的精魂致敬。我怕惊动他们，蹑着脚步，又不免沉重，因为这方土地的负载太沉重了。

绕湖一周，习惯性地回到了燕南园，这是我从学生时代就隐秘地钟情的地方。院子不大，内涵却深厚，花径弯曲，总觉绵长无尽。三松堂人去楼空，三棵“院树”（宗璞先生“封”的）依然凌寒而立，发出严寒中凝聚的苍绿的光焰。路经冰心先生当年的小楼，仿佛见她正推着婴儿车款步于花荫，裙裾迎风，风姿绰约。周培源先生的家就在近旁，那日我陪徐迟先生拜访他，在他的书房聆听他关于湍流的论说——周先生到最后都没有同意三峡工程。

燕南园集中了燕园最瑰丽的风景，他们劳作过，思想过，快乐过，也痛苦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作为学者，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一旦有人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试图摧毁他们的学术尊严，温文尔雅的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燕园的居民都记得，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及其夫人，曾经以最断然、也最惨烈的方式把自己写进了历史。他们，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决然离去，成为这座园林始终不能愈合的伤口。尽管我的脚步轻轻，但我还是触动了历史最敏感的一页，我还是惊动了那些曾经爱过，曾经痛过，曾经辛劳过，也曾经幸福过的灵魂。

（辛　普摘自《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22日，王　青图）





请用一枝玫瑰纪念我
——马尔克斯经典语录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

◇多年以后，奥雷良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即使最狂乱且坚韧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

◇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帘子。你和死亡好像隔着什么在看，没有什么感受，你的父母挡在你们中间，等到你的父母过世了，你才会直面这些东西，不然你看到的死亡是很抽象的，你不知道。你最亲密的人会影响你的生死观。

◇拥有幸福晚年的秘诀不是别的，而是与孤寂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

◇所有的事物都有生命，问题是如何唤起它们的灵性。

◇即使以为自己的感情已经干涸得无法给予，也总会有一个时刻、有一样东西能拨动心灵深处的弦，我们毕竟不是生来就享受孤独的。

《霍乱时期的爱情》

◇任何年龄的爱情都是合情合理的。

◇我对死亡唯一感到痛苦的，是没能为爱而死。

◇心灵的爱情在腰部以上，肉体的爱情在腰部往下。

◇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有她在那个年龄所呈现出来的无法复刻的美。她因年龄而减损的，又因性格而弥补回来，更因勤劳而赢得了更多。

◇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它们终究不是爱情。用一块没有泪水的海绵将有关他的记忆彻底抹掉，让他在她记忆中所占据的那块空间里长出一片罂粟花。

◇他还太年轻，尚不知道回忆总是会抹去坏的、夸大好的，也正是由于这种玄妙，我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重负。

◇真正的爱情需要什么？需要两个人在一起是轻松快乐的，没有压力。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睡觉的时候也不用为了逃避可耻的爱情程式而装睡，自己终于成了整张床的主人，它的全部都归自己独享。

◇她提醒他，弱者永远无法进入爱情的王国，因为那是一个严酷、吝啬的国度，女人只会对意志坚强的男人俯首称臣。因为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带给她们安全感，她们渴求这种安全感，以面对生活的挑战。

◇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成不变的，相反，生活会逼迫他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

◇易得的幸福无法持久，这点体会更多的是源自教训而非经验。

◇爱情，首先是一种本能，“要么生下来就会，要么永远都不会”。

◇当一个女人决定和一个男人睡觉时，就没有她跃不过去的围墙，没有她推不倒的堡垒，也没有她抛不下的道德顾虑，事实上没有能管得住她的上帝。谨慎做这样的决定。



雾霾天里的人民文学家

◉陈先生在1993 等

村上春树下了地铁，穿越北京浓重的雾霾，一路小跑到位于金宝街的公司，却发现前台的辛波斯卡已经替自己打过卡了。“早安啊辛波斯卡，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早安啊村上君，我们何其幸运，无法确知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说话间，文案组的米兰·昆德拉也到了：“这样的坏天气，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档案组的歌德先生也感叹道：“这样下去生命的终点不可能与起点相连了，真是年年雾霾的烦恼！”

东野圭吾从茶水间默默走出来：“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只希望手牵手在太阳下散步。”

市场部的狄更斯接着道：“这是最好的天气，也是最坏的天气，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创意部的卡佛说：“时间尚早/屋外的雾霾仍然晦暗不明/我手捧一杯咖啡/依窗而坐/清晨习常的事物/成了此刻我关心的对象。”

新闻部的加缪说：“今天她在雾霾中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

技术部的马尔克斯：“多年以后，奥雷良诺上校坐在光速跳跃飞船上离开银河系时，准会想起父亲带他第一次去北京时戴着口罩参观雾霾的下午。”



一天早晨，安保组的卡夫卡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片巨大的雾霾。

流浪者波拉尼奥在路上想着：雾霾破坏了一切。先是摧毁了诗人，接着是爱情，等到好像满足了破坏的欲望而要消失之时，雾霾又来了。

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在迷雾森林里默默念叨：“初入雾霾的前路未知，正如去而复返后的无法忘怀。”

胡赛尼走在长安街上，找路，千千万万遍。

保安队长王朔说：“我是雾霾我怕谁？”

车间主任王小波说：“你好哇，李银河，看不见你也挺高兴的。”

（Ai摘自陈先生在1993的微博，〔阿尔巴尼亚〕Medi Blortaja图）

◇让时光流逝，当会看到时光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唯一比坏身体更糟的，就是坏名声。

◇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

◇昨晚，他写信时突然停下笔，最后看了她一眼，说：“请用一枝玫瑰纪念我。”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学会享受寂寞，那会让你学会思考自我。

◇新鞋你要是不穿，就永远不会合脚。

◇生活是人们发明出来的再美妙不过的东西了。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他的身体比我们的都健康，但给他听诊时，可以听见眼泪在他心里翻腾。

◇就好像在他死后，我们还要再杀他一次。

◇宿命让我们隐遁无踪。宿命让我们隐遁，也让我们无处可逃。其实宿命也就罢了，宿命感才是最恐怖的。

◇她的审慎合情合理，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最难堪的不幸莫过于穿着婚纱被人抛弃。

《我不是来演讲的》

◇诗歌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力量，可以烹煮食物，点燃爱火，任人幻想。

◇用他人的标准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拘束、越来越孤独。

◇到今天，大师及其作品既成了我的守护神，也意味着获奖后压在我心头的沉甸甸的责任。他们获奖，我认为是实至名归；而我获奖，是上天又在敲打我、提醒我：天意莫测，人如棋子，大多惨淡收场，要么不被理解，要么被人遗忘。

（**莫 莫**摘，图选自山东友谊出版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艺术设计系黑白画作品集》一书）

夜深花睡

◉三　毛

我爱一切的花朵。在任何一个千红万紫的花摊上，各色花朵的壮丽交杂，成了都市中最美的点缀。

其实我并不爱花圃，爱的是旷野上随着季节变化而生息的野花和那微风吹过大地时的感动。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迫不得已在花市中捧些花回家。对于离开泥土的鲜花，总是对它们产生一种疼惜又抱歉的心理，可还是要买的。这种对花的抱歉和喜悦，总也不能过分去分析。

在所有的花朵中，如果要说“最爱”，我选择一切白色的花。而白色的花中，我最爱野姜花和百合——长梗的。

许多年前，我尚在大西洋的小岛上过日子。那时，经济拮据，丈夫失业快一年了。我在家中种菜，屋子里插的是一人高的枯枝和芒草，那种东西，艺术品位高，并不差的。我不买花。

有一日，丈夫和我打开邮箱，又是一封求职被拒的回信。那一阵，其实并没有山穷水尽，粗茶淡饭的日子过得没有悲伤，可是一切维持生命之外的物质享受，已不敢奢求。那是一种恐惧，眼看存款一日日减少，心里怕得失去了安全感。这种情况只有经历过失业的人才能明白。

我们眼看求职再一次受挫，没有说什么，去了大菜场，买了些最便宜的冷冻排骨和矿泉水，就出来了。

不知怎么一疏忽，丈夫不见了，我站在大街上等，心事重重的。一会儿，丈夫回来了，手里捧着一小束百合花，兴冲冲地递给我，说：“百合上市了。”

那一瞬间，我突然失了理智，向丈夫大叫起来：“什么时候了？什么经济能力？你有没有分寸，还去买花?!”说着我把那束花“啪”一下丢到地上，转身就跑。在举步的一刹那，其实我已经后悔了。我回头，看见丈夫呆了一两秒钟，然后弯下身，把那些撒在地上的花，慢慢拾了起来。

我向他奔过去，喊着：“荷西，对不起。”我扑上去抱他，他用手围着我的背，紧了一紧，我们对视，我发觉丈夫的眼眶红了。



回到家里，把那孤零零的三五朵百合花放在水瓶里，我好像看见了丈夫的苦心。他何尝不想买上一大缸百合，可口袋里的钱不敢挥霍。毕竟，就算是一小束，也是他的爱情。

那一次，是我的浮浅和急躁伤害了他。之后我们再没有提过这件事。四年以后，我去给丈夫上坟，进了花店，我跟卖花的姑娘说：“这五桶满满的花，我全买下，不要担心价钱。”

坐在满布鲜花的坟上，我盯住那一大片花色和黄土，眼睛干干的。

以后，凡是百合花上市的季节，我总是站在花摊前发呆。

一个清晨，我去了花市，买下了数百朵百合，在那间房中摆满了它们。在那清幽的夜晚，我打开家里所有的窗和门，坐在黑暗中，静静地让微风吹动那百合的气息。

那是丈夫逝去七年之后。又是百合花开的季节了，看见它们，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丈夫弯腰从地上拾花的景象。没有泪，而我的胃，开始抽痛起来。

（**阿　门**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你是我不及的梦》一书）





没有国家拨款，自负盈亏，还不如咱们县级剧院有优越感。

——某专栏作家评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倒掉”，“但一次租金约4万欧元，如此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特对咱中国人的脾气”

所有的内阁成员都被称为“正确的值得尊敬的绅士”，这个称谓里面，只有三点是错误的。

——《纸牌屋》的作者迈克尔·道布斯曾从政30多年，是撒切尔夫人的幕僚长，熟知政治内幕的他在书中如此诙谐地揭示他眼中政治的真相

为了你的DOTA，为了你的LOL，当然也为了你的苍老师。

——西安工业大学的楼管阿姨在黑板上写下如此告示，提醒学生保管好自己的电脑

大饱易卖，大钱难捞，针鼻削铁，无非微中取利；携子来多，携父来少，檐前滴水，何曾见有倒流。

——香港永合成茶餐厅菜单上的对联

请不要和同车乘客打招呼或维持目光接触两秒钟以上，请尊重城市人的孤独。

——伦敦地铁涂鸦中的一句话

一旦排场比用场大，再多的热心和善良，都可能适得其反。

——韩寒

有时候，打败你的不是技术，可能只是一份文件。

——马云

陛下，您只需要告诉我，想留下哪些人。

——这是普京讲过的一个故事。沙皇尼古拉一世对贪腐状况忧心忡忡，召见第三厅（帝国警察机构）长官贝肯多尔夫，发誓要以铁腕手段肃清贪腐官员。沙皇得到如上的回答

这是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现在来交稿。

——1975年，国家决定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1978年，车洪才接手普什图语的词典编纂任务。经历种种波折，伏案36年，已过古稀之年的他今年将这部有5万个词条、250万字的词典交付商务印书馆时，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国家曾有这一项“任务”。这本介绍阿富汗语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于今年出版

难道我们的生活水平比香港高100倍？

——中国移动公司在香港的68港元（约合54元人民币）套餐走红，套餐包括1700分钟通话，1万条短信，上网流量不限，对比内地套餐差距巨大

为增加一小时努力。

——国家统计局对“八项规定”的影响做了一系列统计后发现，2013年，官员工作节奏明显改变：逐渐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招待和饭局数量减半，在家时间平均增加了30分钟

我们在阅读一本书，因为它毫无用处。

——出自夏尔·丹齐格《为什么读书》，作者认为“在功利主义的世界里，阅读维系着超脱，而超脱有利于我们的思考。读书毫无用处。正因为这个，读书才是一件大事”

要看最后一眼，先缴2万元押金。

——一些医院和殡仪馆的太平间从宁静之地变质为“扒活人一层皮，发死人身上财”的圈钱之地。种种乱象背后，凸显政府的监管漏洞和基本公共服务缺位

宰尽天下打鸣的公鸡，就能阻止黎明的到来？

——学者李易谈互联网金融。更有网友直言：“我妈都没管我一个月在网上花了多少钱，银行凭啥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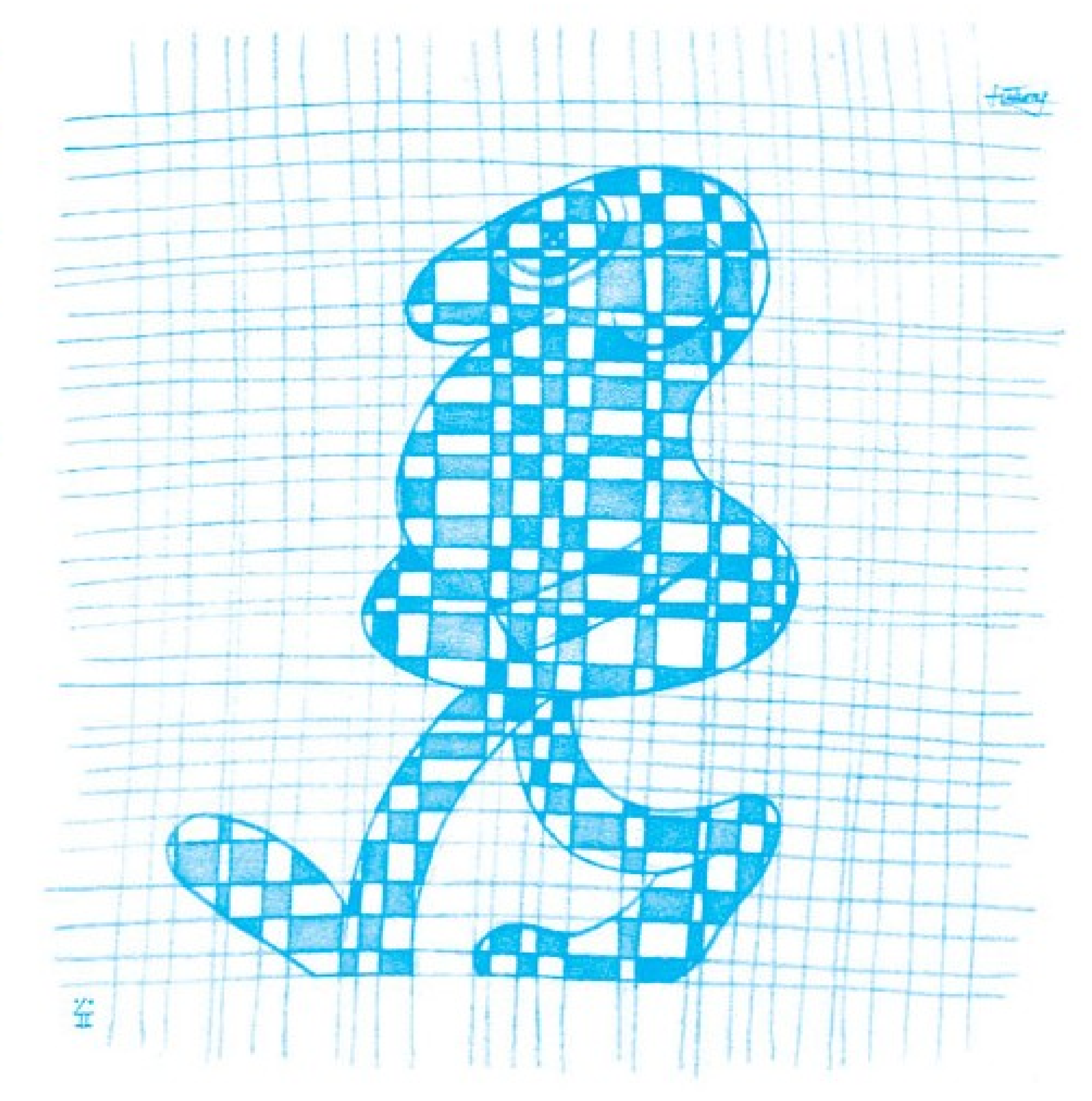
一切商品互联网化，一切品牌人格化，一切消费娱乐化，一切流行城乡一体化。

——财经作家吴晓波眼中的“新四化”。他认为，手机终将改变我们的一切

（章道银、英翔宇、汪杰、鸭梨等摘）



技艺的心



◉王迩淞

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了推广台北故宫，出资请著名导演侯孝贤为其拍电影，这样就有了侯导演的第一部纪录片《盛世里的工匠技艺》。虽然片长只有55分钟，但侯孝贤用了一年时间才制作完成，还亲自担任解说配音，足见台北故宫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他没有以惯常的拍摄手法展示名家名作，而是在浩如烟海的故宫藏品中，选取了三件乾隆时期无名工匠的作品，并围绕着它们展开了细致的刻画和丰富的联想。

在侯导演心目中，乾隆这位盛世皇帝也是最有品位的皇帝。偏好奇巧工艺的乾隆，眼光很高，很难有作品能入其目。这反而成了一种推力，令工匠们将技艺发挥到极致。而正是这些无名工匠的不朽作品，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盛世中国的荣景。

如此复杂而独特的视角，直接反映了侯导演的文化史观：“文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手工技艺的历史。”所以，他在影片中反复引用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那句名言：“技艺，是人在宇宙中为自己找到的位置。”

很显然，侯孝贤认为，中国的古人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这句话的佐证。而在这位法国人类学家的故乡，直到现在都还不断有人在为这句名言刻下注脚。

在距巴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村庄里，住着一位75岁的乡下老太太，她独自一人过着种草养马的田园生活。然而，每年时装发布季前夕，香奈儿公司都会派专人送来布料，请她为高级定制礼服制作织带。这位老太太有一手做手工织带的绝活，是她自己摸索出的独特工艺。当年，可可·香奈儿见到她的手艺后，就指定由她来制作织带，并成为该品牌的传统延续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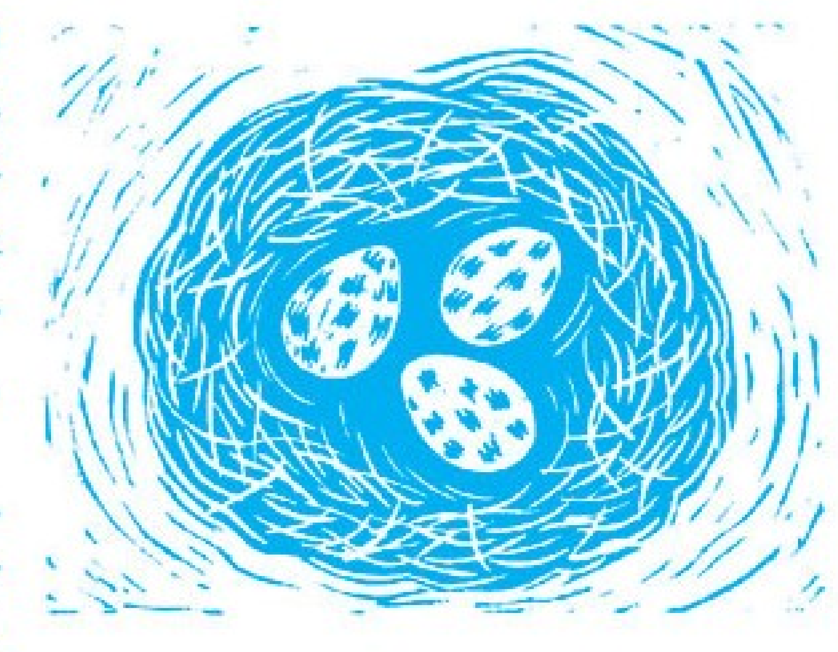
她所做的织带，就连卡尔·拉格菲尔德（香奈儿现任首席设计师）也不知道是怎么织出来的。老太太也从没见过卡尔设计的服装款式，她只要看到送来的面料，就知道该把织带做成什么样子。她会先把面料拆散，把不同颜色的经纬线分别抽出，再重新组合，最后用她自己发明的一种木头织机，做出独一无二的织带。

每当卡尔的裁缝们打开送来的织带时，他们都会由衷地发出满意的惊叹。一眼看去，这从服装面料中衍生出的织带，就像是面料生出的漂亮女儿，与那件优雅的礼服摆在一起，既有一目了然的血缘关系，又有另一个新生命的迷人风采。

你完全无法想象，这份沉静而浪漫的美，竟然出自一位因长年从事粗重劳动而指节变形、身材佝偻的乡下老妇之手。令我好奇的是，这位终日割草喂马、衣着俭朴、物欲低下的老人，究竟是如何与卡尔心灵相通，感受到设计师脑海中的那些优雅线条的？每当夜阑人静之时，孤独的老人埋首于老旧的木头织机，彼时彼刻，她的思绪是已飞到巴黎那流光溢彩的伸展台上，还是驰骋在乡间的自然美景中？

也许一切并没有那么复杂。毕竟老太太从1947年就开始从事手工织带技艺，迄今已有60多年。或许对织物的敏感早已融入了她的血液中，借助面料的质感和花纹，她就能与那未曾谋面的造型之美瞬间达成沟通。这让我想起在非常重视手工技艺的日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技艺的心”，说的就是这种境界吧。





知更鸟飞走了

◉高尔泰

刚搬到新泽西海边那栋老旧小屋时，我在廊檐下栽了一株忍冬。它长得极快，几年就爬上并覆盖了大片屋顶。纵横交错的藤蔓枝叶，从栏杆到屋檐织成了一幅帷幕。春夏之交，花期很长，老远都闻得见清淡的幽香。

那年在廊檐下，我发现了一个知更鸟的窝，很精致。里面有两个橄榄大小的蛋，翠绿色，点缀着一些大小不同、带着金色的黑点，很美。经常地，有一只鸟在里面孵蛋，另一只鸟出去找吃食，时不时回来喂它。有时候也一起飞走，丢下两只蛋，在春天的阳光里晒着。我们非常庆幸，有了这两个可爱的邻居。

不幸的是，这个窝的位置，恰恰在廊檐的正下方。一旦下雨，檐溜如注，纵不冲散，也会泡烂，更不用说在里面孵蛋了。海边林带，多风多雨，迟早要来。我趁它们不在，把鸟窝所在的那一丛藤蔓，稍稍拉了一拉，绑在靠里面的粗枝上，使鸟窝离开了廊檐大约三厘米。

我干得非常小心，枝叶的向背，都力求保持原样。鸟窝端正稳当如初，连里面的蛋都没有丝毫滚动。

但是鸟儿回来，不像往常那样直接飞进窝里，而是停在离窝不远的枝丫上，侧着头朝窝里看。一会儿跳上另一根枝丫，从另一边侧着头朝窝里看，看一看窝里，又看一看四周。显然是发现了变化，相信变化就是危险。就这样，两只小鸟绕着窝，上下左右跳跃，很久很久，都不敢进去。

终于，呼啦一声，同时飞走了，从此再没回来。

记得有谁，好像是尼采说过，“信仰掩盖真理，甚于谎言”。如果世俗一些，把迷信、成见、经验主义之类都纳入广义的信仰范畴，起码这两只鸟儿，还有我，可以为此做证。

（**采桑子**摘自中信出版社《草色连云》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正如侯孝贤为纪录片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们之所以喜欢手工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美感来源就是在这历史久远的技艺中逐渐形成的。”可在我看来，这历史久远的技艺似乎已经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

我所居住的城市的周边县市，几乎都是生产服装辅料的重镇，我也时常前去采购。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一间挨一间的辅料行，成捆成捆的织带随便地堆在门口的人行道上，便宜的几毛钱一米，贵的也不过一两元钱。你包包上的彩条、外套上的滚边、内衣上的吊带，也许都来自这些南方小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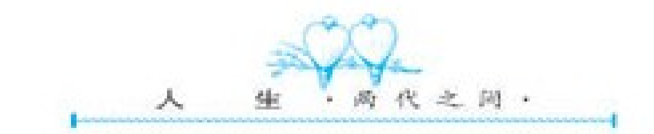
虽然我很少用到织带，但每次路过那里，我总忍不住要走过去摸一摸那些手感粗硬的机械织带。看着那搭配艳俗的彩条和千篇一律的化纤质感，不知怎的，我总是会想起法国的织带老太太。我特别想知道，香奈儿公司每次会付给她多少钱？想必是一个让中国的织带商人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毕竟，她做的织带是用在二十几万元一套的衣服上，而我们的织带则是用在十几元一个的包包上；她做几条织带就要用上两个星期，而我们的织带则是高速织机以每秒几米的速度吐出来的。

同样是小镇里的人，创造财富的方式却是那么不同，而使用财富的方式则更加迥然有别。我们这里靠着廉价的织带，已经把静谧的乡村变成了热闹的城镇，喧嚣嘈杂、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时有“奔驰”“宝马”呼啸而过。而法国老太太的顶级手工，却从未让她离开那住了一辈子的乡下小屋。即便在名流云集的时装发布会现场，作为贵宾被邀请到场时，她也仍时刻挂念着她的马驹。

逐渐富裕的我们，也逐渐失去了手工技艺的传统，现在只能借助把赏古玩来想象祖先们那技艺超凡的身影。不知何时，“技艺的心”已离我们远去。文化的传承究竟是如何被切断的？而对这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只能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另一句名言，并以此来结束本文：

“刹那间捕捉到的文化特质，最能代表该文化的深层意识。”

（**纹　章**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奢侈态度》一书，**刘　宏**图）



为富不"孝"

◉岑 嵘

最近在看湖南卫视的节目《变形记》。这是一档生活类角色互换的节目，参与节目的双方在七天之中互换角色，体验对方的生活。互换的双方，常常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和有钱人家的大少爷。

在《变形记·逆风飞翔》中，农村孩子和志军，每月只有5毛钱的零花钱，每顿饭只能吃洋芋，他要砍柴、放牛、帮家里干活，但从小到大他的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而城里有钱人家的孩子赵迪，自称是"赵家二公子"，向往着《古惑仔》里陈浩南和山鸡的生活。在家里，他对家人动手；在学校，他对老师动手。当农村的孩子们把饭盒递到他面前时，他毫不客气地扔了出去。

在《变形记·山路弯弯》中，主人公李锦鉴是个富二代，也是个城市网瘾暴力少年，父亲的满脸无奈他视而不见，母亲的伤心哭诉他充耳不闻，只管沉浸在虚拟世界的暴力与刺激中。而来自农村的韦志忠和韦方芳，一对单亲兄妹，家里只有年迈的奶奶、生病的父亲以及一屁股的债，年幼的兄妹早早承担起了家庭重担，从小缺失母爱的他们，却更懂谦让和分享，有着这个年纪的孩子所没有的成熟与懂事。

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穷人家的孩子更懂事、更孝顺？不过，电视节目可能为了收视率带有选择倾向性，个别的例子可能无法证明这个观点。好在经济学家们也对此感兴趣，他们试图从统计数据和经济学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埃米施就致力于研究此类问题，他的研究结论很明确：财富越多，子女就越不孝顺。这也印证了长久以来许多为人父母者将信将疑的观点。

埃米施说，和穷人相比，有钱人在养育孩子时往往给子女提供更多的金钱和帮助。然而，这在孩子身上所起的作用和他们期望的好像正相反。根据英国的家庭调查数据，以拥有大学学位的富家子弟为例，他们给父母打电话的次数要比普通人少20%，去看望父母的次数更是要少50%以上。

这也许有些令人困惑，因为富二代们都是从父母那里继承到财富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他们如果不阿谀奉承，就会失去大笔财产。

那么，是什么使得富人的孩子不够孝顺呢？埃米施解释说，这里有两个可能的经济学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收入的增长，他们尽孝道义务的成本也就同样提高。有钱的孩子把时间大多用在了开跑车、办party上，这些宝贵愉快的时间用在陪家人聊天上就好像变得很不值了，所以富裕往往会显著拉大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距离。并且，既然亲自看望可以用电话问候代替，那么接下来就会连电话都懒得打了。

另一个原因来自一个叫作"策略遗产理论"的经济学边缘分支。富人家的孩子只会付出确保其获得一份合理比例的遗产所必需的孝顺，在这里，孝顺更多的是一种交易，而那些没有同胞兄弟姐妹与之争夺财产的孩子则



生存还是生活，你说了算

◉崔曼莉

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因为迷恋赌博，导致破产、失业、离婚，欠下了50万欧元的债务，人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这个时候，他50岁的大哥，决定去德国打工，一边为弟弟还债，一边督促弟弟戒赌。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哥的妻子身体不好，女儿正在上高中。为了这个决定，气恼的妻子和他离了婚。他只身一人去了德国。

到了德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地下赌场谈判。他说，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这里就是为了救弟弟，如果你们再放他进去赌，我第一不会还债，第二就报警。如果你们想砍死我，请便。三个地下赌场，从此不再放他弟弟进门。

他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带着弟弟在一家华人蛋糕店学手艺，弟弟身上的钱不允许超过一欧元。这样过了一年，他想办法借了点钱，开了家糕点店。由于口味好、信誉好，又有救弟弟的动人故事，店里生意兴隆。

他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在当地成立了互帮会。慢慢地，很多初到德国的华人，有什么问题都去找他帮忙。他成了当地一个欠着一身债的传奇人物。

他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不断给女儿与妻子写信，希望她们能理解并原谅他。他说他如果不这样做，弟弟就会死在异国他乡。

10年过去了。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刚过60岁生日。弟弟欠的债，只剩5万欧元了。弟弟再也没赌过，他开始利用网络尝试外贸生意。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原谅了他，妻子决定和他复婚。

如果说生存，他真的是曾被逼到了死角。可是他没有远离生活，而且创造了奇迹，洋溢着人性的光辉。

我们常会为生计所迫，做些不得已的事。但是有些人，永远能在生存中品出好滋味，这就是生活。生存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但生活到底是何种滋味，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

小时候听母亲说，懂得生活的人，哪怕住最差的房子，穿最差的衣服，也会把屋子收拾干净，衣服折好放在枕下，压得平平整整。生存是有限的，生活是无限的。

（旧　迹摘自《当代青年》2014年第3期）

会更容易达成目的。

没错，这也是穷人的孩子更孝顺的原因，他们没有财产，不需要策略，他们知道生活的艰辛，亲情是他们最大的财富，和家人在一起显得弥足珍贵。正如契诃夫笔下的小凡卡所说："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吧，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回到我们村子里去吧……亲爱的爷爷，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原想跑回我们村子去，可是我没有鞋，又怕冷。等我长大了，我会照顾您，谁也不敢来欺负您。"

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中，当李尔王将财富和权力分给几个女儿时，立马招来了不孝女儿的无情背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对富人们给出了财产策略。他在《家庭论》中提出了"罗登·凯得定理"（也称"坏小孩定理"），它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父母的捐赠要推迟到暮年才进行。因为考虑到整个家庭的利益，他们希望自己的财产能给孩子们提供一种长期激励（虽然迟早都是他们的）。在分到财产前，那些坏小孩会为了最终的利益站在父母这边。

有钱的父母们该做些什么呢？也许多生些孩子会得到好的结果，或者像比尔·盖茨一样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不过，埃米施却并不乐观，他说："他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围着孩子转，并且不要犯李尔王那样的错误，先把钱交了出去。"

（棕　叶摘自《大学生》2014年第4期，黎　青图）



杏树下的狗

◉连　谏

1

狗，我们都这么叫它，没人为它取一个名字。

狗是什么时候来我家的，我不记得了，只知道，自从我有记忆时，它就在了。白的皮毛上，蹲着几朵黑色的云，是它的肤色，白是白，黑是黑，分明而干净，我总是捏着一块煮软的红薯站在院子里，喊它：狗。

父亲在草垛上掏了一个洞，就是狗的家。很奇怪，年复一年，那个草垛总是在，母亲在冬天的时候，从草垛的四周均匀地往下扯草，拿去生火做饭、烧热炕头，可是，那草垛为什么不会变小呢？

每当母亲扯草的时候，狗就会从窝里跑出来，像个态度温良的人一样，安静地坐在那儿看着母亲扯草。

在我心里，它不是一条狗，而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平时，狗很安静，只有街上有什么动静时，它才会抬起头，警觉地聆听着声音的去向。那会儿的乡下，民风淳朴，几乎没有盗贼，所以狗都很温顺。狗每年最忙的季节，就是杏子熟了的时候。

父母忙完麦收之后，就会摘下杏子，先是送给周遭邻居们一点，剩下的，全都驮到集市上，换成了灶房里的咸盐、酱油，还有我们身上的衣衫。所以，对我们而言，杏树上结的，不仅仅是杏子，还是一部分生活，断断马虎不得。一到杏子熟了的时候，狗就很忙，它总是恪尽职守地蹲在墙外的杏树底下，样子很是温和。但是，每每有流着哈喇子的小坏蛋在周围转悠，狗就会突地站起来，冲着他们汪汪地大声叫喊，那些坏小子就吓得屁滚尿流地跑开了。

狗很大度，只要他们不接近杏树，它就跟没事一样，安静地蹲在那里，像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偶尔有熟透了却又没来得及摘的杏子落下来，狗就会站起来，围着那只杏子转来转去，绝对不吃，不，不是狗不吃杏子，而是狗知道，只要我们没让它吃，它就不能吃。

狗是种有品格的动物，有时候，我就想，它的品格比某些人还要高尚。

每当我随父母从麦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树下看看有没有落下来的杏子，有的话，我就会兴奋地捡起来，在衣衫上擦擦杏子上的土然后吃掉，再把杏核扔给狗，狗就会兴奋地叼起杏核，不停地嚼啊嚼，像在嚼一块美味的骨头。由此，我知道狗对杏子的热爱，一点也不比我少。

后来，狗就不吃杏核了，大约它是懂了，连杏核都不是它该吃的。狗不知道，我喂它杏核，其实是栽赃给它。

因为熟透了落下来的杏子又甜又软，母亲总要收起来，洗净了，送给邻家的爷爷奶奶们。他们大多牙齿松动或是落了牙齿，这种落树的杏，是最适宜他们的美味，在物质相对贫乏的乡下，几只熟透的杏子，可以让他们干瘪的嘴巴丰润甜美好几天呢。母亲好像总是



不曾看见我眼馋似的，兀自把杏子揣出门去，回来后，对着眼泪汪汪的我说，你还小，吃杏子的机会在后头呢。

每逢听母亲这么说，我就恨不能自己一夕忽老，老了，就有吃杏子的资格了。

狗挨了母亲的训斥后，它再也不吃我喂给它的杏核了，为此，它挨了我的打。

2

后来，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我们带着狗搬到了镇上，生活也好了很多。

那棵杏树太老了，母亲不想要了它的命，就不移栽了，把它送给了邻居。

镇上离老家6公里，我们回去看过几次老杏树，邻居说，等杏子熟了，就给我们送些过来。

离开老家的时候，狗待在树下不肯走，我怎么拽也拽不动。后来，邻居从树上摘了一只杏子，递给狗，狗叼过来，蹭蹭我的裤管。我一下子哭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哭。那会儿的杏子还不熟，是绿的，很硬，酸得要命，可我还是吃了，一咬两半，把一半给了狗，一半我自己吃了。一路上，狗酸得龇牙咧嘴，张着的嘴合也合不上，跟痴呆了似的。

春天尽了，夏天乍始的时候，小镇的街上到处弥漫着成熟的麦子香。那段时间，狗把我送到学校后，就不见了踪影，总是很晚很晚才回家，喂它饭，也不爱吃，好像有什么心事。我跟母亲说狗是不是病了，周末，我和母亲带它去看兽医。

那个粗鲁的兽医说狗可能是得了狂犬病吧，动员我们消灭了狗，要不，等狗伤了人，惹出事来就麻烦了。我当即就哭了，骂兽医是个黑心肝的骗子，兽医很生气，把我们赶了出来。

一路上，狗夹着尾巴，一声不响地跟着我们走。

母亲说，狗听懂兽医的话了，然后摸摸它的脖子：别乱跑了，危险。

狗舔了一下母亲的手，继续沉默。

可是，从兽医那儿回家不久，狗就不见了。

晚上，我央求父亲陪我去找狗。我们打着手电，在镇上的街道里乱窜，我一边找一边哭，没了狗，谁陪我上学？没了狗，有坏小子欺负我的话，谁给我壮胆？我想着冬天的时候，我在写作业，狗温暖地趴在我脚上的美好时光；还想着我吃带壳的炒花生时，顺手丢给狗一个，狗会利落地嗑开花生，吐掉皮，咔吧咔吧地吃花生仁的滑稽样……我哭得如丧考妣。

第二天清晨，突然听见有人在拍门，我奔跑着去开，然后，看见了我的狗。

我该怎么形容我的狗呢？

狗背上搭着两个小布袋子，跟马身上的马鞍子似的，而且，它还很白痴似的咧着嘴笑。

其实，狗是不会笑的，因为它的嘴里叼着两只熟透的杏子，所以一直张着嘴，口水不停地往下流，而它背上的那两只小布袋子里，装满了熟透的杏子。

我大喊着让母亲来看，母亲和父亲从屋里跑出来，看着狗的这副荒诞的、不属于狗的德性，我们在院子里笑得歪歪斜斜，母亲手里的锅铲都掉到了地上。

狗一进门，就把在嘴里叼着的那两只被哈喇子泡透了的杏子放在我脚边，很是热切地看着我。我们突然就明白了一切，原来，这段时间，狗总是疯疯癫癫得不知所踪，是因为狗是对气味很敏感的动物，这一阵，镇上弥漫着的成熟麦香提醒了狗：又到了该去守候那棵杏树的时候了。所以，它每天把我送到学校之后，就会屁颠屁颠地跑6公里的路，像往年一样蹲在杏树下守卫着它的阵地，谁赶也不走，直到杏树的新主人——邻居从田里回家，它才会屁颠屁颠地再跑上6公里的路，回到镇上的家里。

前天，我和母亲带它去看兽医，耽误了它执行任务，从兽医那儿出来后，它便悄悄溜走了，害得我们四处找它。

后来，邻居到镇上来卖杏子，顺道又给我们送了一些杏子来，顺嘴说起狗，感慨地说你们家这哪是养了一条狗啊，简直是个全身长毛四脚走路不会说话的人。他说，前天，狗去得有点晚，他们从田里回来后，给它喂了一点食，让它回去，狗不走，在树下转来转去的，还从树下捡了一只落杏叼在嘴里。一开始，他们以为是它要吃，可是，狗只是含着杏，却没嚼，他们忽然明白，或许狗是想带几只杏子给我们吃。于是，他们摘了一些杏子，装在两只小布袋里，给狗绑在背上，又递给狗两只杏子，让它吃，谁知，狗叼着杏子就撒着欢跑了。

从那以后，每年到了麦黄季节，狗就会神出鬼没一段日子，而且回来的夜晚，背上经常会绑着两只装满了杏子的小布袋子。这让它在方圆十几里内，成了一只颇具传奇色彩的狗。

（**王永生**摘自新世界出版社《未来，未曾来》一书）

老淑女

◉宋　涵

电影《我在伊朗长大》是一个伊朗女孩的成长自传，改编自伊朗女插画家Marjane Satrapi的同名漫画。她的画风简洁粗犷，故事却丰满细腻，哪怕在描述最恐怖的政治迫害时，也穿插着或童趣搞笑、或飞扬叛逆的生活细节。

在对女性格外严苛的伊朗，Marjane还能成长为这么一个自由大胆的女插画师，多亏她那宽容开明的豪门家庭。

她结婚时，她的父亲对她未来的丈夫提了三个要求：

"第一，你肯定知道，在这个国家，女人的'离婚权'是得不到保障的。只有在双方签结婚证明时丈夫允许她选择，她才能获得这个权利。我女儿必须享有这个权利。

第二，我妻子和我是让女儿完全自由成长的。如果她一辈子待在伊朗，她会失去生机。因此，我要求你们俩拿到文凭后到欧洲去深造。你们可以得到我的经济资助。

第三，只有觉得真正幸福才生活在一起。生命太短暂了，不应该苟且地活着。"


电影《我在伊朗长大》海报



Marjane Satrapi

而她最特别的一个亲人，是她的奶奶，一个真正的老淑女。

在整部电影里，奶奶的台词并不多，却堪称句句经典。如果人生需要几个锦囊的话，我愿意把老太太的几句话放进锦囊里，伴我同行。

老太太的第一个忠告是："一生当中，你会碰到许多混蛋，他们伤害你，是因为他们愚蠢，你不必因此回应他们的恶意，世上最糟的就是自卑和报复心理。永远要维持自尊与诚实。"这是在十几岁的小Marjane第一次出国前，奶奶特意陪她入睡时传授的智慧。

这句话让Marjane终身受益。Marjane从小见到过许多政治谎言与杀戮，包括她最亲爱的叔叔也曾遭遇严刑拷打并被杀害，她童年时的玩伴因为参加战争而失去双腿，她认识的一个少女因为参与革命，被判绞刑。

即便目睹这些，Marjane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黑暗与扭曲，她仍然能够识别生活的美好之处，并热爱生活，这与奶奶超脱的"个人主义"不无关系。奶奶的意思是，混蛋总会有，在某些阶段和时刻，个人的力量也许微小，不足以与混蛋抗衡，但个人可以游离于混蛋之外，不被恶人影响，不让他们剥夺我们内心最可贵的诚实，也绝不让他们将自卑与粗鄙植入我们的心灵——如果你被他们影响，无论如何，你都上了他们的当，因为你被他们控制，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或政治的影响下，很多人一辈子都沦为创伤和仇恨的工具，从未真正地活过。

Marjane的父母应该也深受老太太的影响，他们也如此教育女儿："生命只有一次，你有责任把它过得丰富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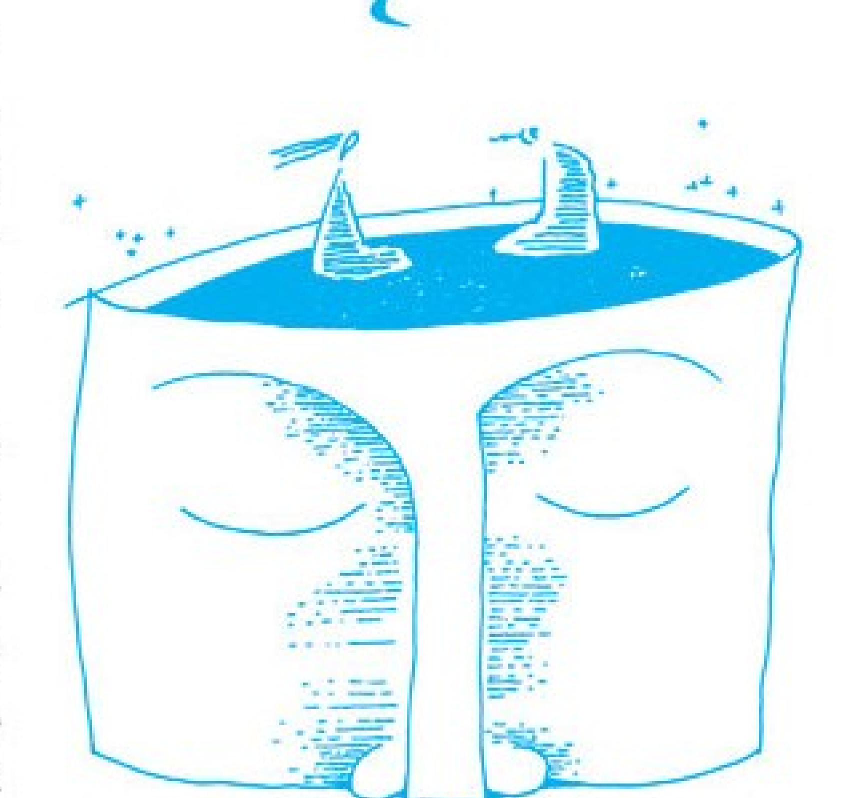
老太太的第二个忠告是："你当然有选择，每个人都有，所有的人永远都有选择权。"

Marjane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回国，在街上碰到了追捕异见人士的宪兵，由于她化着很浓的妆，是厌恶"西化"的宪兵们最不喜欢的一类人，很可能就会被逮捕。她想到的唯一的脱身办法就是假扮弱女子，于是谎称有个男人开口辱骂她。那个无辜的男人被逮走了，Marjane觉得好玩，回家后说给奶奶听。奶奶盯着她说："你很卑鄙，我为你感到羞耻。"Marjane争辩道："你明明知道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奶奶说："所有人永远都有选择权。"



上帝帮你倒空垃圾

◉俞敏洪



有人说，女生在社会上会遇到比在学校里更优秀的男生，而男生则很难找到比在学校里更好的女生。这句话的意思是，男生在校园都还不成熟，一到社会上，男生很快就变得优秀了，而女生则会变得实际。

男人是需要孤独的，如果你忍受不了孤独，只能说明你内心还不够强大。很多男生认为能证明自己魅力的是自己有多少朋友、有多么漂亮的女朋友，那么我只能说他们真的还需要成长。一个真正优秀的男人一定是朴实无华，甚至是谨小慎微的，他一定是一个孤独者，因为只有静才能生智，而不是急。

如果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几年中，你投资的是一个女人，那么以后的几十年里，你将不断地求着这个女人不要离开你。如果你投资的是自己，那么在剩下的几十年里，你会很顺利地收获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

调查发现，一个男人也许要被四五个女人伤害过才会变成熟，所以可以说是离开你的那些女人造就了你的优秀，何况人家是在用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来教育你，这个投资应该说相当大了，所以你应该感激她们。这就是俞敏洪、马云、史玉柱这些老男人能有今天的原因。

你可以去看看，我们当初有谁在学校特别受欢迎？没有。我们倒是都自卑过，因为长相，因为穷。所以，不要认为你一无所有，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上帝帮你倒空了垃圾，让你装进去对你最有用的东西。此时，你离那个人生腾飞点已经很近了。

假如你已经有了女友，别整天都把你们的情情爱爱放在嘴上，要认真做好你自己的事，努力提高自己。假如她感觉你为了做自己的事而冷落了她，也因此离开了你，那么我敢说这样的女生是没有远见的，你不要也罢。

（金培洪摘自《今晚报》2014年3月21日，童　玲图）

她要Marjane明白：你选择了什么，就是什么，别找借口。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选择权而做出伤害他人的卑鄙之事，就是否认自己生而为人的自由意志，是不可原谅的下作之举。

第三个忠告稍微长了一点，但很幽默、精彩：“哈，这就是你认为可怕的事？我还以为谁死掉了呢。你知道我有心脏病，还这么吓我。你流这么多眼泪只因为你要离婚？听好！我在55年前就离婚了，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人离婚，但我总认为独居比和混蛋住好。没有‘可是’，第一次婚姻是为第二次婚姻做的准备，你下次会更满意。你伤心是因为你选错了对象，要接受自己犯下的错总是很难的。”

Marjane看似受西方文化熏陶，青春期就热爱摇滚乐，却会被自己离婚的念头吓得手足无措，特别是听到女朋友说，离婚的伊朗女人都很惨，她哭得无法自已。殊不知，她的祖母先于她半个世纪就大无畏地做过这件“可怕”的事，而且一辈子都活得洒脱自在，蔑视世人愚蠢的规矩和偏见。

第四个不算忠告，只算是作为闺密附赠的贴士。“奶奶，你怎么让胸部保持圆挺的？”“每天用冰水和热水各敷十分钟。”

Marjane后来在法国定居，奶奶已去世多年。在Marjane的回忆里，奶奶“每天早晨都会摘茉莉花放在胸罩里，让它闻起来香香的。而当她解开内衣时，花瓣从胸口飘落，那真是神奇的时刻”。

这位戴着黑纱、只能把眼睛露给外界的老女人，却是个真正的淑女。我认为“淑女”即指“美好的女人”，绝不是某些男人期望的柔弱形象与言行保守，而是像这位老太太一样，有智慧、有勇气、有自由意志、有生活情趣，这些，才可算得上淑女的核心标准。

人终有一老，或老而猥琐，或老而优雅，我们总有选择。

（萧　晏摘自财新网）



（王轶庶摄）

母子三人在狭小出租屋里的快乐时光

郭敏买一条鱼能吃将近一个月

一个失独母亲的自我拯救

◉冯 翔

打眼一望，60岁的郭敏没有任何值得多看一眼的地方。

她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晚上她会去幼儿园接两个4岁的孩子放学，1.5米的身材淹没在车流和烟尘中。她一手拉着一个孩子，唠唠叨叨又快快乐乐。在北京无数的城中村里，这样来帮儿女照看孩子的老太太实在是太多了。

但真相是：两个孩子不是她的孙辈，而是她的儿女。56岁那年，她使用胚胎植入技术生下一对龙凤胎，刷新了北京地区产妇的年龄上限。

郭敏的独生女儿是在2005年因车祸去世的。那几年，郭敏形容自己是“想啊想啊，脑袋都要炸了”。直到她看到一张报纸上的新闻，“日本有个女人60岁生了孩子”。那一刻，她无比感谢自己从南昌老家来到了资讯发达的北京。

第一次怀孕很顺利，却流产了；吃药补了一年身体，第二次成功了。剖宫产下两个孩子，连植胚胎带生产一共花了8万元。至今她都认为，这8万元是她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笔钱。尽管其中有3万是向老母亲借的，母亲后来发现她还不起，说：算了。

她保留了一张大女儿14岁那年的照片，不敢拿出来。倒不是怕看了伤心，9年了，早已淡然。两个小孩子争抢照片，“姐姐是我的”，差点儿撕坏。

为防止失败，郭敏第二次植入了三个胚胎。一个流产了，老伴主张再流掉一个，留一个女儿就够了，“咱们赚这点儿钱，两个怎么养得起？”她坚决不同意，和老伴一直吵了3个月。孕期过了3个月，就不好流产了。她很满意。

2013年7月，65岁的老伴脑梗发作，好几个月才出院，如今在他与前妻生的儿子家住。因此，现在郭敏一人养两个孩子，母子仨住在一间月租600元的出租屋里。

两个孩子正是满床乱爬的时候，稍有不慎就容易从床上掉下去。她就在床头安了一根不锈钢杆子，两个孩子每人腰上套一根带子，另一端系在杆子上。

郭敏每天早上7点起床，给两个孩子冲奶粉、洗脸、洗屁股，8点半送他们去幼儿园。然后回家做账，做到中午吃一袋方便面。下午继续做账，5点去接两个孩子。

他们上的是家门口的打工子弟幼儿园。走路5分钟就能到，但她多半要走半个小时。城中村太乱，各种自行车、汽车、摩托车在一条土路上双向奔流。她紧张极了，紧紧拉住一双儿女，不时还得侧身躲一阵。“小女孩还好，那小子太淘！”幼儿园园长白长武证实了郭敏提及的一件事：幼儿园的学费其实已经涨了100元，唯独对她的两个孩子例外。“她太困难，能照顾就照顾点儿。”

两个孩子都白净、活泼，有一种格外撒娇的姿态。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诸如“为什么你比别人的妈妈老”之类的问题，而是抢着上来要她抱，说：“妈妈我想你了。”

除了1800元的退休金，她现在为7家公司做账，每家付给她的报酬是200至300元。都是

老客户，看她认真，就一直让她做。但每个月需要她自己去把账簿取回来再送过去，顺便结报酬。这些公司都是两三个人的规模，且都很远。有的在通州，有的在石景山，有的在海淀，公交车坐到头还要走好远。前几天两个30岁出头的电视台记者跟在她后面拍，拍得那个记者实在走不动了，她却仍然健步如飞。把账簿取回来后，她每天要再工作五六个小时。

每个月支出两千五六百元钱后，能攒1500元——这个数字，郭敏显然已在心中计算过无数遍。这样，再工作10年，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应该够了。老伴脑梗发作，她立即作出决定：将来不会让孩子们上大学了，高中都不必念，最多读个技校，能找个工作，足矣。

打开郭敏家的冰箱，大蒜和鸡蛋几乎是仅有的库存。她每隔一天给孩子们做一小碗蒸鸡蛋糕。幼儿园下午3点有一顿面条做间食，这让她窃喜，认为是占了便宜。有一天她晚上7点才回来，赶到幼儿园一看，儿子很乖，原来是幼儿园阿姨给他喂了一个馒头。

每周二、周五上午是她逛街的时间。菜市场就在她家楼下，她却视而不见，坐两站地往北，去赶更偏远的一个农村集市。那儿的河鱼卖6元钱一斤，比村里便宜2.5元。一条3斤的鱼买回来，她和两个孩子能吃一个月。第一次剁了鱼头鱼尾熬汤，两个孩子都爱喝；剩下的鱼身再剁两刀冷冻起来，三个星期炖三段。

有一次她去收账，对方公司的小姑娘说："郭姐，你上头条了。有人评论说你这么穷还非要生孩子。"她说：他们不懂得失独母亲的苦痛啊。也有人叫她去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她没有去。

昨天两个失独母亲来看她。一个是上高中的儿子打篮球时猝死，一个是上大学的儿子车祸身亡。两人都哭得几欲昏死过去。她没有哭，眼泪早已流干。对4年来疲于奔命的生活，她说自己从来没有一秒钟后悔过。

4年前，北京本地媒体报道她生下一对双胞胎的消息时，她还有些矜持，让他们都写成"郭女士"。现在她不在乎了。写真名就写真名，随便吧，连孩子的名字都不掩饰。没那么多掩饰的空间。

她感觉到了恐惧。腰已经扭了两次，大夫说不能再扭第三次了。她总是特别小心，远远听到汽车喇叭声就往路边躲，姿势和神情都好像是在走钢丝。

父亲去世了，母亲随弟弟去广州生活，家乡已没什么亲人。在北京，在她住的这个城中村附近，也没什么能托付的朋友。一旦她倒下，两个孩子就只能被"推向社会"，去孤儿院了。如今两个孩子的体重加起来快赶上她的了。她已经抱不动儿子了。

4岁了，两个孩子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其实，他们的衣服、玩具不算少，从会唱歌的塑料猫到儿童脚踏车，从背心到羽绒服，一应俱全，堆得满床都是。全是邻居、朋友、好心人送来的。唯独没有失独家庭的。

那些家庭一般都会把亡故孩子的东西留着做纪念。

链接：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即民间所称的"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

根据新华社援引致公党发布的调查数据，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大约7.6万个"失独家庭"。截至2012年，中国的"失独家庭"已达百万。

（棕十九 摘自《南方周末》2014年3月20日）



每晚孩子吃完饭，郭敏才开始吃自己的饭



郭敏带着两个子女，擦肩而过的是一位年轻母亲



别请我吃饭

◉冯小刚

在祖国的各大菜系中，我最怵的就是粤菜。出了名以后，经常被奉为上宾，饭局不断，且多是粤菜的局。在北方，粤菜被公认为最铺张的，稍不留神就中了埋伏，光是一人喝一盅汤就比叫满一桌子的川菜贵，刀刀见血。做东的人不带上万儿八千的，看菜牌的时候就得把第一页翻过去，直接从第二页点菜。正因为如此，也就凸显出宴客的体面。

北京吃粤菜最负盛名的酒楼叫“顺峰”，10年前兴起，一直贵客如云，有头有脸的天一擦黑全在那里聚齐儿。据说头一拨腋下夹着包，一手拿“大哥大”，一手拿车钥匙的座上客，现在已经大部分折进了大狱，每天以白菜汤咸菜窝头度日了，但“顺峰”的粤菜，依然是新贵们宴客的首选，潮起潮落高朋满座。吃粤菜的特点是，开饭前先请来宾围着鱼缸笼子一通端详，分别指出自己心仪的活物，接着就有一批生猛海鲜英勇就义。处决的方式也是十分残忍，龙虾通常是被活着凌迟，肉都吃完了，头上的须子还疼得直打哆嗦。蛇一般会被当众剪掉脑袋，挤出血和胆献给主宾。虾的下场有几种：赶上喜欢白灼的算它们上辈子积了德；但大多数会被扔到烧红了的石头上煎熬，美其名曰“桑拿虾”；更有惨无人道的是活着用酒麻翻，生吞活咽，席间常能听到“嗞嗞”的叫声，那是活虾发出的呻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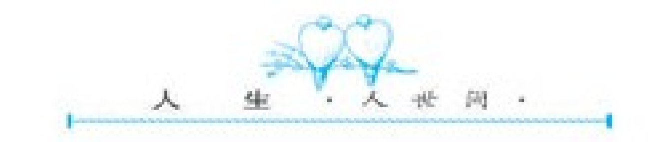
原来我一直认为汉族善良儒雅，粤菜的风靡，让我发现这个民族也很残忍，对弱小动物犯下的罪行也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菩萨若是为此惩罚汉族，我申请对我网开一面，因为我不吃肉，也不怎么吃海鲜，尤其是不吃活物。

凡属这类饭局，我能推则推，能不去就不去。实在是盛情难却的，就先在家吃饱了再去赴宴。席间我也是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躲闪不过，又不想让别人扫兴，就象征性地夹两筷子放到自己面前的盘子里跟着瞎比画，别人一让我吃菜，我就端酒杯，掩护自己蒙混过关。近来因为心脏不好，酒也不能喝了，赶上粤菜的局，就只能拿话搪塞，让我吃菜，我就讲笑话飞段子，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弄得我，每次赴宴之前必得搜肠刮肚冥思苦想，段子不够用了，就说报纸上的新闻，连传谣带造谣，凡是能引开别人注意力的手段全施展出来。

这种时候最怕有心人一眼识破我的伎俩，出于好心一再追问：鲍鱼不吃吃鱼翅吗？鱼翅不吃吃蟹吗？蟹不吃吃虾吗？虾不吃吃乳猪吗？乳猪不吃吃蛇吗？蛇不吃吃扇贝吗？扇贝不吃吃白鳝吗？白鳝不吃吃牛柳吗？你到底能吃什么？你怎么那么事儿妈啊？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逢此情景，我只能实话实说：“你们要是真疼我，就给我点一道西红柿炒鸡蛋，口重点，别放太多的糖就行。要是你们心里还过意不去，觉得亏了我的嘴，就干脆把那些奇珍异馔折成现钱直接给我也行。”我太太徐帆如果在座，她会挑几个蒜瓣、葱段，舀两勺酱油汤，放在米饭里拌拌





敖乃松的遗言

◉从维熙

他名叫敖乃松（著名摄影家敖恩洪的长子——编者注），上海人，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物理系，因给单位领导提了几条改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

此君本是改造中的积极分子，他之所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自悔。据知情人告诉我，敖君昔日曾有过误伤同类的行径——被伤害的不是同类中的陌生人，而是他同类中的知己。其实，在改造期间，为了争取个人的前途，不顾别人死活的人，在“老右”中不乏其人。但在前途的梦幻破灭之后，能有敖乃松的勇气者，几乎是后无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屹立在苦难年代知识分子面前的一座丰碑。

这个悲凉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秋天。有一天劳改队搬家（从一个队调往另一个队），同类们看见敖乃松把他的行李装在了搬家的大车上，但是到了新的地方，却发现敖乃松失踪了。

其中一个同类，忽然想起了他近日的异常。就在搬家前的一两天，敖君像有什么心事似的，给全组的成员每人送了一点东西。在劳改队内，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送，不外是笔记本、圆珠笔一类的东西。这个重要的发现，使同类们立刻不安起来。但是大家刚刚来到一个新的中队，苦于不知他的去向，没有办法寻觅他的踪迹。过了一两天，队长才下令让他们到一个水塘去打捞敖乃松的尸体。他的尸体并不是干部首先发现的，有一个场外的老乡来场里割草，发现了溺水而亡的死者。使同类们震惊的是，



他是以一种超常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用一根绳子捆着自己的脚，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了水塘边的一棵树上，然后把头浸在了水塘里，直到停止了呼吸。这种死亡手段的选择，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要有义无反顾的坚毅。因为当死者感受到溺水的痛苦时，是可以改弦易辙回到生者的世界中来的，他只要两手用力支撑着塘坡，身子缓缓向后移动，就可以摆脱死亡。可是这位敖乃松，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硬是在水中浸死了自己。

当同类们提着绳索，把他拉上岸来的时候，发现了他十分简短的遗言，大意是让来寻找他的同类不必下水去捞他，秋天的水太凉，容易得病着凉——只需像拉网一样，把绳子往上一拉，就会把他拉上来，云云。同类们正是如此这般把他拉出水塘的，但是看了他的遗言之后，不仅在场的“老右”们目瞪口呆，就连那位姓温的队长，也为之感叹了好一会儿。在劳改农场自杀的并不罕见，敖乃松的死亡方式，可谓空前绝后。面对死亡他太清醒了，竟然将其当成了一场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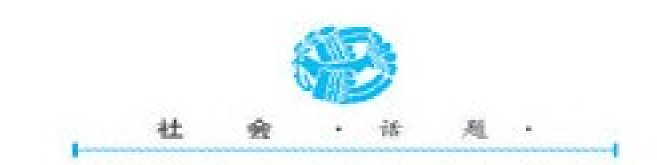
他选择的死亡游戏，当然首先是对反右和“文革”的抗议，但不容忽略的一点是：他身上有着人类应有的自审良知——他伤害过同类，在无地自容的良知反省中，便有了这场貌似游戏，却又深藏着令人折服的精神升华的死亡仪式。

（布　鲁摘自花城出版社《走向混沌》一书）

递给我，同时对大家说：“你们吃你们的，别理他，他这人特别拧巴。”

我因长期熬夜养成吃消夜的习惯。消夜很简单，开水泡饭就剩菜。尤其喜欢吃剩菜里的葱段、蒜瓣，入味，香。餐后喝一杯柠檬水漱口，点一支烟回味，美。自幼家境不富裕，菜咸下饭，因此养成口重的习惯。最怕友人款待粤菜，穷人家的孩子发了财也学不会享福。拍的电影也重实惠。

（花　生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不省心》一书，辛　刚图）





什么样的航班不安全

◉易 萱 肖隆平 周奕肖

2013年堪称史上最安全航空年。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最新数据，去年全球民航运行3500万架次航班，旅客总数超过30亿人次，有224人死于空难。而中国民航死于空难的人数是零。要知道，仅在美国，去年就有300多人溺死于浴缸，400多人死于从床上跌落。

按照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统计，一名普通乘客乘西方飞机制造商生产的飞机，他遭遇航空事故的几率低于530万分之一。即便一个人天天坐飞机，也要1.4万年才有可能遇上一次航空事故。

但人终究是感性的动物，统计学知识往往敌不过人内心的感受。人们对于无法脚踏实地的旅行方式总是心存疑虑，何况航空事故的发生几率虽然小，但一旦发生，生还的几率也极小。

怎样做能够尽可能规避空难风险？这也许才是每一次空难伤痛之余留给人们最正面的启迪。

由于天气原因，你懂的

1997年8月6日，大韩航空801号航班从首尔飞往关岛。凌晨1点多，关岛正在下暴雨，机场的导航设备正在进行两个月一次的检修，机长的错误判断以及导航设备的缺失，导致航班坠毁在离机场几公里外的山上。228人死亡，26人幸存。2006年5月3日，亚美尼亚A320客机在俄境内坠毁，机上113人全部遇难。事后的调查报告称，由于受暴风雪影响，客机抵达索契时曾两次试图在机场迫降，第二次迫降时不幸坠入附近的黑海海域。

回顾民航空难的历史，恶劣天气是造成许多严重事故的重要原因。在雨雪、浓雾、台风等恶劣天气下乘坐飞机是否安全成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对在恶劣天气条件下飞行，民航是有统一规定的。白天安全飞行距离是在云外10公里，夜间则是20公里。”张川是东方航空公司的资深机长，在他十几年的飞行经验中，飞行员极少尝试违规起飞。很多时候，乘客因看到雷暴和雨天就在眼前而担心，实际上是飞行员通过雷达检测后确定飞机可以从云的缝隙中穿过去，或者起飞后会绕开它，才会起飞。

每次起飞前，机场塔台都会

提供天气数据给飞行员，在中国，机长还会收到一份是否起飞的建议。不过，最终起飞与否还是由航班机长决定。机长考虑的因素会很多，比如起飞机场天气、目的地机场天气、备降机场天气、航路气象条件……而此类航班延误则将统一告知旅客“由于天气原因”。

来自深圳航空的737机长曹梓鑫则指出了一些恶劣天气违规飞行中隐含的人为因素——在很多空难事故中，旅客提出的“特殊诉求”会迫使机组冒险违规。

2010年的波兰总统专机空难就是典型的例子。2010年4月10日，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的专机在斯摩棱斯克“北方”军用机场附近坠毁，事故的主因也是飞机在大雾弥漫、能见度极差的环境下“着急”降落而撞上了机场附近的树丛。当时有消息称，卡钦斯基曾给飞机下达降落指令。

挑选最好的机型？你想多了

本着珍爱生命的原则，是否挑选一个最佳机型就能够保障旅途的安全呢？在英国航空事故调查委员会的副总调查员米勒看来，这些旅客想得太多了。

“人们普遍认为新飞机技术和设计更加先进，因此它的安全性能肯定更好。这也许只是种偏见。”在米勒看来，飞机的新旧更多时候不在于机型的新旧和机龄的长短，而在于飞机保养的好坏。只要保养得当，工作30多年的老型号飞机仍能安全飞行。

关于机型的重新认识还能打消人们的另一种偏见：很多人认为廉价航班因为价格低廉，因此安全性也随之降低。对此，米勒予以否定。

廉价航班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以“低票价、少服务、机型单一”为主要特色。春秋航空公司副总裁王煜对记者解释，廉价航班的飞行员就开一种机型的飞机，维修员就专门修一种飞机。一方面保养维护标准化，不容易出现差错；另一方面，遇到问题也能集中力量去解决。

“廉价航班节约成本的方式肯定不在牺牲安全性方面，而在于降低舒适度。”很多航空公司不设头等舱和公务舱，最大限度地扩大座位数量，提高载客量。还有些航班不提供空中餐饮服务，减少了配餐间、配餐车的投资，同时免去配餐装卸，缩短了飞机停场时间，降低了停靠费用。而各公司通用的策略是减少空乘人员的数量。

民航黑名单

瑞奇特所供职的德国航空事故数据评估中心每年会综合全球60家航空公司近30年的飞行里程以及事故数据，对各家航空公司的安全性进行评估。根据2013年的最新排名，新西兰航空是目前全球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从未发生过严重事故。紧随其后的是国泰航空、芬兰航空和阿联酋航空。

航空公司更像超市，也存在口碑差异：一些无良超市会售卖过期食物，或者以次充好；经营出现问题的航空公司在招聘、人员培训、日常维护方面都很容易出现漏洞。

比个别航空公司的安全漏洞更严重的是某些地区、国家对民航业监管的普遍性不足。张川告诉记者，他每年都很注意查看被欧美国家禁飞的民航公司“黑名单”。在出国时，他绝不允许家人选择这些航空公司的班机。

张川提到的是欧盟委员会2006年起通过决议建立的一个航空公司“黑名单”，黑名单内的航空公司拥有的飞机不可以在欧盟成员国的机场起降、飞越或进入欧盟成员国领空。检修不足、飞机老旧、所属国家对航空监管不力、防劫机措施不足——航空公司只要沾有任何一条就会上榜。

根据最新的黑名单，共有301家航空公司被禁止飞入欧洲领空，其中包括在菲律宾注册的34家航空公司，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注册的航空公司。鉴于近年来尼泊尔多家航空公司事故频发，尼泊尔的航空公司在2013年12月也被欧盟列入禁飞名单。

张川曾看到过一起空难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出事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的训练、复训甚至训练手册都是不合格的。当局监管不力，甚至协助其弄虚作假。

身为资深航空事故调查员，米勒也反映，很多国家在发生民航空难时当局会封锁消息，不公开调查结果。“这种体制性的监管不力危害性非常大。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制定的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USOAP)，因此，国际上对这些国家的民航安全必须保持怀疑态度。”

不靠谱的飞行员

米勒在以往的调查中接触过上百起空难事故，而其中大部分与飞行员操作失误有关。很多空难之所以发生，在于飞行员由于

种种因素对复杂航线上的突发情况处理不当。“每开辟一条民航航线前，有关部门会对航线安全性做出数十次的评估和试飞。目前世界上没有一条航线具有安全隐患。”

曹梓鑫承认，民航技术和设施的极大进步，导致飞行员过度依赖自动驾驶。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空难案例暴露出这一变化的弊端。法航447失事前，伸到空中的皮托管探针被冰晶蒙住，飞机被突然切换到手动控制状态，最终这只重达50万磅（约227吨）的“巨型飞鸟”连同228名乘客的性命全部断送于副机长缺乏常识的错误操作之下。

如今，越来越多国家的民航部门和航空公司开始增加飞行员培训的项目和难度，中国民航也在这么做。像张川、曹梓鑫这样的飞行员，每半年就要接受一次复训。在复训中，他们将在飞行模拟器上处理各种“千年难遇的险境”。

2004年，美国两名飞行员在巴尔的摩开往丹佛的夜间航班上双双睡着。直到其中一人被空管人员疯狂的呼叫声吵醒，他们才发现飞机在接近机场时已经超速近一倍。

采访中，多名飞行员均承认了“机组夜间飞行时较为劳累，反应力和判断力不如白天”这一说法。亚洲航空新加坡籍的机长Tod经常飞夜航，因为白天生物钟调整很慢，白天睡觉时他总是不踏实。一次，家里有急事需要处理，只睡了3个小时的他仍去值飞了夜班。“那次飞行状态真的不好，好后怕！夜班后我总有种心力交瘁的感觉，毕竟人不是机器。”

但航空公司可不这么考虑。“与其让飞机停在停机坪，不如充分利用晚上的时间再飞两个航班赚钱。”曹梓鑫说，这就是航空公司运营“红眼航班”的初衷。但出于安全考虑，如今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夜间航班的安排更合理了。

飞机旅客，你长点心吧

瑞奇特认为，一些乘客在抱怨航空安全时，自己却缺乏基本的安全常识。

“在起降时段系紧安全带。不要随意在飞机上换座位。”Tod说，“甚至有人从来不看飞机上的安全提示，空姐演示紧急情况的安全须知时，他们就只爱盯着她们的胸和屁股看。”

虽然遇到空中解体等严重状况时，无论坐在飞机的哪个部位，生还的希望都很渺茫，但在一些伤亡较小的航空事故中，安全带绝对是保命的关键。Tod提到了韩亚航空一名遇难女孩未系安全带。据那次事故的幸存者金智恩回忆，“安全带提前松解的人像被弹簧弹起来似的到处乱飞”。

大多数乘客从未想过乱换座位或者在机舱内打斗会造成飞机失衡。根据媒体报道，每架飞机起飞前，都会在所有乘客落座后，打印出舱单，根据旅客的位置和重量，通过电脑计算，制作飞行平衡图。对于大飞机，因载重平衡点比较宽，能允许3个以内乘客发生变动。如果是不到100座的小飞机，一个乘客的位置变化都可能导致飞机的平衡重心发生变化，就需要飞行员重新制作舱单和平衡图，重新让电脑进行验证。

2002年5月7日发生的大连空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距离飞机降落还有20分钟时，机舱内一名乘客突然纵火，众多乘客为躲避火源同时离开座位，导致前舱载荷过大，飞机失去平衡。最终客机像一只大鸟一头栽进了大连海域，瞬间解体。

“很多乘客不知道救生指南在危急关头有多管用。”Tod说。1996年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遭3名非洲武装男子劫持，并要求机长飞往澳洲。最终机智的机长在飞机燃油即将耗尽时试图海上迫降，50人因此在事故中幸存。但不幸的是，部分旅客因不了解救生衣使用规则，在飞机迫降前就将救生衣充了气，导致水灌满机舱后他们被困在舱顶动弹不得，最终被活活憋死。

“作为机长，你如何看待飞机的安全性呢？”记者问。

在结束采访的第二天，曹梓鑫在微博私信中引用创造“哈德孙河奇迹”的美国机长萨伦博格的话，如此回答：“在过去的42年中，我飞过成千上万个航班，但我在其中一次的表现却决定了人们如何对我的整个飞行生涯做出评价。这一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每时每刻尽力做对，还要努力做好，因为不知道生命中的哪一个瞬间会决定他人对我们一生的评价。”

“那作为乘客呢？”记者再问。

“我总是选择天气合适时乘机，然后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待着。”

（文中张川、曹梓鑫均为化名）

（南　海摘自《看天下》2014年第7期，小黑孩图）

我从坠机一刻学到了什么

◉Ric Elias



背景：2009年1月15日，全美航空1549号班机迫降纽约哈德孙河，Ric Elias就坐在第一排。

当你在3000多英尺的高空，机舱内布满黑烟，引擎发出喀啦、喀啦的声响时，那景象无疑很可怕。

那天我的位置很特别，我坐在1D，我是唯一可以和空服员说话的人，于是我立刻看着他们，他们说："没问题，我们可能撞上鸟了。"

机长已经把机头调转方向，我们离目的地很近，已经可以看到曼哈顿了。两分钟以后，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机长把飞机对准了哈德孙河，正常的航道可不是这样；他关闭了引擎，我们坐在一架没有声音的飞机上；然后他说了几个字，我听过的最不带情绪的几个字，他说："即将迫降，小心冲击。"

我不用再问空服员什么了，我可以在她的眼神里看到恐惧。人生结束了。

现在我想和你们分享那天我所学到的三件事。

在那一瞬间，一切都改变了：我的人生目标清单，那些我想做的事，所有我想联络却没有联络的人，所有我想经历却没有经历的事。

我不想再把生命中的任何事延后，这种紧迫感、目标性改变了我的生命。

那天我学到的第二件事是——正当飞机飞过华盛顿大桥时，我想，哇，我有一件真正后悔的事。

虽然我有人性的缺点，也犯了些错，但我生活得其实不错。我试着把每件事做得更好。但因为人的本性，我难免有些以自我为中心，我后悔竟然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生命中重要的人讨论一些不重要的事。

之后，回想这件事时，我决定除掉我人生中的负面情绪。如今我还没完全做到，但确实好多了。过去两年我从未和妻子吵过架，感觉很好，我不再尝试争论对错，我选择快乐。

我学到的第三件事是——当你脑中的时钟开始倒数"15，14，13"，看着水开始涌入舱内，心想："拜托爆炸吧！"当我们逐渐下沉，我突然感觉到，哇，死亡并不可怕，就像是我们一生一直在为此做准备，但很令人悲伤。悲伤的主要原因是，我还期待一件事，我只希望能看着我的孩子长大。

一个月后，我参加女儿的表演会。她一年级，没什么艺术天分。就算如此，我仍泪流满面，像个孩子。这让我的世界重新有了意义。

当时我意识到，其实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成为一个好父亲。

那天我经历了一个奇迹，我活了下来。我还得到另一个启示，像是看见自己从未来回到现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我鼓励今天要坐飞机的各位，想象一下如果你坐的飞机出了同样的事——当然最好不要，但想象一下，你会如何改变？

有什么是你想做却没做的，因为你觉得你有其他机会做它？你会如何改变你的人际关系，不再如此负面？最重要的是，你是否会尽力成为一个好父亲或好母亲？

（小　柯摘自《博客天下》2014年第7期，刘程民图）

妈妈的宿命

◉无　为

一辆商务车停下来，车门打开，孩子们鱼贯而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六个孩子，大的不过十六七岁，最小的看样子不到两岁。高个子妈妈大步流星走在前面，小的跌倒了，她根本不管，哥哥姐姐们也不去扶，原地等他自己爬起来。那一两岁的小娃娃走路不稳却急急地想跑，不出十步必跌一跤，连跌几跤后，他哇地哭了。妈妈挥手让几个大孩子先进去，自己原地蹲下，冲孩子张开双臂。孩子止住哭，缓缓爬起来，像一颗炮弹一样射向妈妈的怀抱。

作为旁观者，我几次欲冲上去扶起摔倒的孩子。妈妈亲了亲孩子的脸颊，放下，让他自己走，她跟在后面。300米的距离，孩子至少跌倒了七八次，妈妈一次都没有扶，那份淡定与冷静，让人觉得那孩子仿佛不是她的亲骨肉似的。

老外爱孩子，天性与我们一样，但比较理智，不容易溺爱。绝大多数人家的孩子，到了18岁，就会脱离父母自立门户。给我家剪过草坪的埃文，他放暑假回父母家住了一个月，水电费、伙食费、房租父母跟他算得清清楚楚，分文不少。中国父母断做不出这样“残酷”的事。



老外带孩子，比我们得心应手。表妹说她的邻居连生两个孩子，直到孩子出来学步时她才发现。她几乎听不到邻居家婴儿的哭闹声。后来，她自己有了孩子，也学着美国人的方式带，才明白过来，老外带孩子真有一套，与我们完全相反：孩子一哭，立马放下不管；孩子乖乖地老实了，才抱抱以示奖励。这样训练过的孩子很少哭闹，又乖又好带。

想起我当年生孩子，一个娃娃让全家累趴下，别说哭了，孩子哼哼两声，家人都会急忙抱起，又是拍又是哄。

中国的家庭是一个孩子全家带，老外是一人带几个孩子，我见过不少家庭主妇一人拉扯两三个孩子的。这其实也是环境逼出来的，美国人一成年就跟父母拜拜了，美国父母也没有含饴弄孙的愿望。美国的人工费贵不说，保姆也是按时上下班的，不可能一天24小时给你服务，所以，美国家庭一旦有了孩子，甭管太太是哈佛博士还是耶鲁博士，统统回家当全职太太。

这又催生了一种无奈，我的中学同学，成绩优异，千辛万苦读到麻省博士，专业是核物理，在我眼里，她可是距离诺奖仅几步之遥的人物。

谁料，就这么一个人物，一结婚，一生娃，活动空间立马由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实验室转移到油烟屎尿娃娃闹的家庭小环境来了。

我来美国后找她叙旧，她感伤地说，等孩子们大了，她辛苦读书追求到的真理也全部荒废过时了，早知道是当家庭主妇来的，读个大本就足够了。

有意思的是，她反倒羡慕起我来了，说我玩文字的，笔头只会随着岁月的沉淀而越来越有分量，当十几年家庭主妇后，说不定一飞冲天，成绩斐然。而她，只能缓缓沉入永夜，不再有任何发光的可能。

都说中国妈妈为了孩子失去自我，美国妈妈又何尝不是？一样的牺牲，一样的放弃。

也许，这就是妈妈的宿命。

（旧　迹摘白《东方女性》2014年第3期，邝　飚图）



生命的轻重

◉吴 优



2005年，我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在丽江组成一支临时团队，计划沿滇藏线进藏。途经梅里雪山，我们在飞来寺停下去转山。同行的一个北京女大学生不经意间说自己的腿有些肿，出于职业习惯，我询问了她的病史。女生说她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在京时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输血。

我当时就愣住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到高原来？"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的血液携氧功能本来就很差，更何况是在高原。女生说："到西藏是我的人生梦想，这一路走来，非常开心，就算死在这里也是值得的。"无话可说的我当即提出要返回，否则患者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一行共有6人，两个老驴友表示，这个女生已经成年，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应该自己回去而不影响别人。两个广州游客表示无所谓。藏族向导则同意返回迪庆，说那里有医院。

大家争论了很久也没有达成一致，而那个女生似乎又感冒了，呼吸也开始有些困难。于是，我和向导扎西决定自行带患者离开，我们轮流背着女生下山，赶回德钦时已是黄昏。终于，我们找到一家医院，当时女生已经站不起来了，情况看起来很严重。我扯着嗓子喊了好一会儿，才出来一个中年人，他挽着裤腿，手里拿着螺丝刀，似乎刚才正在修理什么。"医生呢？"我问。他说："我就是。"我很着急："这个女生患有贫血，现在可能需要吸氧。"他答道："我们这里没有吸氧机。"

我抱起女生扭头就走，看来必须要回香格里拉了。我们连夜踏上归途，一路赶到当地最大的迪庆自治州医院。值班的是位年纪和我相仿的男医生。"大夫，我也是医生，这个女生患有'再障'，她可能需要吸氧。"男医生不语，掏出处方纸，刷刷写了几笔，我接过来一看，上面竟然写着吸氧多少钱，吸氧管多少钱，一共多少钱——这哪里是处方，分明是一张账单。

"同志，能不能给她查一下血常规？"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不慌不忙地说："血常规明天早上可以查，下午5点左右可以出报告。"我一阵眩晕，在发达地区，医院一般10分钟就可以出报告。那是一个漫漫长夜，我真的担心这个女学生无法再看到高原的日出。所幸，女孩当夜病情平稳，第二天我们把她送上回丽江的班车。从此我们再无联系。

之后多年，我一直对那几个同行者事不关己的态度耿耿于怀。性命攸关，他们怎能如此冷漠？

直到后来自己走过无人区，登过雪山，选修了户外运动课，结识了专业运动员，才体会到，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也就是对整个团队的负责以及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在通往珠峰的道路旁，散落着许多逝者的遗骸，后来者经过时莫不心存敬畏。但多年已过，却无人能将这些遗骸带回故里，因为，那必将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极端环境下挽救生命是如此不易，但如果是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别人又何苦冒险去保护她呢？

（**英翔宇**摘自《新商报》2014年3月26日，Getty Images供图）





花瓶与花盆

前两天相亲，对面的妹子有点儿胖，不过长得挺好看。我们聊天，她问我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我说："什么样的都行，就是不喜欢像花瓶一样的，太娇气。"妹子果断地说："我不是那种像花瓶一样的女孩，大哥你看花盆一样的行不？"

重 点

男甲：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女生特烦人。

男乙：怎么了？

男甲：说话总发嗲，跟谁都自来熟，还老让我们帮她打饭。

男乙：说重点吧。

男甲：她长得不好看。

训 狗

今天在家训我家狗狗，训完后老公心疼地走过去，对狗狗语重心长地说："哎呀，你怎么敢跟老虎斗，你是一只狗啊！"

孰不可忍

因为和老婆吵架，我在门外已经坐了3个小时了，谁怕谁。但是就在刚才，我终于忍不住踹门进去，果断跪在了键盘上！"吵架就吵架，你改什么Wi-Fi密码?!"

附 体

我妈被附体了吗？每次骂我之前都要说一句"不是我说你"。

无形的力量

"最近老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掐住我的脖子，背后老有凉风，是不是遇到……"

"哥，你毛衣穿反了。"

下辈子

今天，我深情款款地问老公："下辈子你还娶我吗？"他剥着大蒜，半天没抬头，"我下辈子准备做女人。"

砍 价

门口卖拖鞋的大妈真是个冷艳的女子啊。我问她拖鞋多少钱一双，她说20元。我说10元行吗，她说行，你要左脚还是右脚？

倒 贴

过年时，有人会倒着贴一个"福"字，寓意福到了。于是，我就写了个"钱"字，也倒着贴上了，寓意钱到了。

老婆看到了问："谁贴的？""我呀。"结果，我被老婆揪住耳朵一顿教训，她吼道："我让你倒贴钱，我让你倒贴钱……"

领 悟

给侄女讲小红帽的故事，讲到小红帽用她的智慧成功地把奶奶从大灰狼的肚子里救出来时，我问侄女领悟到了什么。

侄女说："吃东西要嚼碎……"

天空飘来六个字

刚才去邻居家串门，他家6岁的小正太突然从屋里冲了出来，没站稳摔倒在地上。眼看就要哭了，我赶快哄他，他爸把我拦下来，对小正太说："喂，勇敢点啊，天空飘来6个字！"我正纳闷呢，没想到小正太晃晃悠悠自己爬起来了，撇着嘴、眼里含着泪大喊一声："这都不是事儿！"

上 路

一闺密下决心考驾照，考之前就想好了新手上路时要用的"法宝"。什么"我是新手我怕谁"之类的都弱爆了，她这么写道：我上路了，你也想上路吗？

送点什么

在手机专卖店看好一款手机，跟美女店员砍价半天无果，最后忍痛买了下来。

临走前，我心有不甘地问道："美女，买了手机送我点什么吧？"

美女一愣，淡淡地说："我送你出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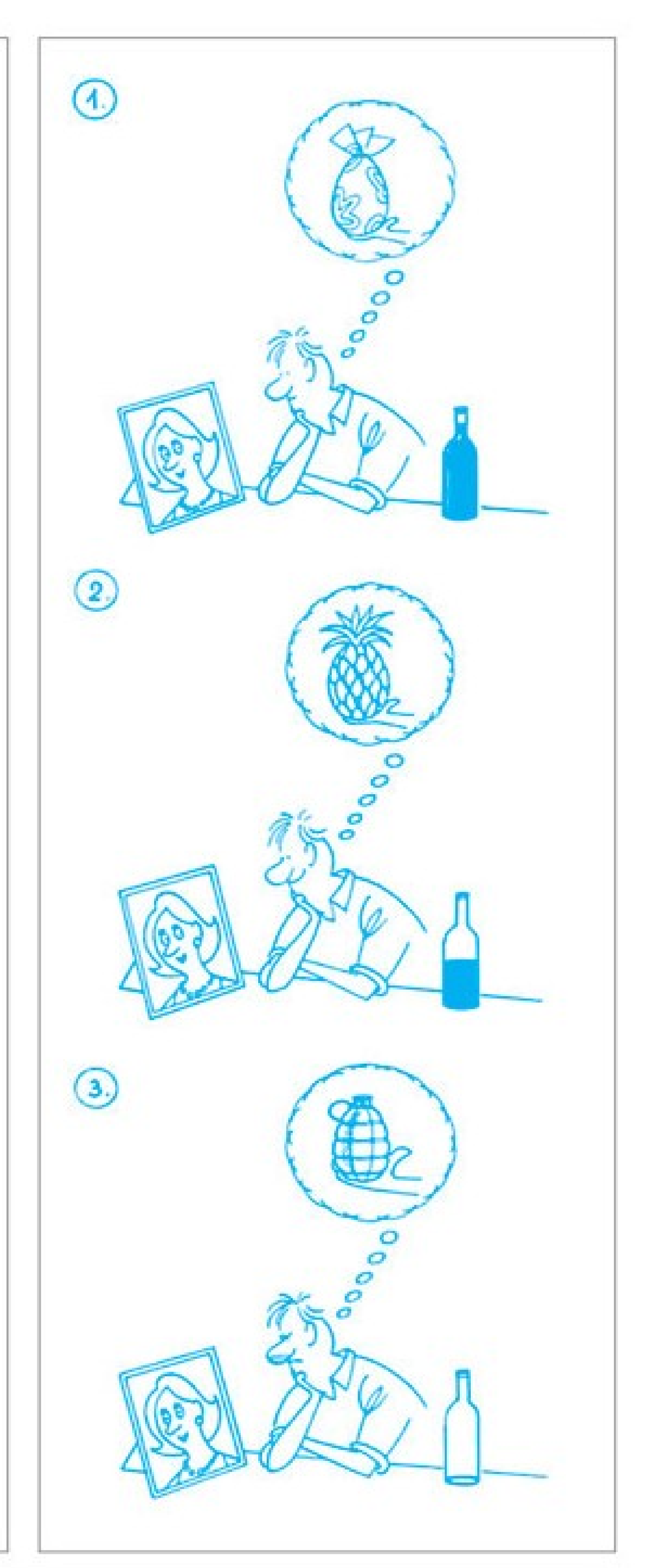
爷爷的礼物

81岁的爷爷一生性格开朗，昨天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准备出钱给我买一辆小车，我欣喜若狂。不过爷爷要我先答应他三个条件："第一，有了车之后，你要好好工作。第二，趁我还健在，你早点谈个女朋友结婚，我好抱曾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只买车，电池的费用你自己解决……"




1.
2.
3.


1.
2.
3.


1.
2.
3.




◉〔克罗地亚〕什坦布克





◉李静睿



城市是一个幻觉

七年前我从广州来到北京。当初做出这个决定后，我在一个月内辞掉旧工作，找到新工作，托人找好房子，提前邮寄了几箱子书和衣服，然后就来了。我拖着一个大箱子走出首都机场时，北京正在下雪，我裹着厚厚的冲锋衣。房东在房间里给我留了一袋苹果。我站在阳台上吃苹果，看见有晚归的姑娘回家，在小区门口下了三轮车，手里拎着一个味多美的早餐袋子，穿着高跟靴子走在雪地上，我觉得那就是我自己。

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回到家乡生活，北京似乎提供了我需要的一切：工作，书店，话剧，展览，朋友，自由，孤独，后来它又给我提供了爱人和家庭。我喜欢北京，但是当我开始专心写作，却惶恐地发现想象中的故事总是发生在那个千里之外的小城：男人在小城里吃毛肚火锅，面前摆着干蘸的海椒面味碟，女人穿着短短的绵绸裙子在麻将桌上和人调情；而想象中的自己，拿着一个锅盔夹凉皮走过街头，熟油海椒洒出来，滴滴答答流了一路；路旁有乡下人挑着红油菜叫卖，五毛钱一把，有类似我妈的中年妇女拿红指甲掐进菜茎里，认真地讲价为一块钱三把。我写了三本书，有两本半都是关于小城的唠唠叨叨，这让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也许有一天自己会回去。

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件事分分钟就能实现，我现在没有正式工作，抱着电脑就可以一直写到死；有时候我又觉得这不过是种种幻觉中的一个，这种幻觉同样可以一直持续到死。沈从文1923年离开凤凰，他写尽了家乡的一切，翠翠萧萧三三夭夭，翠绿的虎耳草在梦中把人托起，年轻姑娘用细篾背篓捡了一背篓顶大的橘子，预备过河。但后面的六十几年中他也不过回去了四次，有一年回去的时候，他坐在船上给张兆和写信："天气太好我就有点惆怅，今天的河水已极清浅，河床中大小不一的石子，历历可数，如棋子一般……这宽而平平的河床，以及河中东西，皆明丽不凡。两岸山树如画图，秀而有致。船在这样一条河中行走，同舱中缺少一个你，觉得太不合理了。"

汪曾祺写过，沈从文最后一次回去是1982年。家乡人听闻沈从文回来了，简直不知怎样招待才好，就为他捉了一只漂亮的锦鸡，沈从文抱着锦鸡拍照，最后这只鸡又成了他的盘中餐。沈从文一辈子自认"乡下人"，总觉得和北京格格不入，一辈子都没有学会怎么使用标点符号，他却一直到死才真正回到乡下，墓碑上是黄永玉写的碑文："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那些讨论大城小城的文章大多我都看过，从小城的世俗到大城的冷漠，每个人都会本能地为当下的生活辩解，只是有些人格

闲书的味道

◉张佳玮

大体上，闲书跟肉一样，分肥、瘦和柴；跟茶一样，分温和削。翻译来的外文书，越是近现代的，翻译腔越重，锐利、寒、削。老一辈的翻译，词句都更圆润温和些，朱生豪先生的莎翁、傅雷先生的巴尔扎克之类不提，像王科一先生的《傲慢与偏见》、李健吾先生的《包法利夫人》，都可当午后茶与点心。

中文作品其实也类似，但得细分。上古诸子散文诗之类，好读但不膏腴，像牛肉干，咬多了厚味满口，但牙齿累。《文选》里的东西尤其如此，《古诗十九首》算例外。越是近年出版的书越清淡，薄而好读，但偏滑，不厚润。我认识的人，都爱重读"三言"《金瓶梅》《牡丹亭》《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以至于沈从文、汪曾祺、钱锺书、张爱玲诸位，无他，这些作品都聪明厚润不紧绷，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而且余香满口。

马三立老师曾说："生书熟戏，听不腻的曲艺。"老一代评弹唱腔为啥好听呢？按说侯、郭、刘、马这几位老先生的相声，笑点不密集，也都是悠悠然家长里短的事，为什么耐听？这就是功力。有功力的相声、京剧、话剧念白、电影镜头和书，都是那么个圆润润、颤悠悠的饱满劲儿，跟熬到火候的乳白鱼汤一个道理。

坐火车时读福克纳、斯坦贝克、科塔萨尔甚至物理学教材，平时再看不下去的段落都可以轻松咽掉。同样适合火车旅途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各种史传和各种艺术、建筑和植物图鉴。当然史传也另分，《史记》就比其他史传好看得多，像分盒贮藏的脆坚果仁，不用特意当火车读物，平时也看得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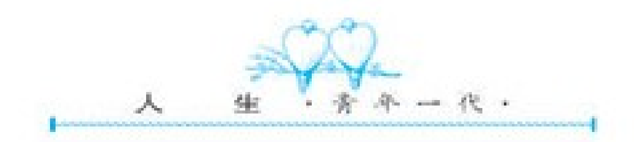
几十个小时的长途火车旅行要备几本百看不腻的大部头肥书，以备看累了休息调剂使，这就具体各有所好了。《红楼梦》《鹿鼎记》《文学讲稿》《西洋世界军事史》《阿拉蕾》，看什么的都有。海明威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短篇像冰镇芥蓝，白天走路看会觉得清爽明快，一入夜读就会心情抑郁继而发冷。马尔克斯早期的作品阴郁些，中后期的大多有花团锦簇似的热闹，宜饭宜粥宜走路。膏腴一点的书，例如沈、汪、梁、施、张、钱诸位的小散文，嫩软有味，很适合吃饭时读。汪、梁的饮食散文尤其搭调，助长食欲。同理适用于各家通俗演义和古典章回小说。因为章回小说大多有松有紧，故事性十足，有肉味，极下饭。《红楼梦》前五十五回，《金瓶梅》宋蕙莲死之前，都像炖烂了的红烧肉，是百搭下饭的好段落。欧·亨利与马拉默德的大部分以喜剧结尾的小说、卡尔维诺的马可瓦尔多系列，就可以当零食甜点，随时捧起来吃着玩。

大部头的书，好处之一是催眠，但也得挑对书。膏腴的书不适合催眠，一不小心就看到天亮了。我小时候看《九三年》催眠，结果心情澎湃，一气看完，彻夜难眠。陀老的东西看了会做噩梦。太干练的文字——比如《九故事》或者卡佛——只会让你越发清醒。大概睡前一适合看各类原文书，二适合看哲学史、思想史、艺术史，倦意浓了直接睡。

（**小荷凝露**摘自《德州日报》2014年3月31日，〔哈萨克斯坦〕**加奇佐夫**图）

外斩钉截铁，有些人，比如我，却没法忽视自己的软弱与动摇。大城也好，小城也好，城市不过是一个幻觉，幻觉中是我们对另一种生活可能的渴望。站在此岸的时候，会觉得当下拥有的一切格外踏实可信，却又明知彼岸开着完全不同的花朵。这个世界将会永远如此：有些人会去巴黎，有些人会回故乡，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躁动着原地不动而已。

（**贾　嘉**摘自《现代青年》2014年3月下，**王　青**图）





我比谁都相信努力奋斗的意义

◉伊 心

去年偶然见了一个高中同学。她自高中毕业后已经五年没有见过我，用她的话说："真真是吃了一惊。"

我不奇怪她吃惊的原因。因为五年前，我还是一个说话大大咧咧、爱咋呼爱叫唤的"人来疯"，大象腿水桶腰、穿衣服巨没品位的"小胖妹"，没读过什么书，每次在全班同学面前念个学习汇报都紧张，"内涵"两个字从来都与自己绕着走。

大学四年与研一一年所有的辛苦，终于在她那句"吃了一惊"和不可思议的眼神里得到了报偿。

辛苦倒也算不上，但毕竟也是日复一日靠着严格的运动锻炼控制住了体重，最开始的三个月减重近30斤，反弹一次后终于维持在了健康稳定的水平。朋友们爱问我减重的经验与局部瘦身的秘诀，我仔细回想，觉得每一种方法都可称为秘诀，关键是要对自己够狠。那时大学课少，我意志力惊人，拖延、懒散等坏习惯都没有，不管春夏秋冬，每天清晨6点钟，在学校的塑胶跑道上一圈又一圈地跑，那种哗啦啦从心底翻涌上来的朝气——原来汗珠也可以掷地有声。

还有很多个夜晚，校园被喧嚣覆盖，大家或是边嗑瓜子边看娱乐节目笑得前仰后合，或是在楼下和男友约会难舍难分，属于自己的那一隅却只能被安静笼罩。有时候我在阳台上做漫长的瑜伽"英雄式"动作，或者在床上做漫长的"贴墙倒立"。有时候会听音乐，有时候会看书，但更多的时光是悄无声息的寂静。但改变在一点一滴地发生。

减肥教会我的，其实是一件至为简单的事，不过是如何使自己变得更好。但同时，它又是一件至为困难的事，因为它需要极强的自制力和没有任何外界强制时的自我约束精神。从那之后我懂得，所谓坚持，不过是日复一日地重复做一件小事。跑步也好，做瑜伽也好，其他一切微小的事情也好，莫不如此。这件小事可能没有上淘宝来得轻松愉悦，也没有刷微博来得随意开怀，但是只要日复一日地坚持与重复，并有足够的耐心，从量变到质变并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在别人眼里绝对不可能瘦下来的我，只用了三个月就成功了。

后来考研，我选了一个在别人眼中高不可攀的名校，别人的质疑和当年说"你看她胖得连腰都没有，哪年才能减下肥来"时的语气差不多。再后来，又是每天6点起床，在荒芜的自习室里坐一整天，晚上11点一个人走回宿舍，之后还要在宿舍楼上的通宵自习室里看书。几百个深夜，学校的小路上空无一人。门卫大爷用手电筒帮我照亮一小段路，他说："小姑娘你一个人怎么不怕黑？"我沉默地摇头，只想说我不怕黑不怕冷不怕路远，只怕虚度了韶光、枉费了年华。再后来应了别人的预言，和梦想心痛地擦肩而过，但也够幸运，第二志愿顺利调剂，最终还是得到了一个好结果。

如今再回想那段时光仍旧感激之至，岁月飘忽如寄，那样不计前路的拼命和酣畅淋漓的付出大概只有一次，好似把一生的热血

和热泪都已耗尽。好友写的话至今都留在笔记本里，她说：“我们用人生最好的年华做抵押，去担保一个说出来都会被人嘲笑的梦想。”那个冬天在我心中永远不可磨灭，深夜漆黑，前路漫漫，却觉得未来可期，所有的梦都做得晴朗透亮。那好像也是唯一的一次，我觉得原本灰暗促狭的心被希望照亮充盈，一整个壮阔的世界都等待着我去检阅。

这些年来，看书实习，组织社团活动，慢慢地克服了诸多弱点。参加数学竞赛还拿了小名次，我不再是那个高中时被数学老师坦诚寄语“我该怎么拯救你的数学”、怕数学怕得要死的人。参加比赛，写诗歌去朗诵，终于也能而不改色从容镇定地在几千人而前演讲。看了很多书、写了很多字，一点一点去观察琢磨，让自己在肥皂剧和娱乐新闻之外找到归属，沉闷地积累着精神的厚度。策划晚会排练节目，新年夜灯火辉煌，我坐在台下等谢幕。当身边掌声雷动、笑声起伏时觉得，啊，原来自己也可以做成一件这样的事儿。成长果然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熬出来的。别人手到擒来的东西自己拼了命才得到，但那种成长的富足感是如此惹人回味。

我大学时的一个舍友，来自某国家级贫困县，家住半山腰，那里手机信号都很微弱。母亲早逝，家里姐妹四人，除她之外都早早辍学南下打工，她靠助学贷款交学费，所有的生活费来自零零碎碎的打工收入。以我浅薄的识见，只觉得她是当真经历过生活苦难的人。大学刚开学时，她特别自卑，甚少说话，常常将自己隐没在人群里不发一声，表情里都带着一股胆怯。如今她毕业进入深圳一家知名外企工作，薪水优渥，妆容适宜，身姿优雅，常被人唤作“白富美”。但只有我看得到她这几年来一步一步的蜕变，她是如何拼命打工累到胃痛，在长夜痛哭过后重新为生活打拼，是如何熬夜学习顺利保研，看了一本又一本的书才做到谈吐大方，是如何作为班长获得全班同学交口称赞，又带领我们班成功突围成为校优秀班集体，甚至是如何一点点研究化妆方法才能打造出而试时的完美妆容。其实蜕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走出自己性格的“安全区”，当真需要苦苦挣扎和失败之后步步谨慎的反思、改进。但若有一张大一和研二时的对比照，她必然是从一个看上去有些瑟瑟发抖的小丫头变成了浑身发光的知性姑娘。有时我爱开她玩笑：“哇，晋升‘白富美’什么感觉呀！”她眼里突然带了泪：“这么多年来的不安全感终于落了地，我最开心的是自己终于有力量去守护家人了。”当然，只有我知道，她一路披荆斩棘咬牙忍受，才从那个荒凉的大山里，走到灯火辉煌处一个温馨明媚的家。

我比谁都相信努力奋斗的意义。虽然努力了这么久仍然买不起一件奢侈品，也无法去蓝色海岛上度一个悠然的假期，甚至可以预见到自己未来挤公交车上下班的焦躁和依旧淹没在柴米油盐中的平凡一生，但，还是“努力奋斗”这四个再简单不过的字，让我的视线跨越那个小县城，抵达一个更广袤的世界。甚至，它成全了我所有卑微的梦想，不管是小学时的“考上大学”，高中时的“成为瘦子”，还是大学时的“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研究生时的“万水千山走遍”如今也已经在路上了。我也相信，它将成全更多卑微的梦想，带我去自己梦寐以求的世界。

好似所有的波澜壮阔都会化为细波，所有的锣鼓欢鸣都会归于岑寂一般，热血沸腾的青春带着它浩浩荡荡的气势一路走远了，只留下庸常生活里难以消解的冗繁、干枯、琐碎、燥热。但我仍然想找回青春里那汩汩流动的热血，去向残酷世界讨个说法，去和曲折命运勇敢单挑。

因为我比谁都相信努力奋斗的意义。

按照二十几年来“命运它从来不会给我最想要的东西”这一惯例，我可能最终还是会失意败北，失望而归。但好歹给孙子讲故事的时候我能吼一嗓子：“你奶奶当年虽然是个傻帽，但一丁点儿青春都没浪费啊！”

（唐　霜摘自豆瓣社区，戴晓明图）

找人谈心

◉肯　迁

《读书》有文谈钱穆，说他认为读古代诗人的作品如不读其全集，特别是像读杜甫、读苏轼，如不按照年谱一首首去读，而只读选本，又爱看选家批语，这样最多领略些作诗的技巧，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钱穆还说：“跑进一个大会场，尽多人，但一个都不认识，这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找一两个人谈谈心。”读书确是有门径的，钱穆教我们“找一两个人谈谈心”，就是在给我们指点门径呢。

（尘中塑摘自《今晚报》2014年3月16日）

突然成为百万富翁

◉莉亚·格莱恩格尔 ◎刘 黎译

这个名叫苏德托的小村庄坐落在西班牙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在地图上它只是一个微小的点。这里生活着约240名居民。天然石材砌成的房子和圈棚陈列在道路两旁，村子中杂草丛生，没有一丝一毫富裕的迹象。可以想象，此时的西班牙还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

然而，如果你透过窗户朝房子里面望去，一定会大吃一惊：巨大的平板电视，尊贵的大理石厨房，如同正摆在商场里售卖一般，簇新发亮。在当地唯一的酒吧“卡纳墨脱”中，常常能看到五六个居民，在一日的田间劳作之后喝着小瓶的星牌啤酒（这是西班牙人最钟爱的啤酒品牌），谈天说地，气氛热烈欢畅。引人注目的是，为了支付价格为1欧元的啤酒，这些农民动辄掏出50欧元面额的现钞。

2011年12月22日9时57分，苏德托全体村民赢得了世界上最大彩票之一的西班牙“圣诞彩票”（已有200年历史，几乎每年都有10亿欧元奖项，头奖被称为“大胖子”）。当中奖号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苏德托的居民们从房子中纷纷而出，跑到村子的广场上，怀着难以置信的喜悦互相拥抱。“我买了4张参与票，你有几张？”“我有7张！”“我有12张！”当村民们知道苏德托几乎每个人都中了奖之后，不禁热泪盈眶，纷纷打开香槟庆祝。

西班牙圣诞彩票开奖的过程非常复杂。开奖那天，很多西班牙人整个早上不干别的，只看开奖。尽管大部分奖项只有几千欧元，2011年的中奖号码58268却值7.2亿欧元。

因为单独买下整组号码太过昂贵，大部分居民会选择合作购买彩票。当地组织“家庭主妇协会”买下完整彩票，然后以“参与票”的形式分发给所有参与者，每张6欧元，一共1200张。家庭主妇协会售出的参与票总中奖金额为1.2亿欧元，因此每张参与票价值10万欧元。

至于谁得了多少钱，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除了一家，苏德托每家都至少买了一张参与票，买了多张的人，一跃成为百万富翁。新闻媒体闻风前来，动作更快的是金融家；商人们开始向他们兜售跑车、钻戒和旅游项目。以前很久才需要清理一次的垃圾桶，如今塞满了各种广告。全世界都在好奇地观望，这个一夜暴富的村庄会发生什么？

“噢，我们的生活更好了。”赫尔米尼亚·嘉彦说。她家买了4张参与票，赢得了40万欧元。这个78岁的老奶奶坐在她长长的餐桌边，穿着小花围裙，为一家三代做着晚餐。烤箱里烤着一只鸡，木材在壁炉里噼啪作响。

嘉彦是这里的第一批居民之一。苏德托是一个年轻的村庄，建于1950年。这里是法西斯主义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西班牙农村地区规划建成的200多个乡村之一，用来开垦以往很少利用的农田。嘉彦和她已逝的丈夫分得了一所房子、一个圈棚、几块田和一些家畜。这里最初只住着4户人家，如今已经有了65户。

“我们有14头牛。”嘉彦指向她用石块铺设的宽大院子，骄傲地说。她54岁的儿子约瑟是村里的屠户。母子俩愉快地谈论着他们听到中奖消息时的情景。



赫尔米尼亚·嘉彦（右一）一家，大奖让每个人都笑容满面


大奖从天而降之前，苏德托是个高负债的村庄

"几小时后大家又恢复了平静。"约瑟·嘉彦说，"人们并没有失控地将所有钱挥霍干净。"

事实上，中奖后最初的几个月，村里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到了第二年4月，街道上停满了载重汽车，每家几乎都有建筑公司在进行修葺工作，如今所有房子都焕然一新。不过改变也仅止于此，没有一个人停止在农田和果园中的劳作。"看到田地丰腴，果树生长，我很高兴，"赫尔米尼亚·嘉彦一边在一个大大的玻璃碗中搅拌油和生鸡蛋，一边说，"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

也许因为苏德托是一个按规划建设的乡村，这里的人们有着强烈的团结和睦感。自开奖之后，来串门的不仅有邻里朋友，还有记者。所有记者都提出同样的问题："您为什么不拿着这笔钱然后搬走呢？"赫尔米尼亚·嘉彦觉得这问题很奇怪。"我该去哪里呢？"她耸耸肩问，"我和所有村民一起赢了大奖。"

但也不是所有的村民。科斯提斯·米特索塔基斯的家坐落在一座小山上，距离苏德托有两分钟的车程。就是这段距离，让他与大奖失之交臂。这位希腊纪录片制片人8年前因为一段毫无结果的爱情来到这里。他说，家庭妇女协会从来不会来他家，因为他的住处太偏了。

"几天后，我终于意识到，我是村里唯一一个一无所获的人。"他带着温和的笑容说。尽管如此，他也从其他村民的幸运中获益不少。12月22日早上，他来到集市，手上拿着摄像机，和人们一起庆祝。村子里的人获奖后，他开始拍摄一部关于苏德托的纪录片。最初他想记录村庄在获奖后的改变，但很快，他就将纪录片的主题变为"为何这些突获自由的村民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仍然脚踏实地地工作"。

54岁的罗莎·瑟瑞娜担任苏德托村的村长14年了，因此对村庄的短暂历史比大部分人都更加熟知。"我们赢得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如今它价值连城。"

我们来到村庄的游客中心。瑟瑞娜站在满是小山和田地的苏德托立体缩小模型前。"我们正准备采用新的方法，"她指向几乎贯穿整个村庄的水渠模型，"促进老灌溉设备的现代化。"她指向村庄模型的另一部分，我们看到水滴有规律地注入田地。

几乎村里的每个人都向这套新设备投了钱。获奖之前，很多人都欠银行几十万欧元。如果一个地方以牲畜和耕种为经济基础，那么一切都得依赖土地，而这有时候太难控制。

"我们买彩票的时候，正值干旱。"瑟瑞娜说，"酒吧里村民的日常谈话令人难过，总有人在问：'我该怎么还钱？'"除了谈论灌溉系统的贷款和持续的干旱，村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经济危机，比如四分之一的西班牙人失业，比如为了在附近的城市韦斯卡找到工作，苏德托的很多年轻人离开了家乡。

"突然，一切关于钱的担忧都烟消云散。"瑟瑞娜说。没有人拿了钱就离开村庄，与此相反，甚至有3个年轻人回到村庄，买地建房。突获自由的村民们决定，不惜一切，只为在一个几乎荒凉的村庄留下来。瑟瑞娜认为，这个决定并不奇怪。"夜不闭户是这里的传统，"她说，"人们穿着拖鞋去面包店。今天早上我的女邻居打电话邀请我去喝咖啡，我穿着睡衣就去了。这些小事就是我们倾心于此的原因。"

自那时起，这些幸运的村民总被问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好运偏偏落在苏德托？"他们往往不急于回答，只是微微一笑，耸耸肩。这里的人们不喜欢为幸运和不幸赋予太多意义。对靠天吃饭的农民而言，这种态度非常典型。

瑟瑞娜是少数乐意给这种幸运一个解释的人："这是对每个留在这里的人的奖励。"

（木　槿摘自《海外文摘》2014年第3期）

朋友来了有好酒

◉二 毛

郁达夫游历很广，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安徽、福建、上海都长居过，还到过山东的青岛、济南等地，抗战后到新加坡，最后迁居苏门答腊，可谓尝尽天下美食。

他交友也同样广泛，朋友很多，而朋友们在一起又往往少不了吃吃喝喝。比如与柳亚子、鲁迅、沈从文等，互相之间的饭局记载充满了各自的日记。

郁达夫与鲁迅的交往是美食与美酒的精彩碰撞，从1923年相识到1936年鲁迅逝世这13年中，两兄弟你来我往，喝了多少酒，吃了多少菜，又在酒桌上喝醉呕吐了多少回恐怕很难说清，“达夫招饮”的记述也每每见于鲁迅日记中。

郁达夫日记中对此亦有细致的记录：“午后打了四圈牌，想睡睡不着，就找鲁迅聊天，他送我一瓶绍酒，金黄色，有八九年光景。改天找一个好日子，弄几盘好菜来喝。”


鲁迅

这种默契舒适的交往，欢乐而温暖，在当代文人中很少见了，很让人向往。郁达夫记录的这种互赠美酒的细节，让我很感动，也勾我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一帮诗人朋友经常喝酒聊天的往事。

那个时候没有多少钱，买不起瓶装酒，常常喝散酒，几毛钱一斤，瓶装酒要两三元钱一瓶。有一年冬天，有个开大货车的哥们儿穿着一件军大衣来找我，兴奋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两瓶泸州二曲，说：“二哥，今天咱们喝好酒！”

我顿时眼睛一亮，马上抓起来，放到办公桌下的柜子里，说：“这么好的酒，今天喝太浪费了，我们过年再喝。”当时我做老师，一个月只有50多元的工资，他开货车能挣到上千元，便经常搞些好酒来。

另外一次是和诗人李亚伟，他也穿一件军大衣来找我喝酒（那时时兴穿军大衣），拿一瓶泸州二曲，两人喝了之后，还觉得不过瘾，李亚伟借着酒劲儿就说：“二曲算个屁，等老子稿费来了要喝泸州特曲！”当时是1986年，我们这些“地下诗人”已经开始逐渐得到官方刊物的认可，陆续发表诗歌，有稿费拿了，喝酒也更豪气了一点。

郁达夫和鲁迅的交往充满了浓浓的酒气，但我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醉意已超越了酒本身，这种醉更有一种朋友的情谊在里面。


郁达夫

鲁迅有一首著名的诗《自嘲》，就是在郁达夫做东的饭局上作成的。1932年4月5日在聚丰园，郁达夫请鲁迅夫妇、柳亚子夫妇边喝边聊。鲁迅晚年得子，对许广平很疼爱，生完孩子的两年中，鲁迅花费了很大心血照顾他们母子。郁达夫饭桌上就打趣说，你这些年辛苦了吧。鲁迅有些腼腆，当场回答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主要指对自己的儿子和老婆，而小时候我们接受革命教育，说鲁迅这是“为人民”，人为拔高了。这首诗中还有两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如果当时看到，肯定会觉得鲁迅格调不高，不是“人民卫士”了。

与郁达夫喝酒吃肉时的鲁迅是更本色、更接地气的，也是更可爱的文人。

酒肉与诗歌恐怕很难分开，鲁迅在饭局上作诗这样的事，我们那个时候也干过不少。

每次喝完酒之后，我们常常



骆驼粪与战斗机

◉黄　鹤

二战时，鲁尼在英国空军部队当后勤兵，负责给战斗机做保养。部队规定，战机的皮革座椅要用骆驼粪来保养。这让鲁尼苦恼不已，因为骆驼粪的臭味实在难闻，可他又不能违反规定。

半年后的一天，由于骆驼粪短缺，鲁尼暂时闲了下来。望着那些不能保养的战机，鲁尼问战友：“既然迟迟等不到骆驼粪，为何不用其他东西代替？”战友笑着说：“就属你脑瓜好使？既然部队规定必须用骆驼粪，就说明它有特殊的功效。”鲁尼本想继续追问，可听着战友们的嘲讽，他就没再吱声。

不久后，参加过一战的父亲来部队探望，看见鲁尼正忙着用骆驼粪擦拭座椅，便疑惑地问：“你们怎么还在用骆驼粪养护皮革？”鲁尼理直气壮地答：“我们一直如此，这是规定。”父亲想了想，笑着说：“当年我们在沙漠地区作战，有大量的物资需要骆驼运输，可驾驭骆驼的皮具是用牛皮做的，骆驼闻到那味道，就会赖着不走。于是，有人想到用骆驼粪来擦皮具，这样就能盖住牛皮的气味，果然骆驼就听话了。哪料30年过去，你们却将



这方法沿用到保养飞机上，这太可笑了！”

听完这话，鲁尼将信将疑，随即去翻阅了史料，结果正如父亲所言。

（作业本摘自《领导文萃》2014年三月下）



雅贿

◉李小磊

清朝官员到北京行贿，讲明想进某大官多少两银子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件很雅致的礼物登门拜访，完璧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

（茄子摘自《国家历史》2014年第1期）

朗诵自己作的新诗，有时候还闹出笑话。记得一次诗人马松兴奋地站到桌子上朗诵自己的新作，酒喝得太多，刚朗诵了两句就记不得了，伸手摸口袋里的诗稿，哪知道一下子摸出一张收据，又摸出一张粮票，马松醉眼迷离，还拿着粮票认真地看诗句在哪里，引得大家大笑不已。

2007年的一天，诗人张枣从德国回到中国，喝了酒以后，用俄文朗诵莱蒙托夫的代表作《帆》，还朗诵普希金的诗歌，非常深情投入。那时的我们非常快活。

有一个巧合是，鲁迅和郁达夫都患有肺结核，我想这可能与他们忧郁、爱生气有关。

但郁达夫与鲁迅相比，性格上更加开朗些，他的夫人王映霞做菜也更好，更懂得如何照顾他，常常熬鸡汤、炖甲鱼，用黄芪炖老鸭给郁达夫补身体。黄芪是补气的，与老鸭同炖，可以治痨热、骨蒸、咳嗽、水肿。

除了鲁迅和郭沫若，郁达夫还常与他的兄弟们，如楼适夷、王鲁彦等喝酒。一次大醉，郁达夫被巡捕带回了看守所，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牢里，吓了一跳，以为自己搞左翼文化运动被揭发，慌忙做好受审的准备。巡捕过来，斥责他深夜醉酒，触犯了治安条例，把他当作一般的酒鬼，这才让他松了一口气。

抗日战争期间，郁达夫先是去了新加坡，后来被迫到苏门答腊，改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坊，给日本人送酒，当翻译掩饰身份，从事营救华侨和文化名人的地下活动。因为环境危险，他怕误事，居然戒了酒。

1945年9月，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尸骨至今都没有找到。消息传到国内，胡适评价他的一生说：“郁达夫生于醇酒美人，死于爱国烈士，可谓终成正果。”

（王　欢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出品）《民国吃家》一书，刘春杰图）



现代艺术展

◉〔俄罗斯〕维克多·科克留什金　◎李冬梅　译

如果您不相信我，您可以自己去问问别佳。这个家伙有一次竟然把那些该运到垃圾场去的垃圾运到展览会上参展去了。

当时，一个废弃的工厂里要举行一个什么现代艺术展，展出的都是些破椅子、旧设备什么的。而别佳呢，干脆送去了一堆垃圾。把这堆破烂送到垃圾场去要远多了，所以别佳就直接把它卸到展览会上了。

"你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有个男人看到后跑过来大喊。

"那这些都是什么？"别佳指着周围其他东西问。

"都是展品呗！"那个男人说。

"那我这些也是展品！"别佳回答得理直气壮。

别佳那天蓬头散发，一副醉醺醺的样子，俨然一个艺术家。

"那你的这些艺术品叫什么？"那个男人又问。

"智者的呐喊。"别佳略加思索后回答。

"您贵姓？"那个男人一听，客气多了。

"瑟罗夫·戈兰斯基。"别佳觉得机会来了，虚张声势地说。

"欢迎您明天参加展览会的开幕式，瑟罗夫·戈兰斯基先生。"那个男人的态度更加谦恭了。

第二天别佳来到展会上的时候，看见自己的那堆垃圾还堆在原来的地方，而且旁边还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智者的呐喊"。展厅里参观的人熙熙攘攘。人们停在别佳这堆展品前，仰起下巴，眯着眼睛，紧抿着双唇，频频点头。

别佳潇洒地站在自己的那堆破烂旁，接受着各种媒体的采访。

"在您的生活中，艺术创作占有怎样的地位？"一个记者问道。

"艺术创作是我的一切。"别佳回答得干脆利落。

一家电视台的摄像机也推了过来，灯光刺眼。

"您能对我们的电视观众说点什么吗？"一个记者把麦克风送到别佳的鼻子底下问。

"我想说，艺术创作不能脱离源泉，也就是人民！"别佳侃侃而谈。

有一个眉目不清的阿姨拿着录音笔也挤了过来。

"请问，您对当今社会性观念的变化有何看法？"阿姨问。

"无可厚非。"别佳的回答从容镇定。

当天晚上别佳就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酒会。酒会上，别佳开怀畅饮，左拥右抱，出尽了风头。总之，别佳那张穿着破衬衫、带着黑眼圈的照片出现在了各大报纸和电视台有关这次展览







你说你是个什么人

◉王国华

朋友韩冬问我，你说现在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

我说，满大街走的都是活人。

他说，别玩深沉。

我说，所谓略见一斑者，即从水珠里看太阳。小事便可看出来一个人的本质。

韩冬笑了，说正好有两个故事可以佐证。

他就讲给我听。

其一：在文化广场，一个人手里拎着手提袋，袋里装着几颗吃剩的果核。袋子掉在地上。那天风大，吹得袋子沿着马路牙子跑，那个人追呀追，绕了两道弯，终于把袋子擒在手中。正要扔进垃圾箱时，见到不远处有一团废纸也跟着风在跑，他又追上去，又绕了两道弯，头上冒了汗，才追上。这样，他就把两件脏物都处理掉了。

我给他分析：爱护公共环境，不仅仅从自己做起。可贵的是他还能把不是自己丢的垃圾捡起来。

其二：在车棚里，一个人骂骂咧咧地扶起一辆倒在门口的自行车——哪个王八蛋给碰倒的？！他从兜里掏出手帕把车座、车轮上的灰尘轻轻擦掉，正了正被摔歪的车把。他又拿出钥匙来开车子，却没打开。车锁也摔坏了吗？他疑惑地抬起头扫视了一圈——啊！他脸上露出茅塞顿开的笑容，直起身奔向不远处那辆和自己身边这辆一模一样的自行车，把钥匙插进去，一扭，开了。他推着自己的车子走出来。经过门口时，他一脚把刚才扶起的那辆自行车踹倒，嘴里说，可惜了我的手帕。

我给他分析：虽然顺手做了件好事，却还要把它破坏掉，真是不可救药。

韩冬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答，前者虽不一定是好人，后者虽不一定是坏人，但他们两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韩冬问，本质？

我答，是的。

韩冬神色黯淡了下来，唉，两件事都是我做的。

这回轮到我愕然了。

（杏　眼摘自吉林大学出版社《五毛钱吵半天》一书）

的新闻报道中。就在我们还在这儿老老实实地干活的时候，人家别佳都成了名人了！

两天后，别佳开着车来了。我们还在垃圾运输车上蹲着呢，这个家伙已经开上吉普了！他还声称他马上就要带着那堆垃圾去柏林参加双年展了。

我们问他车是从哪儿来的，他回答说是赞助人的赞助。“赞助车”上还有三个年轻的女孩子。这时，那三个女孩儿嬉笑着喊道：

“戈兰斯基，快回来吧，我们想你啦！”

别佳的出现引起了轰动。这个家伙从前身无分文，而现在身边香车美女！

第二天，我们这帮人也把垃圾拉到展览会上去了！

萨沙拉去的是旧家具，有散架的五斗橱、掉漆的书柜和断腿的破沙发。萨沙给他的展品起了个名字：“过去的辉煌”。根卡送去的是两张残破不堪的油画，也起了个名字：“火星来信”。尤拉走的是政治路线，运去的是一组废弃的暖气片、一段蜡烛和一盒火柴，并取名为“冬季部长会议”。总之，这次送去的展品实在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的展品使那些神经脆弱的艺术家们大为恐慌，可他们又有什么实力敢跟我们这些清扫垃圾的作对呢！展览大厅都快被我们的展品撑爆了，而且还有展品正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运来！大家都很着急，谁会错过这种发财的好机会呢？结果，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混乱，连市长也戴上鸭舌帽前来参观考察了。可哪个专家能弄清楚哪些是垃圾、哪些是造型艺术、哪些是破烂、哪些是抽象组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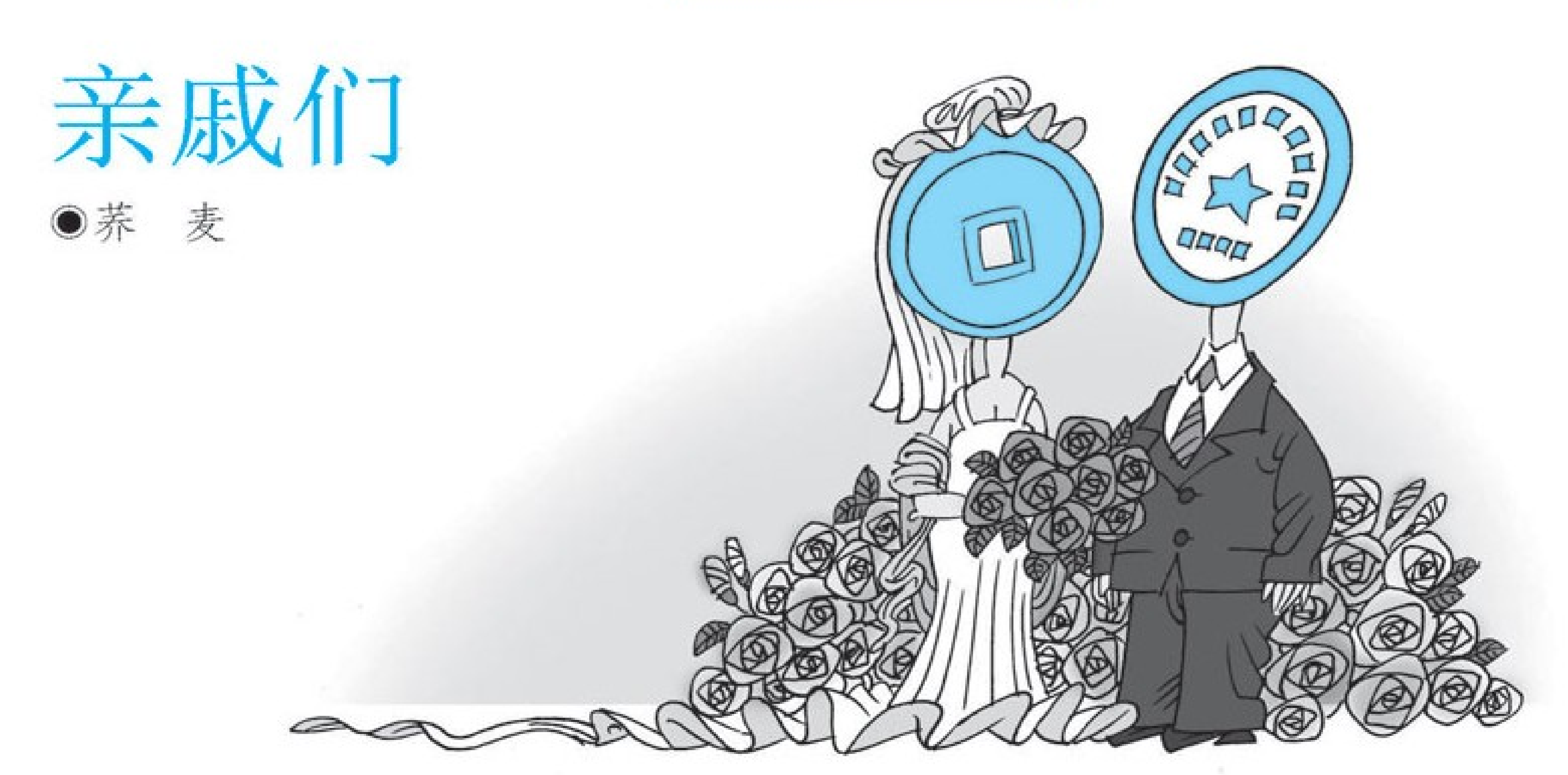
最后，展览会只好关门大吉。展厅的大门上还贴出了一则告示：“此处禁止堆放垃圾，违者罚款1000卢布。”

（王　丽摘自漓江出版社《2011中国年度幽默作品（翻译篇）》一书，邝　飚图）



亲戚们

◉荞 麦



我爸这边的亲戚们信奉权力，我妈那边的亲戚们热爱金钱。一种完美的合力。要逃脱的话，需要像我一样，拥有一种近乎终极的冷漠。

他们各自分属两个庞大的家族，分别有5个和8个兄弟姐妹。我妈的亲生母亲因为每年生一个的巨大的身心消耗，不到40岁时就去世了。而且她随手把我妈，她最小的女儿，扔进了一个干草堆。我猜别说母爱，连厌烦都不存在了，只剩一种对待多余东西的心情。因此我妈几乎余生都在向黑暗处询问："为什么就多我一个？为什么偏偏要扔掉我？"

没有答案，就像是个玩笑。

先说我爸这边。这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家族，所有人都对"更高处"有着一种自觉的向往，最终形成了一种氛围：每年春节聚会的高潮就是小孩子们比期末考试的成绩，后来变成了比工作、比婚姻，再比下一代……简直是没有终点的竞赛。

伯父早就跟权力结缘，也奠定了某种价值导向。他是长子，当兵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希望，而他不负众望，退伍之后顺利进了政府部门，最终以副局长的身份退休。大概是"长子综合征"，他对每个人都很照顾，视之为义务，又无法消化那些超过界限的部分。这带来一种奇特的权威：在饭桌上不管他讲什么笑话，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哄堂大笑，简直成了条件反射。

作为排行第二的孩子，从任何家庭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爸都是被忽视的那个，为此他终生都在谋求大家庭的认同感。就像是鲑鱼，一直希望能够逆流而上，回到家族体系中。但自从入赘我妈家之后，离家族就越来越远。他曾经寄希望于下一代，可惜我和我弟却成为家族中背离得最远的：我至今没有结婚生子（这令他们伤心欲绝），而弟弟则沉迷于创业（"竟然连份正式工作都没有！"）。

总要有人守着祖宅，这便是我三叔的角色。虽然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牌，但他的儿子，即我的堂弟，颇有要担起整个家族复兴重任的倾向，在私企和银行之间，他当然选了银行。之后他娶了大客户的女儿。亲戚们暗自在想他哪天是不是能当上行长什么的。似乎为了落实这种猜测，他的体重已经是以前的两倍。没人会相信他当年曾英俊风流，号称"辣手摧花"。现在看上去，他仅仅是一个每天都在陪领导、客户喝酒喝到浮肿的人。

姑姑当初嫁给姑父时并不被看好，但两个人早早开始经商，很快成了最富裕的一家。即使这样，他们最向往的依然是体制内的安稳，希望得到权力的庇佑。姑姑的女儿，即我的表妹，是一名令人震惊的学霸，在重点理工大学也依然立于不败之地。硕士念完，即被家里召了回去……一切都安排好了：工作、房子、车子。当然是进了国企，并且立刻订了婚。好像她的人生就是跑出来念个书再回去。我姑父很满意："我女婿的工作特别好，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陪领导打打高尔夫。"他们俩都还不到25岁，却早早赋闲了，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繁衍，延续这种幸福。我一直以为父母那代人的辛

苦和牺牲，会换来我们这一代某种崭新的自由，但困在一种看似没有挫折的生活里真是太容易了。

这个家族最受宠的小儿子，我的小叔叔，总是笑眯眯的。为了女儿的教育问题他最终放弃了原本应该在研究院里度过的人生，近40岁时果断举家移民加拿大。日子想来应该很艰难：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段时间听说他成了灯光师。女儿如愿以偿考入常青藤盟校，跟姓氏稀少的德国男生谈恋爱。脸是中国芭比，身材是美式大妞。或许她是唯一真正突围的那个人，以父辈自觉的牺牲为代价。

这是一个从不吵架也从不产生任何纠纷的家族，彼此彬彬有礼，但也看不出有什么深厚的感情。有一年春节他们喝得酩酊大醉，讲起小时候小叔叔掉到河里被兄弟姐妹集体营救的故事，又笑又哭，唱歌到大半夜。那使我想到亲情和青春这类的东西。但后来那个故事被一再重复，逐渐失去了魅力。他们再也没有那样快乐地酩酊大醉过。

因为被遗弃，虽然知道了亲生父母是谁，但我妈只跟住得较近的3个姐姐来往比较多。3个姨妈家里都有一对儿女，都以经商为主，衡量世事乃至道德的唯一标准就是金钱。

大姨妈比我妈要大20岁，近乎我妈的母亲。她是个和蔼的女人，却嫁给了一个自私的男人。姨父总是第一时间把菜放到自己面前。有一次她的筷子刚刚伸向一条鱼，姨父幽幽地说了一句："那是我留给自己晚上吃的。"他曾任厂长，一对儿女继承了他在追逐金钱方面的天赋，擅长冒险。大表哥尤其传奇，几经起伏，50岁时跟第二任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一生在贫困和暴富之间来回，从没有中间地带。一度潦倒，却很快又住别墅开宝马，但带我们到办公室参观，沙发却是破的。没人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只有钱来来去去的踪迹。

挣钱和省钱，尤其是后者，是二姨妈一辈子的乐趣所在。她开小卖部，还卖菜，养成了锱铢必较的个性。在我家吃饭时，她震惊地问我妈："为什么要买鸡翅？为什么不买鸡胸？便宜而且肉多啊。"对金钱的热爱和敬畏绵延至下一代：儿子为了等老丈人分房，一家三口在几十平方米的旧房里挤了很多年。终于，老丈人分到了房子，但又找了个新妻子，房子自然给新妻子了。这份等待良久却最终绝望的痛苦，我光是想想，就觉得人生真是很虚无。

小姨妈是个医生，是个自学成才、从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医生。她对我们很好，经常带着药箱大老远来给我们看病。我想亲戚间的爱不过如此，如果你能真的感受到，那就是很爱很爱了。表姐当年被我伯父介绍到市里一家工厂工作，老板和老板娘都待她挺好。不久那老板却离婚娶了她。我伯父对那老板娘一直感到愧疚，但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表姐跟着丈夫、带着弟弟一起做生意，日子过得很不错，讲话的声音还是像以前一样，又响又脆。

最终，有一年我们表兄妹们坐在一张大桌上吃饭，却无法顺利地叫出对方的名字。

每到春节，亲戚们就像害虫一样围拢过来，他们认真地审视你，却不触及更复杂的部分。没人关心你的理想，你快不快乐，你对未来的期待。亲戚的字典里没有"人生"这个完整的词，只有几个分裂的组成部分：挣多少钱、爱人是做什么的、房子多大、什么时候生小孩。这一切都构成了扭曲的标准，而这正是亲戚们令人烦躁的原因：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却无法被亲人完整而公平地看待。

我是同龄人里为数不多有一个弟弟的人，这曾在我成长期间无数次地困扰我，有时我甚至会感到羞耻，总是想跟别人解释我弟弟并非"超生"的产物，还得解释我父母并非因为重男轻女才生下了他。同时又觉得父母的爱被分割了，经济上压力更大，自己也有了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羁绊。

然而过了30岁之后，我却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一个跟自己血缘如此亲密的人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他缓冲我跟父母的矛盾，与我一起分担父母年迈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他令我不再觉得那么孤独，仿佛一颗流星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了一个坐标。

在这种感受的基础上我才第一次认真去想亲戚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不管我多么厌烦他们的价值观，拒绝被他们评价和谈论，互相无法理解，但他们依然是这个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一些人，是见过我出生时候样子的人，是有固定称呼的人，是在某些仪式上必然会到场的人。

是众生在你周围一种亲切而温柔的呈现。

（雨　涛摘自电子刊《ONE·一个》，喻　梁图）



唐僧为什么可以领导孙悟空

◉雷 军

小时候读《西游记》时总有一个疑问——唐僧那么无能，为什么孙悟空非要跟着他去取经呢？如果孙悟空自己去取经，麻烦不就少多了吗？后来长大了，工作了，先被人领导，之后又领导别人，经历了这些总算明白，唐僧领导孙悟空是有道理的，否则，取经这项伟大的事业就不可能成功。

那么，唐僧究竟有什么东西是孙悟空没有的呢？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唐僧是一个领导者，而孙悟空只是一个打工者呢？

第一个唐僧有，而孙悟空没有的东西是“崇高的信念”。唐僧在自己崇高的信念面前，丢掉性命都不会眨眼，而孙悟空就不会。孙悟空能力很强，但是他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多次打退堂鼓。没有信念的人，就不能给别人信心，不能给别人动力，遇到困难就容易退缩，领导者都胆怯了，退缩了，团队就会散掉；而信念不够崇高也不行，自私自利、小富即安的心理，会让别人离你而去。我们对比一下《水浒传》里的宋江，一个没有崇高信念的人，最后被招安了，他的最高理想就是这样，所以他葬送了梁山泊的团队。



现在有些企业家总是抱怨员工忠诚度不足，刚刚学会点业务就跳槽了，刚刚结交几个客户就自己去开公司了。这当然有社会的因素，有员工本身的原因，但企业家也要自我检讨：自己是否有崇高的信念？一种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为老板创造更多的利润，并留下最多的钱给他的子女；而另一种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家更在去世之后把多数个人财产捐给社会。请问哪一种企业更配拥有忠诚的员工？

第二个唐僧有，而孙悟空没有的东西是“无能”。唐僧那么无能，于是他就会欣赏有本事的人，能够包容能人们的缺点，这样才能找到三个有本事的徒弟来保护自己。如果唐僧神通广大，孙悟空就不会愿意跟着他。相反，恰恰是因为唐僧无能，孙悟空就有了用武之地，他可以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

当年司马懿抓住蜀国的小兵，问他诸葛亮每天都干些什么，小兵想这个不算情报吧，就说丞相凡是责罚20杖以上的军法事宜，都要亲自监督。司马懿就知道了诸葛亮肯定会被累死——太能干的领导，敌人没来，自己就先累死了。而唐僧这块无能的“长生肉”，却一直很安全。

中国的很多企业都有一个非常能干的老板，同时带着一群“饭桶员工”。开始创业的时候，为了生存，这可能是必需的，但一旦生存问题解决了，企业家就要考虑给员工搭建让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平台，同时去寻找那些弥补自己不足的员工；而不是事必躬亲，甚至在一些专业问题上不懂装懂，导致一方面自己筋疲力尽，忙于应付，自然没有发展的余力；另一方面，员工也被矮化成“手脚”，企业就陷入了发展瓶颈。



阿斗刘禅

◉张　鸣

蜀国有一对宝，诸葛亮和阿斗，诸葛亮代表聪明，阿斗代表愚蠢。天杀的罗贯中，写小说为了捧诸葛亮，不惜将其主子贬成呆子。这桩冤案延续了600多年，现在也没有平反的意思。

阿斗不过是刘禅的小名，而刘禅其实不傻，也不是没心肝。他只是才具平平，心气也平平。他老子让他听诸葛亮的话，他照办了，诸葛亮死后，按照诸葛亮的吩咐，该谁接班，就谁接班，按既定方针办，一点都不走样。作为一个守成之主，做到这个份上，你还要他怎么样呢？

他之所以名声不好，被小说家趁机漫画涂抹，原因在于一个胸无大志的接班君主，偏偏落在一帮胸有太大志的人堆里了。以小小西蜀之力，居然有那么多人想东伐中原，一统天下。诸葛亮六出祁山，他答应；姜维九伐中原，他也答应。后蜀国主，变成了刘答应。六出、九伐，折腾完了家底，剩下的事，就只好宣布破产了。只是破产的布告，是别人替他贴出来的。

被掳到别人家地盘上的阿斗，被招待得还不错，有酒有肉有音乐。人家问他想不想蜀国，他说："此间乐，不思蜀。"这话，成了他傻、没心肝的铁证。其实，当时的他该说什么呢？说思蜀，那意思还不是想复国？凭司马昭之心，还不剁了他？乐不思蜀，才真的不傻。真傻的，是被小说蒙了的芸芸看客。

（蓝　色摘自作者的微信）

有些老板会说，不这样不成啊，我不放心啊，如果公司依赖于一个孙悟空，万一他使坏，那我怎么办？呵呵，紧箍咒呢？要建立制度约束——千万别忘了这一点。

第三个唐僧有，而孙悟空没有的东西是"仁德"。唐僧对妖怪都会心生仁德，都会怜悯他们的性命，自然不会恶意算计自己的下属，克扣他们的工资，欺骗他们加班，对他们进行洗脑教育，利用他们承担法律责任，规避自身风险等。唐僧虽然利用三个徒弟来保护自己，但绝对没有恶意剥削他们的意思，而是带领他们一同努力，共同成长，一起成功。最后，唐僧的三个徒弟都有了自己的成就，唐僧没有像赵匡胤那样"杯酒释兵权"，或者"狡兔死，走狗烹"。与之相对比，孙悟空的这种意识就差远了，他后来成了"斗战胜佛"，而花果山的猴子们还只是一群猴子。

第四个唐僧有，而孙悟空没有的东西是"人际关系"。唐僧的前生就是佛祖的弟子，孙悟空是天生地造的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网络的石猴子，虽然也拜了一个师父，但是和师兄弟关系都不好，还曾被师父赶走过；和牛魔王拜把子，后来又闹翻了；和东海龙王是邻居，却抢了人家的东西；和二郎神等一些天官天将是同事，可是不给人家面子，后来还大闹天宫踢了很多人的屁股。总之，孙悟空的人际关系不太好。

而唐僧就不同。他见到神仙就磕头，没有任何仇家。他不仅是佛祖的弟子，还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拜把子兄弟，人神两界的高层关系他都有了。人际关系不仅仅是好，还都是通天的关系，这样的人做老板，就会顺风顺水。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这个地球如果没有了人，一切财富、一切物质都没有任何意义。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本质的资源，是所有财富的创造者。一个老板要懂得对外创造人际关系资源，对内创造优质人才资源。

唐僧比孙悟空多了什么东西呢？那就是有崇高的信念，虽"无能"但是懂得用人，有仁德之心，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唐僧可以做领导，来领导孙悟空。而孙悟空虽然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但他自己做不成伟大的事业，他必须依靠一个唐僧一样的领导。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僧才是英雄，至少应该是我们企业家崇拜的英雄。

（文　洁摘自《IT时代周刊》2014年第6期，勾　犇图）

倒挂的油画

◉金建云

我家的餐馆开在美院边上，美院的师生常常来餐馆吃饭。我的父亲是个很优秀的厨师，他不懂艺术，但是一直很尊重这些搞艺术的人。

父亲眼中似乎只有两类画家：一类是成功的，另一类是怀才不遇的。成功的画家常常请客，在餐馆里提前存上一笔钱，吃完饭就拂袖离去；怀才不遇的画家都喜欢赊账，偶尔还掉账单的一部分，然后继续赊账。

陈是个怀才不遇的画家。有一天，陈吃完饭后，找父亲借钱。他说自己的母亲病危，他非常想去见她最后一面。父亲想都没想就帮他出了机票钱，嘱咐他立刻打的去机场，千万不要留下终身遗憾。

一个月之后，陈重回餐馆吃饭。他对父亲千恩万谢，一定要送他一幅画。父亲指着餐馆墙壁上挂满的画说："你看，很多有困难的学生都以画抵账，我这里最不缺的就是画了。过去的事情你不要放在心上，尽管来吃饭就是……"



陈恳切地说："这幅画不是为了抵账，而是为了报恩。我陪伴在母亲身边看着她咽气的时候，最感谢的人就是你。你让我没有留下终身遗憾，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就画了这幅油画。您务必要收下，否则我……"

父亲终究不忍拂了陈的好意，便把这幅画带回了家里。这是一幅抽象派的油画，几团大大的色块，深浅不一，形状莫名。由于客厅、卧室墙壁上都有了装饰品，所以父亲把这幅画挂在了厕所里。于是，我们家人如厕的时候都可以欣赏这幅画了。

厕所靠东，朝阳温暖的光线常常落在这幅画上，色块隐隐浮动，凸凹有致。我们越看越觉得奇妙，不知不觉脑中就会出现很多美丽的联想。母亲说她每次注视这幅画的时候都会想到她的家乡，想到漫天彩霞和她少女时候的梦；父亲说他会联想到自己的父亲，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无法送终，那种挥之不去的哀愁也浓缩在浮动的色块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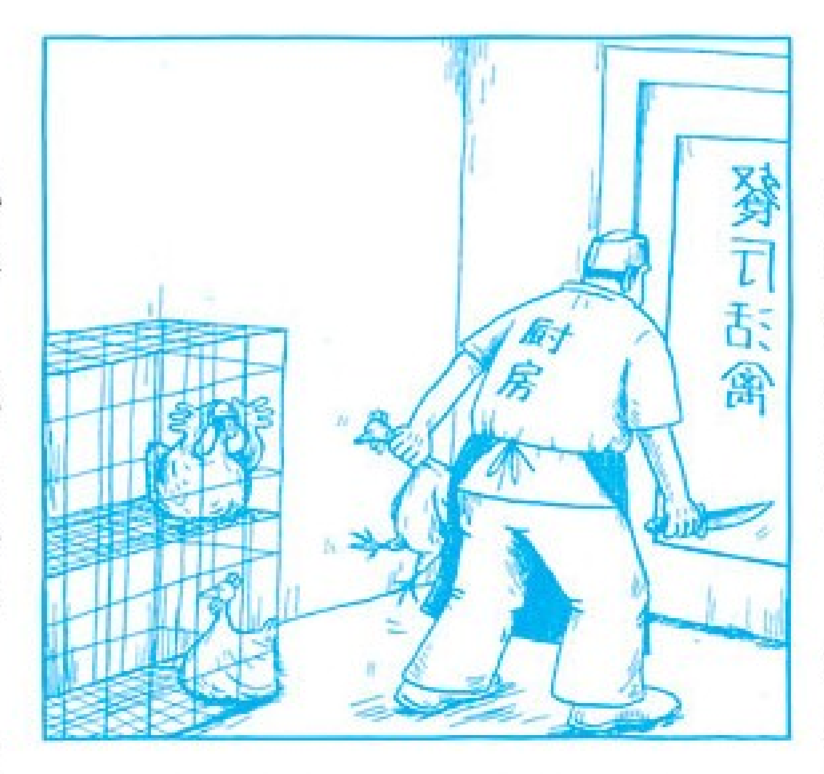
后来，父亲把这幅画从厕所请到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父亲常说陈能画出这么伟大的作品，让我们这一家"粗人"都为之感动，有朝一日他会大有出息的。

果然，没过10年，陈成为我国著名的印象派画家之一。他的画开始被许多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据说市面上每幅画已经卖到了百万元。陈还是常常带朋友来我家的餐馆吃饭，他早就不赊账了，还常常请父亲喝一杯他自带的洋酒。相识于贫微时的感情，不用太多的言语，一颦一笑中就能看懂。

有一天，陈忽然说想看看当初送给父亲的画："这么多年来，那仍是我这一生中最满意的作品。"父亲将他带到了家中，一进客厅陈就大叫起来："你把我的画挂颠倒了！"

我们一家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原来当年他忘记了签名，而我们都是些看不懂抽象画的"粗人"。陈取下画，转过来，郑重其事地在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哪一天你缺钱了，打电话给博物馆，他们会送钱上门并千恩万谢的。"

父亲很认真地说："这幅画



老张的哲学

◉马　德

刘震云讲过一个故事，说在灾荒年代，逃荒的路上老张死了。

临死之前，老张没有想起妻离子散，没有想起蒋介石，也没有想起日本鬼子，他只想起了老李。原因是，老李是三天前去世的。

“我比老李多活了三天，值了。”这是老张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这个世界的好多人都活在老张的哲学里。遥远的地方，有天大的事情也跟自己没关系。最让他们在意的是身边的人。因为，在身边的人那里才有自己的苦难和幸福。

有一个老婆婆，女儿在北京，每年她都要去女儿家，少则十天，多则几个月。每次从女儿家回来，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另一个老婆婆家去串门。然后，大讲北京的大街、商场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她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这个老婆婆的儿子在县里做官，总会大包小包带回好多东西孝顺母亲，而她没有这样一个儿子。每次回来，把该说的该讲的说完了讲完了，她便一下子觉得心气和顺，幸福感十足。因为，她终于在这件事上把差距找平了。

后来，听故事的老婆婆中风瘫了，已经不问尘事。讲故事的老婆婆也很少再去北京的女儿家了，或许在她看来，这趟旅程已经没有了意义。

朋友所在的一家科技公司，每到年底都要走几个人，原因是发奖金。发钱也会走人，是奖金发得少吗？朋友摇头。不是因为钱发得少，而是因为自己的钱比别人少。有的人，拿到手的奖金有20多万，最后也走了。一问，只因为比别人少了一两万。

有人劝道：“算了吧，不就是少那么几个钱，何必呢？”听的人一脸的愤然，“这能随便算了吗？名义上是钱多钱少的事，其实这里边有猫腻，奖金中的小区别，可是领导那里的大江湖啊！”

好多人本不该走，结果跳槽之后混得一塌糊涂。对此，朋友不无感慨：在别人那里太较真了不好，因为别人什么都不会少，而你会失去很多。

乡下有一对夫妻，爱占小便宜。每到庄稼成熟的季节，他们总喜欢从别人家地里掰个玉米棒子或者摘几根豆角。总之，这样便觉得十分快活。乡里的人们都知道这夫妻俩的德性，也懒得搭理他们。不料有一天，妻子竟被气死了。一个爱占便宜的人怎么会被气死呢？原来，她家的地里丢了一个大倭瓜。

偷了一辈子别人，结果被别人偷了，还因此送了命。看来，人这一生如果把一切都牵系在别人身上，滋味不好受啊。因为，别人那里有自己的幸福，也有自己的痛苦；是快乐场，也是埋葬地。

（**小荷凝露**摘自《八小时以外》2014年第3期，**王　原**图）

已经是我家的宝了，看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有了感情。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绝不会卖艺术和感情的。”

陈高兴地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说：“老哥，你真是我见过的最有文化的厨子。这幅画在你手里，真是值了。”

于是，这幅画就继续留在了我家的墙上。只是，我们一家人还是喜欢扭头来欣赏它颠倒过来的样子，就好像它本来就该如此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很多鱼龙混杂的现象，我越来越感觉到父亲朴实话语中的真谛——一个人风雅与否，不在于他是否懂得艺术和美，而在于他是否有一颗敬畏和尊重的心。

（**余　娟**摘自《人生与伴侣》2014年第4期，**李小光**图）





沉默的坐车人

◉项丽敏

时隔十年，想起那个初冬的夜晚，想起那辆快要报废的小面包车，我仍会记得车里挤在一起的几张面孔——两对夫妻，一对即将成为夫妻的小恋人，一个小男孩和他年轻的母亲，我。

是十年前的旧事了。同事小卓结婚那天一直下着小雨，喝完杯底的最后一口红酒，走出酒店时天已黑成锅底。小卓安排了一辆小面包车送客。“真抱歉没有好一点的车送你们回去。”小卓说。

不知什么时候小雨已转成雨夹雪，上车时差点儿摔倒——路面太滑了。车启动，听到引擎的响声如肺炎患者的咳嗽声一般。司机是不认识的人，在昏暗的街灯下看不清面目，只能清晰地闻到他满身的酒气，从前座飘向后座，钻入每一个人的脑门。放心，我保证把他们安全送到家——司机探出头，吐着酒气，向小卓打着包票。

九个人依次上了车，依次找座位坐下，小心地保持着一种奇怪的沉默，就像一群因被施了哑术而特别温顺的羊，没有人说出不该说的或不吉利的话，除了小孩嚷嚷着要吃喜糖。

是不是应该叫司机把车停下来，让我下车？车还没出城的时候我就犹豫着。这个想法像一个被热气顶得就要蹦起来的瓶塞，蠢蠢欲动。直到车子出城，瓶塞依然安静地塞在瓶口。

城里的路灯已被抛在后面了，雨雪里昏暗不明的灯光越来越远。车子已完全行驶在不断转弯的S形的大山腹地。时不时从对面开来一辆车，刺眼的车灯迎面射来，车身便来一个大哆嗦。

几个大哆嗦之后，车子里的氧气变得稀薄起来。闷、不安、焦虑，像蛛网黏住飞蛾一样黏住我们。除了喘息声重一点，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说，我害怕，这车开下去会出事的。

我听到鱼在水里吐气泡的声音，叭叭叭。不用看也知道，是那对小恋人不顾一切深吻对方弄出的声响。像一对恐惧的鱼落在网里不知如何逃生，以百分之一的侥幸渴望网开一面，并把相濡以沫演绎得十二分准确。

仍然没有人说话。

两对夫妻也听到车内异样的声响。尽管他们不动声色，我仍能用第六感看到四张同样恐惧而又极力掩饰恐惧的脸，听到他们心里的声音——也许……不会？老天保佑……随它吧……

孩子和他年轻的母亲坐在司机身边——一个极不安全的位置。年轻的母亲也许知道这一点，也许不知道。她以蛋清拥抱蛋黄的姿态把孩子搂在怀里。如果可以把孩子缩小折叠放进子宫，相信她一定会那样做。孩子已经睡着了，嘴里含着未化尽的糖。糖的甜一丝丝地、柔软地、绵绵不绝地渗入他的梦境。只要是在母亲的怀里，这个世界就是安全的，没有什么可担心和恐惧的——所有的孩子都会这么想吧。

这或许就是最后的时刻了？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觉得应该给家里人发一条短信或者拨个电话，跟他们说点什么。我还想给一个亲密的人说一句“我想你”。短信写好了，拇指按在发送键上，迟疑不决。我想你——这是我从未说过的话语，却是与这个世界的告别语。

短信有没有发出？我不记得。我不能确定按在发送键上的

坚强的与脆弱的

◉雍　和



由于孕妇的特殊身份，我每次出门，总是得到陌生人的让座和帮助。

有一天我进了地铁车厢，扶着门口的立柱站着。在门口第一个位置坐着的是一个高大的年轻男人，也许人人都觉得他那个座位应该是我的，但他似乎没有看见我。他旁边的一位女士眼看车到站，可能担心上下车的人挤了我，就站起来让我坐了她的位置。不巧的是，站台上又进来一个背着孩子的妈妈，站在我开始站的那个位置。车一开动，她就不得不艰难地用一只手去扶车上的立柱，只剩下一只手保护背上那个睡着了的胖孩子。人们似乎觉得还是门口那个男人该让出座位吧。过了一站了，车上也没有别的空座位，那对母子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不知是否怀孕使我有了更平和的心态，我宁愿相信那个男人有他特殊的理由在那天不让座。但我实在觉得那位母亲比我这个孕妇更难，就拉她坐了我的座位，我继续站到原来的位置。

下车了，由于身体沉重，我走得很慢。我看见那个男人也下了车，他竟然走得比我还慢，而且似乎忍着巨大的疼痛。我觉得我需要给他一个说明自己的机会，就问他是否需要我叫人帮助他。他很感激地一笑，摇了摇头，并没有说话。

我只好走了。在电梯快把我送到出站口的时候，我不放心地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还在离电梯几米的地方，靠着水泥墙坐着。

我也没有再回去，只是对地铁站口的警察说，那里有个人，似乎有困难。

一位孕育孩子的母亲，她可以用自己骄傲的姿势告诉全世界，她正需要帮助。但对于一个看似强壮的壮年男人，他似乎只有被期待付出。然而，谁也不知道他偶尔的巨大隐衷，甚至有些隐衷一直压迫着他，但他开不了口，或者他被限定了角色，或者他本性刚强，或者他甚至是一个不能表达自己痛苦和需求的哑巴。

那件事情，让我反省了我和所有陌生人的关系，更让我反省了我和所有亲人、朋友的相处。以前，我认为，如果有人让我变成最软弱最笨拙的女人，那他对我的爱就是最深厚的。我也那样看待我的一位挚友给我的情谊，也许因为他在我心中一直是强大的和可以依赖的，我在生活中遇到最棘手的麻烦事时都会想到他。但在“地铁事件”之后，我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反而觉得要处处去体察给我坚强后盾的人，体察他的脆弱之处，并把自己的某种坚强回报给他。

（阿　德摘自《中国妇女》2013年第21期，马冬梅图）

拇指有没有摁下去，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手机从我手里飞走了。

接下来，车子在一个山岭的转弯处突然失控般笔直冲出公路，陷入水沟。

水沟旁十厘米的地方是一面岩壁。车子终于停下了，前轮陷在沟里，以俯冲的姿态，稳稳地停在岩壁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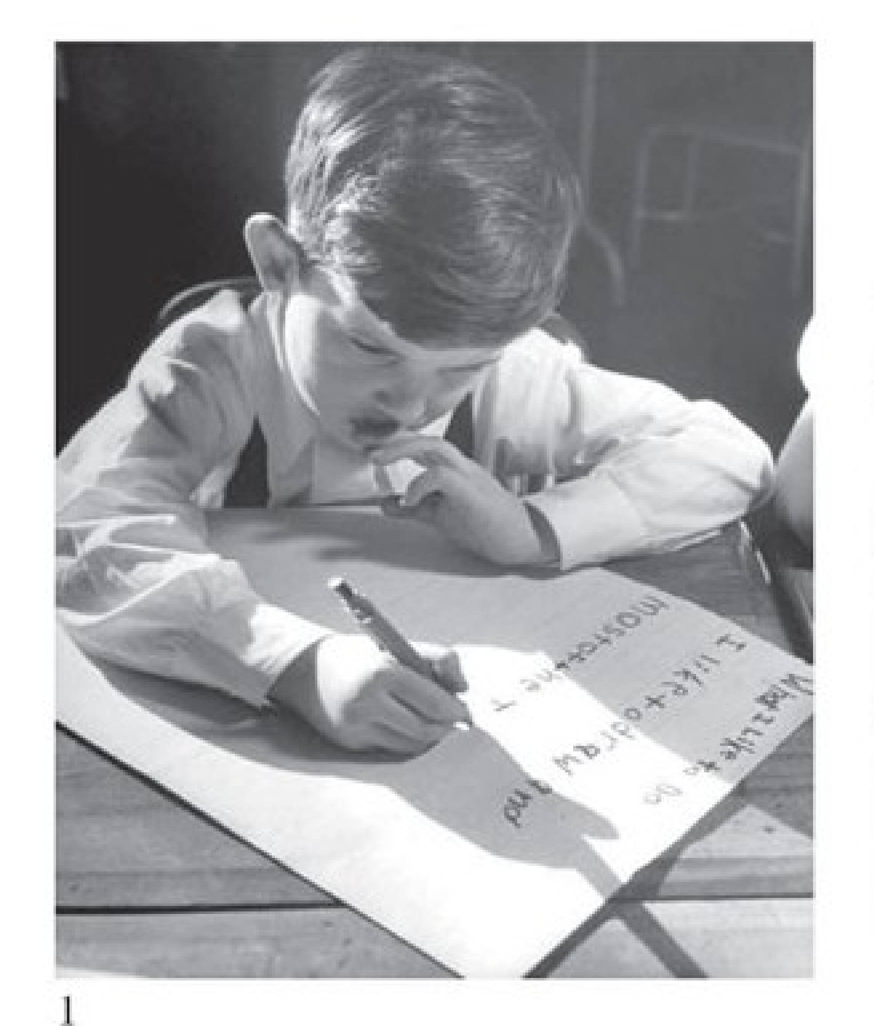
车子里的人——两对小夫妻，一对即将成为夫妻的恋人，一个小男孩和他年轻的母亲，我，推开车门跳下——恐惧之网已被解除。

每个人都预料到的事故果然发生了。没有人员伤亡。如果车子再开下去，拐过这道弯后就是一个更急的大弯。在更急的大弯冲出马路的后果，等同于从18层高的楼顶坠落。

之后多年，想起那个初冬的夜晚，想起那辆快要报废的小面包车，车里挤在一起的绝望而孔时，我总会想：为什么车子上路时，没有一个人叫停呢？

（梅　源摘自《渤海早报》2014年3月19日，李晓林图）

美国的神童学校


1

70多年前，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曾经专门为天才人群开办了一所学校，学校的主角不是老教授或大学生，而是450名平均智商测试得分在150分左右的天才儿童。该校是当时全美国唯一一所专门指导、研究天才儿童的学校。


2

1. 他们经常会质疑其他同学的研究

2. 5岁大的约翰尼正在图书馆借阅书籍

3. 稍大些的学生自己动手做化学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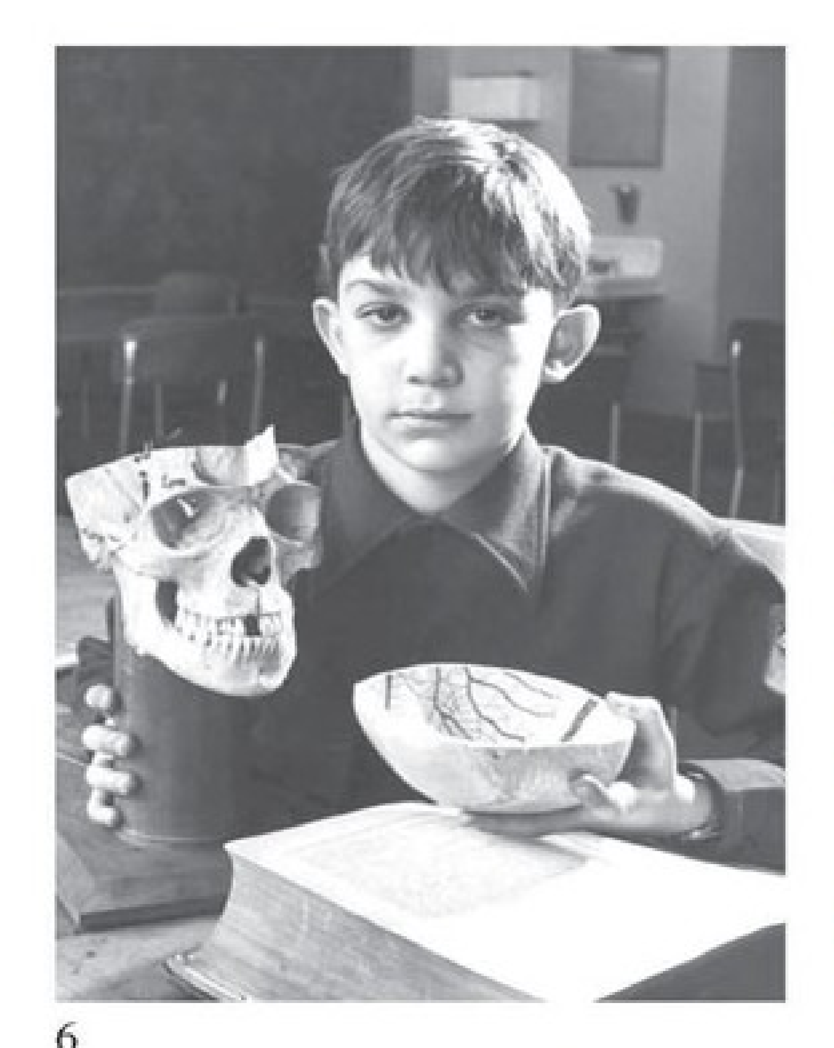
4. 7岁的桑迪正在演讲，主题是解释中子在铀元素中的运动模式

5. 10岁的小女孩在指挥合唱队


3


4


5


6


7

6. 11岁的拉尔夫喜欢研究人类的头骨，将来想当一名医生

7. 3个7岁半的孩子在下国际象棋

8. 两个5岁的小女孩正在设计发型

9. 他们都知道自己比普通人聪明，却十分谦卑

10. 他们对未来的打算跟普通儿童一样，有一个8岁的女孩想当保姆，另一个7岁的男孩想当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

11. 一群6岁的儿童正在进行有关“时间”的学习

（石　头摘自《文史博览》2014年第7期）


8

9


10


11



外国领导人的出访账单

◉柏开水

国与国之间来往，是稀松平常之事。在领导人出访的背后，无论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其他级别的官员，都有一本费用账单。根据出访的性质、花钱的多少，自然有不同的标准。当然，领导人花自己的钱则另当别论了。

领导人出访有补贴

2013年12月4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中国转了三天后，带着华丽的“成绩单”回去了。除了“大订单”，和首相一起回去的还有难忘的火锅味儿和价值188元的茶叶。

茶叶是首相自己买的。据茶叶店店员说，本想将这盒茶叶以礼相赠，却不想卡梅伦早已从呢子大衣里掏出钱来，而且掏的还是两张百元人民币，随后等来了12元的找零，卡梅伦才离开。可见首相花的，也是自己的工资。

领导人出访，费用由谁出都有惯例可循。一般而言，应邀来访的代表团，在抵达被访问国前及结束访问后的费用都是自理的，而在邀请国内的食宿、交通等费用则由邀请国承担。不过，负担费用的人数也是有规定的，超出的需自理。

此次，卡梅伦是应国家总理李克强的邀请访华的，他在三天的行程中分别访问了北京、上海和成都。在最后一站成都，卡梅伦吃的877元的火锅自然也应由邀请国埋单。而在行程之外，购买茶叶的费用则不在埋单的范围。

当然，领导人为国事操劳，出门在外的费用也会得到一定比例的报销。在美国，总统除了可以领工资，国会还会给予总统一些与工作相关的特别经费。因为这些经费与工作相关，也可称为“工作补贴”，其中就包括10万美元的旅行补贴。这部分钱实报实销，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结账。当然，没花完的钱还得上交财政部。

以奥巴马外出进行国事访问为例，他在外的食宿以及他的座驾“空军一号”所花的费用由国务院埋单，其他外出时的开销，则用旅行补贴报账。

“携家带口”谁埋单

此次卡梅伦访华，不仅有超百人的豪华经贸团跟随，其岳父阿斯托子爵也在出行的行列。因携家人出访，卡梅伦还遭到了一些英国媒体的“炮轰”：“我们都支持和中国加强贸易合作，但卡梅伦此行更像是全家出门远足。”

一般而言，出于外交礼仪和实际的工作需要，国家领导人受邀出访时多会携带家眷，通常情况是与配偶同行。当然，除配偶外，与其他家人一道出访的也不少见。早在2007年11月，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因离婚不久，于是别出心裁地带上了自己81岁高龄的母亲访华。2011年8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带着自己的孙女和儿媳访华。

那么，领导人携带家眷出访的费用由谁承担呢？一位外交系统内人士介绍：“政要及限定人数内的费用由东



道主承担，多出来的费用则由客人自付。”

据了解，费用和携带家属人数方面还会遵循对等原则。政要出访前，两国会协定接待人数，一般人数不会太多，且保持互访对等。

在人数确定之后，政要究竟带什么人，则由其本人决定。受访国将承担限定人数内的所有费用。

时任法国总统发言人戴维·马丁农对于萨科齐携母访华的费用曾公开解释，作为总统私人邀请的随行人员，萨科齐的母亲和儿子的开销自然要由总统本人埋单。

领导人出访的排场

与携带家眷相比，领导人出访的排场，更容易被人们关注。

对于不挑剔的领导人，吃住行都较为随意，这样的好处是，领导人不仅能以身作则，还能赢得好名声。2010年7月，刚上任两个月的英国首相卡梅伦选择“低碳节俭”的路线前往美国访问。他放弃首相专机，搭乘商务飞机前往华盛顿，从华盛顿到纽约的行程也改乘火车。

在“节俭”领导人的行列中，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2007年8月，默克尔访问南京，她并没有选择入住为其事先准备好的400多平方米的总统套房，而是坚持住进了面积70多平方米的普通套房。普通套房的收费每天不到1800元人民币，是总统套房价格的1/20。

与之形成对比的，便是出行高调且排场大的奥巴马了。

2009年11月，没有前呼后拥的阵势，奥巴马独自走下飞机开始了访华之旅，这让人以为他是轻车简从。但是要知道，他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每小时的飞行花费达18.17万美元，这够普通美国人买一套房子了。

不过，这还只是奥巴马总统旅行总花费的一小部分。据了解，奥巴马的每次出行，都有12辆一模一样的“总统专车”同时离开白宫以混淆耳目。

而在住的方面，奥巴马也很大手笔。据了解，奥巴马习惯每到一地，就要包下整家酒店。2009年访华时，奥巴马就包下了北京长安街边的国际俱乐部酒店全部268间客房，而自己就住在唯一的一间总统套房里。那里每天的租金约为6万元人民币。

不过，现在说奥巴马创下了美国总统的奢侈纪录还为时尚早，因为他的任期还没有结束。

根据美国政府的审计报告，美国历史上出国访问次数最多的总统当属克林顿，他出访海外达到55次。报告披露，在其任期的最后3年，他出访的费用就高达2.92亿美元；前总统小布什共出访49次。

领导人不得不奢侈

领导人对于出访的开销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不过，接待他国领导人来访的费用却不是能省则省的。在这方面，领导人的奢侈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接待规模往往被解读为对两国关系的重视程度。

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其任期内，对德国进行了数次访问，每次都受到默克尔的款待。当他2008年第一次对德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的时候，车队规模之庞大让媒体哗然。

一位德国大学生说，他曾见过默克尔本人的车队，默克尔自己乘坐的那辆巨大的黑色轿车已经够让他吃惊了，但梅德韦杰夫的车队几乎比默克尔的车队长一倍，而且车队中混杂了几辆如同公共汽车一般庞大的武装护卫车，里面不知道藏着多少先进的武器。

不过，据德国媒体报道称，像梅德韦杰夫这样风光的车队，其开销只是出访总支出的一个小零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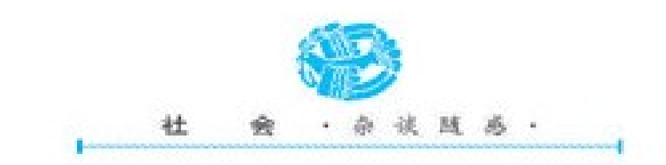
2006年7月，默克尔以东道主身份为来访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梅前州安排了一场露天烧烤晚会，这顿烤野猪大餐花费了870万欧元。

实际上，烤野猪本身花不了多少钱，也算不上什么“大吃大喝”，绝大多数的钱花在了安保上。德国政府抽调了12500名警察直接在一线参与行动。梅前州作为德国最穷的州，被安排举办了这样一场被德国人称为“世界上最贵的烧烤晚会”。

当然，默克尔对来宾的大手笔也引起了纳税人的不满。2010年，就有人向法院提起了一项诉讼，要求政府公布默克尔在梅前州北海边请美国总统小布什吃烧烤的费用。虽然是4年前的账单，政府部门却也只能照做。

看来，领导人自己出访想少花钱容易，但要想在接待费上减少支出，还要看对方愿不愿意入乡随俗。碰上个不愿放下架子、讲排场的领导人，恐怕一来二去，接待和出访费用难免节节攀升了。

（浊　玉摘自《读天下》2013年第24期，黎　青图）



朱仝的屈服

◉鲍鹏山

雷横打死了郓城县知县的相好白秀英，知县一心要雷横死，派朱仝押解雷横去州里判决。朱仝在路上私自放了雷横，自己去顶罪，被断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沧州牢城曾经是林冲待过的地方，我们领教了那里的黑暗和无道，但是我们不必为朱仝担心，因为朱仝碰到了一个好人，这个好人就是沧州知府。

沧州知府见朱仝仪表不凡，而如重枣，美髯过腹，并且知道他是因为私放雷横而获罪，内心便对朱仝有了一分敬重，于是没让他去牢城营服刑受苦役，而是留在本府听候使唤。知府的亲生儿子小衙内年方四岁，生得端严美貌，也很亲近朱仝，知府便吩咐朱仝早晚抱小衙内上街玩耍。

此时的朱仝，一心想的就是挣扎回乡，和家里的妻儿团聚，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碰到这样一个好知府，实现他的愿望应该不会等太久。

朱仝碰到沧州知府实在是运气，但沧州知府碰到朱仝却是天大的晦气——不是朱仝会怎么样，而是朱仝有那么几个实在不怎么样的“朋友”。

刚刚半个月，梁山的“朋友”来了——宋江、吴用要逼朱仝上山。在大街上，吴用、雷横稳住朱仝，而李逵则趁机抱走了小衙内，一直抱到城外树林里，在僻静无人处，一板斧把孩子的头劈作两半！

朱仝在树林里找到小衙内，李逵在一边拍着腰里的板斧洋洋得意。朱仝追着李逵要拼命，追到柴进庄上。柴进告诉朱仝：“及时雨宋公明写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因见足下推阻不从，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归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吴用、雷横也说：“兄长，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吩咐如此。”朱仝对众人说道：“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李逵听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鸟！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朱仝怒发，又要和李逵厮并，三个又劝住了。朱仝道：“若有黑旋风时，我死也不上山去！”



如果要我在梁山好汉中选一个最为正派而厚道的人，我一定选朱仝。《水浒传》中救人最多的，是朱仝；明明白白地用毁掉自己的方式去救人的，也是朱仝。《水浒传》是歌颂义气的，而论讲义气，首屈一指之人，非朱仝莫属。

但是，他救过的宋江、吴用，还有雷横，是怎么报答他的呢？就是逼得他无法做人，逼得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还美其名曰报答对方！更糟糕的是，他们这样做，对一个活泼可爱的四岁孩子公平吗？对孩子的父亲，一个对朱仝颇为关照、为人颇为正派、心地颇为善良的地方官员——沧州知府公正吗？后来沧州知府亲自到城外树林中来看儿子的尸首，痛哭不已，备办棺木烧化。这是何等的人间惨剧！

这出惨剧的导演是宋江，副导演是吴用，而主演则是李逵。

朱仝说，若有李逵在山上，他死也不上山去。他真正想说的，难道不是：宋江、吴用的梁山，他死也不愿意去！但是，确实如宋江和吴用设计的，此时的朱仝，除了上梁山，还真是无路可走了。朱仝放过追罪宋江、吴用，他已经在自欺欺人，已经在内心屈服了。是的，他上梁山



意·林

水君子油小人

◉孙香我

《两般秋雨盦随笔》引《有庸斋闲话》一节云："偶见水与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状焉。水，君子也，其性凉，其质白，其味冲，其为用也，可浣不洁者而使洁，即沸汤中投以油，亦自分别而不相混。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质浊，其味浓，其为用也，可污洁者而使不洁，即沸油中而投以水，必至搏击而不相容。"虽是故纸堆，这般比喻，倒也新鲜。

要做一碗汤，清水浊油就得在一个锅里翻滚；要成个社会，君子小人就得在一个世上厮混。虽说无奈，却也在理：这个世界又不是君子们包场的。

（**白龙江**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完美的女子

◎李　起编译

一天，纳斯鲁丁与一个朋友交谈。

"你从未考虑过结婚吗？"朋友问。

"我曾经考虑过。"纳斯鲁丁答，"年轻时，我下决心要寻找一个完美的女子。我穿越沙漠，抵达了大马士革。我遇到一个不仅漂亮而且很有精神追求的女子，但她对物质世界一无所知。于是，我继续我的行程，去了伊斯法罕。我在那里遇到一个既有精神追求又懂得物质世界的女子，但她并不漂亮。后来，我决定前往开罗。我在一个漂亮女子的家中就餐，她既笃信宗教又是现实物质的鉴赏家。"

"那你为何不娶她呢？"朋友又问。

"因为她正在寻找一个完美的男子。"纳斯鲁丁有点尴尬地笑着说。

（**孤山夜雨**摘自《讽刺与幽默》2014年3月21日）

株　连

◉杨　栋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宋朝有个人叫马从一，任职南京排岸司，是水利部门的一名官员。有一天，上头来了一个漕使，马从一和众官去迎接。首长一听人报他是"排岸司马从一"，当下大怒，训斥说："我早就听说你不称职，正想收拾你，你怎么不自己滚蛋，还敢来见我？"马从一战战兢兢地说："卑职家有老母需孝养，才从湖南远道来当个小官，请首长原谅属下。"

首长听他是南方口音，才稍微和气了些，问他："湖南也有姓司马的人吗？"马从一说："我不姓司马，姓马，任职排岸司，介绍的人把'司'和'马'连在一起念，所以说错了。"首长才转怒为喜，安慰他说："那你就忠于职守，好好干吧！"

原来首长是司马光的"反对派"，一听姓司马的人，就以为是司马光家族的人，想让他"双开"回家。此类"连坐"，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

（**王文华**摘自《今晚报》2013年3月30日，〔阿根廷〕**季　诺**图）





了。他屈服了。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件。它照出了梁山阴暗的一面，残忍的一面。

有意思的是，朱仝上山以后，根本就没有向宋江问起这件事。不必问，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一个无路可走的人，已经没有问责别人的资本，也没有了问责别人的心气。

马幼垣先生说，朱仝上梁山后，把这一切都宽恕了。说他是"唯大智慧能饶恕，独仁厚能刚大"（《水浒人物之最》）。我则认为，朱仝未必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他只是有着无法言说的忧伤与无奈罢了。

（**呆　虫**摘自《中国周刊》2014年第2期，**戴敦邦**图）



卖琴

◉〔加拿大〕费利克斯·勒克莱尔
◎林 锦译

这是一个雨天。一个男人在街上走着，他的短大衣里藏着一把小提琴。他走得很快，帽子遮在眼睛上，一脸的疲惫。他在寻找一个地址，不时地向左看看，又向右看看。突然，他拐进一条小小的甬道，推开一扇房门。门上有一块木牌，用红漆写着：制琴坊。

进入房内，他脱下大衣，敞开来，把里面的小提琴放在柜台上。他用大拇指把帽边卷起来，等着那位在窗下工作的老人。老人坐在一张小凳子上，身边满是胶水、锯子、刨子，还有敞开着琴腹的乐器。

制琴师站起身，一双眼睛在大大的镜片后面眨动着：

“这是什么？”

“我想把我的小提琴卖给您。”

制琴师将琴拿在手中，就像医生扶起病人那样，仔细地检查，翻来覆去地看，用手掌轻轻地抚摸，然后说道：“这把琴是我做的，已经二十年了，制作日期写在这儿呢。”

那男人说：

“我知道。”

“您想卖掉它？”

“是的，先生。”

“它坏啦？”

“没有。”

“那是怎么啦？”

“没什么，我就是想卖掉它。”

“我一般是不会买的。贵姓啊，您？”

“于贝尔·托马斯。”

“我听过您的大名，托马斯先生。我那屋里面就有您的唱片，几支协奏曲，您就是用这把琴录制的吧？”

“是的，先生。”

“幸会幸会。我叫萨尔多·罗切特。”

然后，他问道：

“您拉小提琴很久了吗？”

“16年了。”

“您要卖掉它？”

“对。”

“为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

“我的手不行了。”音乐家答道。

他伸出一只左手，几根手指蜷缩着。



“风湿病?”

“对。”

老人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又摸了摸琴，说道：

“还是留着吧。”

“不，我再也不想看到它。”

“为什么不留着呢?”好心的老人几乎是微笑着重复道。

“因为我需要钱。”

“托马斯先生，请听我说……”

“什么?”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不会像这样把一个老朋友甩掉的，一个16年来与您相依为命、为您留下许多纪念的朋友，如果我是您，绝不会这样。”

“我需要钱。再说，”音乐家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他摊开手，说道，“我现在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交响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了，您知道。电台的工作，我也已经丢了。”

他咬咬嘴唇。

“公众音乐会也是，两个星期前……”

他的话打住了。

“说下去。”老人道。

“两个星期前，爵士交响乐团的指挥辞退了我，我给他拉了三个月的琴。我只好去给孩子们上课，可就在教他们演奏上行音阶的时候，我的手僵住了。就是这样，您看，什么都完了。”

当他说这段话时，老人几次犹豫着将左手放在琴盒上。最终，他没有挪动这把琴，就任它十分刺眼地摆放在那里。

音乐家说完了，低头看他的琴，这才发现老人的手缺了两根手指。整整一分钟，两个人都一动不动。最后于贝尔·托马斯先开口了，他迎着老制琴师的目光，问道：“您的手也残了?”

老人没有马上回答。他沉默地转回身，向窗边走去，坐在凳子上继续工作，似乎后悔让人看到了他的不幸。音乐家也跟着他走过来，穿过满地散乱的乐器，坐在一堆木板上，解开他的短大衣，等着老人开腔。制琴师萨尔多·罗切特的眼睛盯着手中的活计，说道：“这桩意外是在我16岁时发生的。我把它讲给您听，是因为我那屋里而有您的小提琴协奏曲。如果这对您能有帮助，最好不过；如果不能，也就算了。”

听者无言，低下头去。

于是，老人讲述起来，言语间不时沉默片刻——

“那时候，我家是个大家庭，生活在一个农场里，距城市有七里路。我们都还是小孩子，每天坐着狗拉雪橇去上学，就在学校里吃午饭。无论如何，那算得上是一段幸福时光，在丰茂无比的大自然中，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童年。为了让自己忘掉生活的艰难，我有了一个爱好：音乐。是的，迄今为止我唯一的、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音乐家。”

制琴师扭头看看于贝尔是不是还在听他说话，音乐家始终低着头。老人继续说道：

“在我的老师们的反复建议下，父亲给我买了一把小提琴。我挺有天分，耳朵很好，左手灵巧，还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我学了一年，对小提琴是那么热爱，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为了上琴课，我要在吃过晚饭后出门，坐着狗拉雪橇，走上七里路，上完课后再返回家里。每星期一次，这只有喜欢的人才能坚持下来。在学琴的路上，我裹在一张毛毯里，把小提琴紧紧抱在怀中，像抱着一个孩子，我是幸福的……

“正是那个时期，在一场学校组织的节庆活动中，我第一次当众进行了演奏。”

小提琴家抬起了头。老人继续说道：

“演奏大厅里，有几位牧师，一位主教大人，一位议员，一些记者，全体学生和几个漂亮的女孩，可我的亲人却一个都没来。由于一场可怕的暴雪，我是独自一人坐着狗拉雪橇来的。妈妈没能坐在大厅里看我演出，因为路完全没法走。真遗憾，我的音乐会很成功，而她又是那么喜欢小提琴。她是我坚持练琴的最初和最大的动力，是我的激情，我的交响，我的一切。她真可怜。

“我演奏了《回忆》，直到现在我还能听到这支曲子。当然啰，当时我非常激动，心怦怦直跳，可是我的小提琴声回荡在大厅里，琴音清澈洁净。人们都在听我演奏，那些漂亮的女孩子也在听。我还记得演出结束时那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我那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的老师站在幕后，他哭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吻了我一下，一边用手指吹着哨音。

“有一个男人，手里拿着铅笔和纸，过来问我的姓名和年龄，然后带着满脸的微笑和鼓励的目光离去了。大厅里空下来。一位牧师经过我身边，对我晃着脑袋说：‘再接再厉，小家伙……’

“唉，如果妈妈在那儿该多好！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音乐家凑近来，身子向前倾着，生怕听漏了一句话。老人继

大数据“谋杀”了惊喜 ◉秦　筱

在第8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又一次落选影帝的那一刻，你有没有为直播镜头中眼含泪光的他感到心疼？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获得提名而希望落空了。

但你本没必要怀揣期待——莱昂纳多本人也是，因为微软纽约研究院的经济学家大卫·罗斯柴尔德此前就宣布，最佳男主角花落《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主演马修·麦康纳的概率高达90.9%。

这个数字是在收集了赌博市场、好莱坞证券交易所、用户自动生成信息等大量公开数据后建立的预测模型所分析出来的结果。事实证明，大数据赢了：在本届奥斯卡共24个奖项中，大卫预测准了21个，包括竞争最激烈的“最佳原创剧本奖”。

事实上，大卫去年就“猜”到了第85届奥斯卡的19个奖项；2012年，他用一个数据驱动模型正确预测了美国51个行政区中50个的总统大选结果；其他“业务”还包括预测一年一度的“超级碗”（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年度冠军赛）赛事结果……以至于每当此类事件发生，人们都会去他的官方网站PredictWise上看看“先知”怎么说。

大数据时代，惊喜已死。

（一　念摘自《壹读》2014年第5期）

续说道：

“节庆活动结束后，我去老师家参加了为亲朋好友举行的茶会。老师家距学校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夜深了，我从老师家出来，胳膊下夹着心爱的小提琴，满心都是幻想。我要到学校后面的小牲口棚去，我的狗在那儿等我。

“我给狗套上雪橇，尽管牲口棚外大雪漫天，狂风呼啸，我的心情却非常愉快。我还记得，我一边套雪橇一边吹着口哨。

“那时我年轻、幸福。我想到小提琴、今后的琴课，想到大都会、音乐会、个人独奏，想到我的家庭，那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指日可待……突然，汪的一声！”

音乐家蹙蹙眉头，等着下面的话。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制琴师接着说道，“一切美梦瞬间化为泡影，彻彻底底地，就像突然停电了一样。有些情节我记不太清楚了，只知道我跟一条狗搏斗，它在狂吠，我也在大喊大叫。记得我发出了一声紧张的呼喊，出了牲口棚，在路上狂奔。在我身后的雪地上拖着一条长长的血痕，我走到哪儿血痕就跟到哪儿。我记得用了好长时间我才回到家里。那条我们家买了才一个星期的狗，咬断了我的两根手指。”

一阵沉默后，老人又说：“我现在还听得到出事第二天哥哥用斧子杀死那条狗的声音。好了，我讲完了。在我的一生中，我只公开演奏过一次，而不是演奏了16年，更不曾取得显赫的成就，没录制过唱片，没有四处巡演，将名声远播到欧洲去，这些都没有，只有过一次当众演出，还是在一个学校的小厅堂里，而且我的母亲也没有来听。”

于贝尔·托马斯再次低下头去。

老人悄悄站起身，消失在把店面和他的住处分隔开来的门帘后面。他抱着一个琴盒走回来，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那是他的小提琴，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法兰绒布里。他把琴轻轻地放在于贝尔·托马斯身旁，就回到他窗下的小凳上。

音乐家没吭声。他不好意思地用手指摩擦着琴弦，若有所思。

最后，他有些局促地看看老制琴师。后者的坦率中没有丝毫揶揄嘲弄，小小的眼睛在黑色的镜片后眨动着，他说：“托马斯先生，我的小提琴从来没被卖过。它是我唯一的朋友，从不会让我失望。我保留着它。我不会像这样甩掉一个朋友的。”

于贝尔·托马斯理解了老人的话。这次，他站起身，迅速扣上纽扣，就像一个蒙羞的人急于脱身那样，走向柜台，拿起他的小提琴，塞进短大衣里——因为屋外一直在下雨——然后低声说：“我的琴不卖了，再也不卖了。谢谢您，罗切特先生。”

他轻轻地带上门走了出去，仿佛这是一扇教堂之门。

（苏小光摘自《朔方》2014年第3期，李　晨图）



随便找个理由

◉〔德〕罗尔夫·多贝里
◎刘菲菲 译



巴泽尔和法兰克福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发生拥堵，原因是道路在整修。我很生气，烦躁地在逆行车道上蹭着前行了15分钟，直到开出拥堵的地段——我也只是自认为开出了拥堵地段。半个小时之后，路又被堵住，车子不能前进，还是因为道路在整修。但奇怪的是，这次我没怎么生气，因为路边以相同的间隔立着些牌子，上面写着：我们在为您整修高速公路。

这个堵车的故事使我想起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埃伦·兰格在20世纪70年代做的实验。她在图书馆里等复印机前排起长队时，去问排在最前面的人："不好意思，我只有5页要复印，你可以让我先复印吗?"很少有人会同意。她接着做实验，这次她找了一个理由："不好意思，我只有5页要复印，你可以让我先复印吗？因为我赶时间。"几乎每一次被问到的人都会同意她先复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赶时间是个很好的理由。令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的实验，她还是等复印机前排起长队时去问排在最前面的人："不好意思，我要复印5页，可以让我站在你前面吗？因为我想复印。"几乎所有被问到的人都同意了，尽管这个理由很可笑，因为每个在排队的人都"想复印"。

如果我们给自己的行为一个理由，就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令人吃惊的是，理由是否充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只要有"因为"这个简单的词就够了。一块通知"我们在为您整修高速公路"的牌子其实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搭起工事还能有什么原因，我们从车窗向外瞥一眼就会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说出一个理由会让我们感到平静。

在法兰克福机场，航班登机时间推迟了。机场不停地在广播："航班LH1234晚点3个小时。"我到登机处询问原因却未得到答复，我当时非常生气地说："太气人了，都不让我们这些候机的乘客知道原因!"还有一次，机场广播是这么说的："航班LH6578因为内部原因晚点3个小时。"这是个什么都没说明白的理由，却足以让我和其他乘客感到安慰。

人类对"因为"是上瘾的，我们需要这个词，即使它后面跟着的内容并非无懈可击。当领导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给员工一个"因为"，他们的动力就会变小。如果只宣布你创立的制鞋公司的目标仅在于生产鞋是不够的——尽管的确是这个目标，但表达出来的目标应该类似于，"我们要用自己制造的鞋引起市场变革（就像经常说的那样）"，或者"我们要使女人的腿变得更纤美，使世界变得更美"。

如果你被问到为什么错过了最后期限，你最好回答："因为我很遗憾地没有赶上。"这是个多余的信息（因为如果你赶上了也就不会错过最后期限），但这个理由往往很容易被接受。

有一次我看到妻子很仔细地把黑色和蓝色的衣服分开洗，在我看来这没有意义，因为我觉得这两种颜色的衣服都不会掉色。我问她："你为什么要把蓝色和黑色的衣服分开洗?"她说："因为我想分开洗。"这个回答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阳 子摘自中信出版社《明智行动的艺术》一书，〔波兰〕约瑟夫·本德伊查图）





2014版《读者》“高考作文素材增刊”于2014年2月上市后，持续热销，不少地方已售罄。如还有需要购买该杂志的读者，可以去当地报刊亭购买，也可以通过邮政汇款购买。汇款时附言栏内请注明“高考增刊”，包平邮。

邮购汇款地址：兰州市城关区詹家拐子4号二楼《读者》邮购部　负责人收　邮编：730030

订阅咨询电话：0931—8410920

订阅传真：0931—8419055

为确保收刊人能及时、准确无误地收到杂志，最好使用挂号邮寄方式，具体收费标准：国内挂号费3.00元/本；港、澳、台邮挂费6.80元/本；国际邮挂费22.00元/本。

中奖信息

由读者杂志社和凡客诚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推出的“2014年悦订《读者》，乐享凡客”活动已圆满结束，并产生10000名获奖读者。中奖信息已于2014年4月20日至5月5日通过凡客短信平台发出，没有收到短信的活动参与者请登录读者官网（www.duzhe.com）查询。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读者》的支持和信赖！

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特刊

《论剑巴西——2014年世界杯重回足球王国纪念特刊》，是读者杂志社独家策划推出的第一本体育赛事类纪念特刊。2014年6月，世界杯足球赛将在巴西拉开帷幕，躬逢足坛盛事，我们特别策划了这本纪念特刊，和大家一起关注足球，分享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

细数32支球队的当家球星，到底谁能称雄巴西？

盘点32支球队的家底，观历史战绩，看球场恩怨。

纵论32支球队的格局与前程，看谁更有王者气度，黑马又将从何处杀来。

妙绘32支球队当家球星Q版形象，制成精美明信片一套，随刊附赠。

《论剑巴西——2014年世界杯重回足球王国纪念特刊》，全彩印制，已全国上市，敬请关注。



全国区域独家代理商信息

1. 西北及陕、川、渝地区
兰州庆盛书店
联系人：张可　电话：0931—8519005、18009319190

2. 华北、东北及内蒙古、晋、皖、苏、豫地区
北京牵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永红
电话：010—88877480
传真：010—88876962

3. 山东省　淄博新闻书店
联系人：张海燕
电话：0533—6283104、2187838

4. 华南、滇、黔、沪、浙、鄂、湘、赣、闽地区
广州天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人：江贵坚　电话：020—85614309、85614308

5. 邮购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詹家拐子4号二楼
《读者·世界杯增刊》邮购部财务部收
邮编：730030
邮购价格29元整
（含3元挂号费，为防止丢失，不支持平邮）
电话：0931—96655、8410920
传真：0931—8419055